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情定雪月岛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第一章

明嘉靖年间夜凉如水，江面上一片漆黑，一艘华丽的船趁夜航行，船身吃水重，可见得船内部装载的货物一定不少。赶载重物在夜里行驶长江，不是深谙长江水域就是没大脑，而船的主人——镇江首富赵大富既非前者亦不愿承认后者。

“赵老板，我们这样航行会不会碰上急流或暗礁？”刘工头有点担心的看着他的衣食父母。

“呸！”赵大富大啐一声，“你少给我乌鸦嘴了！你懂什么？我这招叫出其不意，那些海盗大字也不认上几个，又哪想得到我这么聪明，会趁夜出发。嘿嘿！就连鼎鼎大名的慕容涤尘都拿我没辙的！”赵大富得意的笑了起来。

“可是，老板……”刘工头仍不解的问，“海盗……顾名思义不都是在海上吗？”“你懂什么！”赵大富笑了一声，“听说长江流域已出现海盗的行迹，我是防范于未然。”“哦！”刘工头愣愣的说，“那些大炮也是用来大海盗的罗！”“说起这事儿，我又难免展现出我的才智了。”赵大富又开始得意起来，“我这船可是经专人特别设计的，结合了楼舡和古代战舰的优点，既豪华又具备战斗能力，哈哈！”说着又忍不住抚髯大笑。

“可是……那楼舡这么多层、这么高，人家一打就中，我们炮都来不及发，海盗就杀上来了。”刘工头仍是不了解，哪有人将战舰造得这般招摇，分明是要人来打嘛！

赵大富闻言脸都绿了，“你懂什么！”他怒斥一声，心底其实是有些慌了。

明代的海运发达，凡是地方上有钱的商号，哪一家不沾这发财事业的；再说只要打通关卡，从长江流域集结来的货品就能出海，一出了海，无论是卖到南洋或澳门，甚至卖到日本，都能赚进大把大把的银子。即使人们称这种秘密贸易为走私，他却宁愿说互通有无，本来嘛！葡萄牙人愿买他就愿卖，凭什么皇帝老儿要分杯羹，缴税？！门儿都没有！

只是干这买卖的最怕就是海盗，黑吃黑哪！向谁告去，总不能告官吧？！

正当赵大富想得心中一冷一热之际，船重重的晃了一下，他一个不小心跌坐在甲板上。

“哪个不要脸的死王八！”他忍不住破口大骂，“我花钱请你们干嘛的，船都不会驶！”“老板，不是……”船上的工人正待开口，另一波的震荡又来了，这一波比上一回更大，赵大富和水手、工人们全摔了出去。

“老板，有船……”赵大富使尽吃奶之力才攀住大绳起身，一张脸不知是羞愧或愤怒而涨得通红，不过那是在他看到旁边的景象之前，一等他站好瞧见一旁的船，一张脸“刷”的一下变白。

漆黑的江面上出现另一艘船，船身通黑，和赵大富相反的是他既不豪华也非楼舡，事实上它是那种来去如飞的战船——走舸；然而真正教赵大富白了脸的不是船，而是船上扬起的旗子——黝黑的旗面上是一弯发亮的新月，一时间教人分不清是天上的月，还是人工绘制成的。

“雪……雪月岛……”赵大富只能吐出这几个字，因为他确实遇上了享有盛名的雪月岛海盗，真是噩梦呀！

“老板，是雪月岛的海盗！”“对呀！老板，怎么办？”水手们已慌成一

团，在甲板上跑来跑去的瞎忙一阵。

“怕……怕什么？！”赵大富努力拉开嗓子为自己壮胆，“我们有大炮呀！还有……那些有武功的人不会去射箭吗？”于是他慌张的指使人去用大炮，那些绿林佣兵被派去女墙上射箭。

事实上雪月岛的海盗们那艘船看不出是否有配备大炮或武器，但那已不再重要，因为赵大富的水手来不及点燃大炮引信，海盗们就已登上了他们的船，很快的情势就掌握在海盗手中。

赵大富的腿都软了，他坐在船板的角落，大气也不敢吭一声，之前的意气风发早已不复再见。

一个黑衣男子从海盗船上一跃，飘然而至赵大富的面前，黑暗中只见得那对眸子异常的冷锐，不知怎的，赵大富马上明白此人正是名闻遐迩的海盗头子慕容涤尘。

“船上有多少货？”慕容涤尘的声音和目光一样冷。

“呃……生丝五百箱，春……春茶一千斤，还有陶瓷器、棉花、砂……砂糖……”赵大富一边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一边还心疼那些商品，那可都是银子呀！

“好，你和水手们先下船，两天后至杭州码头取船。”慕容涤尘的声音中毫无情绪。

“你……你不能拿走我的船。”思及这艘船令人咋舌的造价，赵大富冒着生命的危险出声抗议。

慕容涤尘冷笑一声：“你以为我要这艘烂船吗？要不是货物太多我还不屑借用你的船呢！”“你……”赵大富涨红了脸，“它……它可是有名的工匠设计的呢！”他忍不住辩驳道，被抢是一回事，如果人家连枪都不屑，那就太没面子了！

“那么我劝你教那工匠回家吃自己吧！”慕容涤尘说完冷然起身，留下赵大富讷讷的吐不出一个字来。

※※※

镇江的街头仍是那般热闹，虽然今天出船的商家不多，却是市集的日子。

一个身穿缟素，梳着简单发髻的姑娘从街尾走来，她那不同于四周气氛的肃穆表情使她与众不同，在些许好奇的目光下，她抱着数匹绣布走进一家布庄。

“莫姑娘，你可来了，我等得可急了！”部庄何老板边迎上去边用几乎湿透的拍子擦着油汗雨泛的额头。

“何老板，我娘允诺帮你们布庄绣的布我都绣好了。”那被唤作“莫姑娘”的女子回答，脸上温温婉婉的表情较先前多了些许柔和，“我娘应该没欠你任何东西了吧！”“没有，没有。”何老板有些赧然的说，“真是对不住，要不是最近货缺得凶，我实在也不愿催你，毕竟你娘才死没多久，要你一个女孩儿绣完那些布品是太苛刻了。”莫语凝的目光闪动了一下，随即恢复原先柔柔的表情，“何老板不用客气，这本来就是我娘同你说的买卖，是我该做的。”她不卑不亢地说。

何老板同情的叹了口气，莫姑娘一向和她娘两人相依为命，如今连娘亲都死了，她那弱不禁风的模样怎不教人替她担心呢？“那今后你打算怎么生

活？”语凝没有什么情绪的答，“我要上杭州找我爹爹。”“你爹爹？”何老板惊讶的问，“他好久没来了，你这一去可有盘缠？”她闻言眸子闪过一抹寒芒，“有的。”事实上他爹给的钱就算不吃不喝还是到不了杭州的，不过她会去“借”的。

“何老板最近打发利市哦！”语凝因为不想再谈及自己的父亲，赶紧转移话题。

“是啊！最近贸易愈来愈热络，只是海盗猖獗得很，前些日子赵员外的船一出港没多久就被劫了呢！”“海盗？！语凝的眉轻蹙了起来，神态中倒多了几分娇柔，让一旁搬货的伙计瞧的出神。”“是啊！莫姑娘。”伙计阿三放下肩上的箱子，此时何老板已在一角点起货来了，“尤其是雪月岛那些海盗更是厉害。”“传说最近很有名的一群海盗就住在雪月岛——他们的秘密基地，据说是位于钱塘江口，不过没人去过。”伙计阿三讨好的笑笑，巴不得将他知道的悉数道尽。

“阿三，还不干活去！净说些五四三。”何老板斥了他一声，掏出几个碎银。“莫姑娘，这是工钱，真可惜你不能多绣些。”“不是说有海盗吗？怎么又赶着出货呢？”她将银子攒进荷包。

“最近贸易很吃香呀！赔钱的生意是没人做，但杀头的生意可有人做呀！谁不想发财呀？！”语凝不置可否，微颔首便出了店门。

※※※

语凝走出了布庄，心中仍想着关于海盗的事，这些年来人民和外界的往来频繁，商业也兴盛，有钱人吃香喝辣，可是穷人却仍忙碌终日方得勉强温饱。

她和母亲住在镇上不远的郊外，靠的是他那偶尔想起她母女的爹给的微薄生活费，此外再加上她母女两人织、绣布的些许收入。

语凝对商人一向没啥好感，尤其是剥削人民的奸商，不幸的是她爹正是长江、钱塘江出名的奸商，一个能把妻儿抛在乡间，半年不闻不问的人，又如何指望他会是个有良心的商人呢？这些年来她隐忍下来对她爹的恨意，但在她娘死后，因她爹的迟迟未至而爆发了！

她的娘，一个十足悲剧性的人物，嫁给她爹当三姨太，一辈子所拥有的就是卑微、病痛和贫穷；而未了在她娘撒手人寰之后，那个教她娘尝尽一切酸苦的男人却未曾来灵前拈一炷香，这就是夫妻吗？语凝一踏入家门便对上莫财发那张不耐烦的脸，几乎是反射性的，她眼中迸射冰冷的恨意，不过很快的在她明亮的黑眸里逸去。

“爹，您怎么来了？”她螓首微垂，柔柔的问。

“你上哪儿去了？让我等得老久，我可忙得很呢！”莫财发那张叨念的嘴在看到她温顺的模样时顿了顿，“我不是差人来要你回杭州吗？害得我还亲自跑一趟。”他忍不住又抱怨了两句。

“娘的后事尚未料理好，女儿不敢擅自离去，不知爹爹急着要女儿回杭州有何要事？”语凝仍旧是一张单纯而乖顺的脸，心中却冷笑着，对他爹这样的男人来说，女人不过是一些不可或缺又摆着没用的工具罢了！

“是有事，且是大事。”莫财发的脸泛起笑意，“是桩亲事，如果你们姊妹谁嫁入穆家，这莫氏商号加上穆家庄的势力，哈！那真是如虎添翼呀！”

他的笑容漾得更大了。

原来如此！语凝心忖，哪个父亲嫁女儿会象他一样，活似老鸨在叫姑娘接客！

“杭州的两位姊姊玉钗、玉瑶不是都未出阁吗？何以爹爹要女儿回去呢？”她问。

“你懂什么？人家穆公子何等人物，万一看不上她两人，那岂不可惜！再说你同样是我女儿，我可不是厚此薄彼。”莫财发理所当然的说。

总之就是利用女儿嘛！既然女娃儿是赔钱货，若能从中谋得一些好处，至少会亏少一点，语凝在心中不屑的暗忖道，脸上仍挂着那副温顺柔美的面具。

这是她从他爹和一些男人身上悟得的道理，男人，看似掌握一切，却大都没什么大脑，这么多年来，他那昏愚的爹还一直以为她是所有女儿中最温静贤淑的，但在未来，她却是那个会将他生活整个翻覆的人！

※※※

夜深了，初春的夜里还泛着一抹凉意。月儿皎洁如水的流泻了一地银光，美则美矣却不是赏月的好时机。

语凝从自家后门窜出，今夜的她一身黑衣衫，和白天的罗丝裙毫无雷同之处，月光映照下，那白嫩的俏脸早被坑巴巴的老脸皮给取代了，下巴还多了几撮灰白的胡子呢！

没错！这正是语凝隐藏了很久的绝活——易容术。她的易容术可能算得上江湖数一数二的了，无论是男女老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她扮来无一不像；当然这一半得归公于她精湛的演技，否则他爹怎么会至今还认为她是文弱纤柔的姑娘家。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更夫的声音远远传来，语凝轻轻一跃飞上屋顶。

这工作可真有意思，一年到头无论晴雨都是这词儿，下回也来扮更夫，语凝想着。

镇江街上本来没更夫的，但这些年来因贸易昌盛，尤其船家有时半夜就出航，实在需要人报时；至于那句“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老词儿只是应应景，意思是：“我是更夫，正在报时，仔细听来！”语凝微一迟疑后又在屋顶上急奔起来，黑夜中只见一条黑影窜过，没两三下工夫，人已行至江边。

停靠在江边的渔船、商船都留了盏灯火在船尾，江边的景致也因着这些灯火而少了几许初春的凉意。

这么多船，那一艘才是莫家的船呢？语凝心中想着，脚下却不停的沿岸边树梢沾点而过，一双眼珠子溜得可快。

正当她寻到艘持着“莫”字商船时，一条黑影迅速掠过她而去，一个闪神，他差点从树丛栽下去。

“哪个王八龟孙子，跑那么快赶投胎哪！”语凝忍不住骂道。

不过骂归骂，她想想却有些庆幸，刚刚那人工夫显然了得，才能从她身边无声的掩近，然后又迅速掠过她而去；如果那人手上拿把刀呀剑的，随便一砍一挥，她纵使有最好的易容术也是枉然，更何况以她现在这副尊容，她还得担心阎王不认得她呢！

“喂！放机灵点，老爷交代过万事小心，可别让慕容涤尘那厮有机可趁。”

守卫显然正在交班。

“嘿！慕容涤尘不来，姑娘我可要些盘缠用用。”语凝轻跃下树，同时悄悄掩近船身，“老爹呀，您可千万别怪女儿我无情，这无情无义可是您教我的处世方法呀！”她喃喃道，掏出一根小管子，往那船舱一吹，过没多久，船上的人，连守卫都谁得香甜了。

她从船中先“挖”出了一箱绣好的布，继而又找到了些古董，拿起一只花瓶掂了掂，“这就当是你将我母女两抛在镇江的‘谢礼’。”说完，一只价值不菲的花瓶就此沉没江底。

语凝又找出了些许银两，看了两眼其他的货，“算你分期付款好了，剩下的……嘿！

留一些给英勇的慕容兄好了。”她拍了拍手，轻踩船头，没过片刻人又已上了树梢。

正想往回走时，脸上胡子一阵瘙痒，她忍不住扯去脸上的伪装，反正它现在也派不上用场了。

正当语凝挣脱出面皮呼吸夜里清新的空气时，一阵萧声幽幽的响起，她反射性的搜索着萧声的来源。

那悠扬的萧声忽远忽近，忽而高扬可及山岳，忽而低沉如诉，使得她有些迷醉，然后她终于看见那个吹萧人了。那人盘坐在岸边最大的船顶上，背对着月光，使得一身飘动的衣袂更形神秘，由此看去只见得一人影，恍若梦中的浸润在月光中，萧声仍源源不绝的飘扬而至。

不知过了多久，那萧声才渐渐沉落，而且奇异的，语凝仿佛见到了那人对她微微一笑，真是怪哉！真没道理，他为何会对她笑？更怪的就算他笑了，她也不该看得到，因为距离实在太远了。

然后那人竟化成一道黑影，再度从她面前掠过，在两人交会的极短暂时间内，她发誓，她真的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说：“谢了，姑娘！”声音让出了神的语凝惊觉自己正暴露在月光中，且脸上毫无保护，悠然回头，猛地惊觉岸边所有船上守卫都沉沉的睡着了，想来刚刚那人不知将她的行动看得一清二楚，还是来大干一场！

难不成他是谢谢她留下一些给他偷？这么说他是……慕容涤尘？！

语凝隔日即收拾好行囊，她打算乘船沿长江而下，一路游玩，因为她那吝啬的爹给的银两连步行都嫌不够用，既然她“借”来了一些银两，就可以游山玩水，想坐船就坐船、想搭马车就搭马车，而且如此一来，她才能如期的抵达。

基本上她的心情是顶好的，只要一思及她亲爱的爹发现货物平空消失时的表情，就够她乐上好一会儿。

但是显然有人故意要和语凝扛上，一个不知死活的家伙从她下船至今一直跟着她，直至她走进客栈，那人还是跟了进去。

语凝不动声色的直接往柜台旁走去，一眨眼的工夫，她已闪到客栈后方，跟着她的混小子还慌张的东张西望，好似拿不顶主意要往哪儿走，害得语凝差点偷笑出声。

终于那人拿定主意勇猛的冲了进去，下一刻他却只能瞪大眼，张大嘴的贴着墙壁，一动也不能动，两根筷子分别钉在他耳边的木柱上，吓的他差点满身“湿”意。

开玩笑，若说她莫语凝还有什么傲人的工夫，那就非暗器莫属了！

“说谁派你来的？”她一反之前柔弱的形象，双手抱胸，冷冷的问。

哇，好酷的姑娘！小虎子傻愣愣的想。

“姑……姑娘饶命呀！”他有些不能适应，一路上温温柔柔，看来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怎么一转眼……天哪！光这一手射筷子的功夫就够让他崇拜的了。

语凝不耐烦的翻翻白眼，这小子才十五、六岁模样，怎么好似得了痴呆症般老盯着她瞧，脸色还忽喜忽悲，“没人说要你的命，不过……”她双眼骨碌碌的转了一圈，“如果你不肯说，那……”转眼她手上多了根亮晃晃的长针，威胁恐吓之意不言而喻。

“说！说……我一定说，是莫少爷莫守秦要我来杀……杀姑娘呀！我想我是认错了，莫公子要我杀的是莫语凝……”推说认错总没问题吧！

“我就是莫语凝，你要怎样杀我来着？”她好笑地看着他。

“我……”小虎子一张嘴又被她堵得死死的，“莫少爷明明说你不会武功的……姑娘，饶命哪！”“好吧！”语凝抿抿嘴，百般无聊的收起长针，“去吧！”“谢谢姑娘。”他迟疑了一下才离开。

唉！不好玩，怎么派个这么笨的“杀手”来杀她？她这个异母兄长也太没意思了。

耸耸肩，语凝正欲走出客栈后方时，突然狠狠的撞上了一个“东西”，她冷眼一瞪才发现刚走的那个“杀手”。

“姑娘，我又回来了。”小虎子一脸忠诚的笑望着她。

语凝啼笑皆非的看着他。

“我知道你一定很疑惑我为何回来，不过你别急，我一定会告诉你，”小虎子急急的说，反倒是语凝双手抱胸，好整以暇的看他搞什么花样，“是这样的，我反复思索了数十遍，发现你是我生命中的贵人，请你一定要收我为徒……不说话就是默许了，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说着当真磕起头来了。

语凝的下巴差点掉下来，“喂！你发什么神经呀！浑小子。”“师父，徒儿名唤小虎子，住在西村，家有兄弟六人，自爹娘死后就出来闯荡江湖……”他话匣子一开不可收拾。

“等等！”语凝当机立断的截断他的话，“我不管你叫小虎子或小狗子，更对你的身家没啥兴趣，你找错人了。”她说完就往外走。

“师父，您一定要收我！”小虎子跟了上去。

语凝简直快昏倒了，当下顾不得饥饿的肚子，施展轻功迅速离开客栈。

※※※

在小虎子之后，语凝又解决了三个蹩脚的杀手，她开始好奇她何时对她“亲爱的”大哥造成威胁了。

何以她要除她而后快？总不会是和她玩玩的吧！

既然大哥如此“热情款待”，做妹子的总不好不识好歹，适逢此日，她来到无锡，莫家在无锡正好有间米行，且是专由守秦执掌的，于是语凝决定当夜就去拜访。

白天语凝先化装成乞儿，到过莫家米行探过风声，大抵了解米行的位置，以便她夜里造访。

是夜莫家米行银两皆被洗劫一空，米行的墙上钉了一张白纸，清清楚楚的写了“辜舞盈”三个大字；这辜舞盈当然就是莫语凝罗！这是她为自己取得芳名，哦，是化名！

她怕亲爱的大哥看到“莫语凝”三个字会口吐白沫，所以决定不要吓死他。

不过，她没了到一点——小虎子！

“哇，师父您好厉害，若不是我一直跟着您，还真会被您卓越易容术给骗了！师父真是千古奇才呀！您让我对您的仰慕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小虎子大惊小怪的嚷嚷。

这回语凝真的忍无可忍的赏了他的嘴皮子一块黑铁片，他的嘴差点被“卡”住了。

“你这小子真烦！男子汉大丈夫，成天无所事事，除了来烦我之外，难道不能干点正经的吗？”语凝原本以为自己摆脱他了，没想到他真是“毅力”不摇。

“我的毕生意志就是追随英雄豪杰。”小虎子意气风发的说，“原先我打算去当海盗……”“海盗？！’她差点咬到舌头，“这算哪门子英雄豪杰！”“师父，这您就不懂了。”小虎子一副少见多怪的表情，“我要追随的是那雪月岛的大当家——慕容涤尘。他可厉害了，专劫贪官奸商，真是大快人心哪！我爹娘辛苦了一辈子，就是让那些商人给剥削得一毛不剩，所以我要去当海盗。”语凝听了有点动容，原来这愣小子还有细腻的心思！

“那你就该去找慕容涤尘，干什么来烦我？”、“我当然得先习得‘一技之长’呀！不然慕容公子怎会肯收我呢？再说我对您的仰慕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您真是仰之弥高、望之弥坚……”“我看你适合去卖膏药，要不，去服侍皇帝也很合适。”语凝无奈的说。

“师父！”小虎子用“受伤”的眼神看了她一眼，“您这么说就折煞徒儿了。”语凝闻言真想撞墙死了算了，她是招谁惹谁了，难道她当真要带着这个浑小子吗？不！打死她也不。

第二章

夜深人静——一个很适合偷东西的时刻。

语凝好不容易才用迷香把小虎子给弄昏，这才展开行动。不过，当她跃进莫家布庄时，不寻常的感觉令她耳后的寒毛整个竖直，应该没什么问题才对，她的轻功和往常一样好，着地时一样静悄无声，而迷魂香也确实吹入了总管、伙计的房间呀！可是那抹诡异的感觉为何仍挥之不去？不管了，今天非偷不可，她大哥实在欺人太甚，这两天又有人陆续找上她，今天还派那个什么“长江三怪”的来杀她，依她看是“长江三丑”还差不多！

语凝迅速的来到柜台后方，匆匆开了抽屉，不料烟雾泛出，仓皇中她只得憋住呼吸往后翻了一圈，此时人声大作，三个大汉已围住了她。

“哈哈！终究让老子逮住了吧！”虬髯大汉笑得很是得意。

“大胆小贼……咦！大哥，不对吧！”另一个胖胖的大汉显然是三怪中的

二怪，疑惑的望向虬髯大汉。

“莫公子不是说辜舞盈是个女贼？”语凝冷笑了一声，幸好她事先易容成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不过让那二怪如此彷徨真有些过意不去！

“呆子，管他是男是女，抓起来。”大怪捶了二怪脑袋一记。

“哦！”二怪“恍然大悟”的又喊：“大胆小贼，还不束手就……”“缚”字尚未出口，一把梅花针已朝他们洒来，一时间长江三怪也中了几枚针。

“哎哟！”“他奶奶的，这针有没有毒？”此时语凝已乘机窜出，她知道若再不走自己必败无疑，因为即使她有许多种暗器，但暗器却没抹毒，而她又没什么内力修为，顶多也只造成皮肉伤罢了；此外她唯一强过他们三个的，大概只有轻功了。

稍一迟疑，长江三怪很快的追了上来，语凝一提气跃上屋顶，没想到一口气赶不上来，差点滚落屋顶。

“惨！竟中毒了！”她心中一慌，轻功更施展不开来，转眼长江三怪也已上了屋顶。

语凝回头一瞧，不瞧还好，这一瞧教执长鞭的长江三怪一挥，一条长鞭竟如条毒蛇般向她卷来，她的脚发软，毒气已入体内，一时更是躲不开去。

就在这绝望的一刻，另一条亮晃晃的银鞭后发先至，的卷走了她，语凝只觉腰间一紧，下一刻已置身温暖又坚硬的怀抱内。

“你是谁？”长江三怪齐问。

问得好！她也想知道，语凝昏昏沉沉的想。

一阵男性的气息袭来，使得她更为昏眩，她吃力的仰头一看，夜色中只见得到他坚毅的轮廓和那对熠熠如寒星的双眸。

“你……是你？！慕容涤尘！”语凝话一出，长江三怪均震了以下。

“你们三人不是吹嘘说不怕慕容涤尘吗？来呀！”虽是陌生人，但慕容涤尘给语凝的感觉却无比安全，心一宽，她的嘴巴就不饶人了。

“嘘，别说话，小心毒气蔓延得快。”那熟悉的低沉声中少了他眼中的冷冽，语气柔和的出乎意外，说话间慕容涤尘一伸手点住了她几处大穴，避免毒气蔓延。

“慕……慕容涤尘！你是‘阴阳剑’慕容涤尘？”虬髯大汉已有些胆怯。

“什么阴阳剑？！老子连只小刀也没见着。”长江三怪中的老三挑衅着说。

慕容涤尘冷笑一声，“阴剑在此——”手中的“银鞭”一挥，先是束成一口长剑，没多久，剑身渐渐泛出黄色的光晕。

“你……你使得是什么妖术？”长江三怪话声未歇，长剑已凌空而至，“刷刷刷”几声，三人衣衫尽碎。

“至于阳剑……”慕容涤尘又笑了两声，“你们不配！”“大侠！大侠！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被震慑得说不出话的语凝模糊的想，原来……那是剑，不是鞭！然后她就坠入无边的黑暗中了。

※※※

语凝可以感觉到黑暗包围着她，她渐渐的苏醒，然后迎接她的是一处黑暗，等瞳孔适应了这种光线，她才注意到她躺的地方可见着满天星斗。

那种感觉是特殊的，仿佛寂静的黑夜只剩她一人和满天的星辰，那么的平静、安详……“你醒了。”一个低沉的声音融入了黑暗。

语凝一转头发现慕容涤尘，是了，他正是那闻名的海盗，正拿着一盏油灯，照亮了室内的空间。

“是你。”语凝此时才发现这地方是间房间，室内除了一张厚重的桃木桌，几张航海图和测量的工具外就只有床了，而她正占据着那地方，她的脸红了红。

“我已用内力帮你把毒气逼出，也给你服过药了，应该没什么大碍。”慕容涤尘挂好油灯。

“你为什么要救我？”语凝望着那张既陌生又熟悉的脸。

慕容涤尘微微一笑，“因为是同行嘛！”他忍不住揶揄的说。

她的脸又泛起了红潮，“那是承蒙你抬爱了，你是专业的，而我只是业余的。”“如果我说我也是业余的呢？”他几乎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容令她觉得温暖。

“那也是很专业的业余罗！”语凝慧黠的回他一句。

慕容涤尘的回答是一声大笑。

语凝盯着他的脸瞧，第一回见面时她就很好奇他是何长相，而受伤被救的这回，她也一直没机会仔细端详，直到现在。

“你的人皮面具做得不好，”她脱口而出。

他笑容隐去，脸上没任何表情。

语凝感觉到自己的唐突，但这还是没教她闭上嘴巴，“它没有照你原来的骨骼造，况且我相信你本身的棱角没这般生硬。”她不管他冷淡的表情，她的眼中泛起一抹淘气的笑，“让我帮你造一个吧！”她热心建议道。

慕容涤尘眯眼，悠然了解这女子打的是啥主意，她是想看他原来的容貌。

“那倒不必了。”他答，语气转成半带笑容，“我看你还是为自己做一个吧！因为你原先那个已被我扔了。”语凝惊慌的摸向自己的脸庞，是自己那粉嫩的肌肤，哪还有人皮面具的踪影？！

“你把它仍哪儿去了？”她急急的问。

慕容涤尘耸了耸肩，“水底。”他随手一指窗子。

语凝从床上跳起来趴到窗子上，然后就叫了起来，“我们在……船上？船还开着！

你怎么不告诉我？”“告诉你做啥？反正船开了，而你人已在船上。”慕容涤尘不以为意的说。

“那你什么……”“我赶时间，而你中了毒，那是唯一的办法。”“哦！”语凝哀叫一声，她所有的财产都放在无锡的客栈里，虽然很心疼那些东西，那都是她的“工具”和“戏服”，但人家好心救了她，她可不能得寸进尺，“那……那你的船要开去哪儿？”慕容涤尘看了她一眼，目光一敛，“那是‘职业机密’不便告之。”“你？！”她的眼瞪了起来，“好吧！船一靠岸我就下去，现在，能否请你帮我找间舱房，我要休息了。”“这是你的舱房。”“我……”语凝简直不敢置信，前一刻她还视他为英雄，崇拜有加；现在她真有掐住他脖子的冲动，“孤男寡女……岂有共用一室之理？！”“好吧！那你去找人换房好了。”慕容涤尘懒懒的躺上床，“不过只要让我的手下发现船上有女人，他们肯定合力将你仍下海。”语凝不敢置信的翻了翻白眼，知道他不是虚言恫吓，她确曾听过这种迷信，有些男人们相信船上有女人是楣运的开始，就算是死了只老鼠都可怪到女人身上。

在她犹豫的同时，慕容涤尘已翻过身沉沉睡去，她气恼的瞪他一眼，以

一个很利落的姿势跃上床上方的吊床，因此错过了他唇畔那抹笑容。

※※※

隔日一早，语凝醒来时慕容涤尘已不在床上，她跳下吊床，身上那套男装已皱得成咸菜干了，她拾起桌上的包袱，好奇的将它打开。

“啊！”她惊呼一声，竟是易容用具！虽没她的包袱齐全，不过要做个人皮面具倒是足够了。

语凝手脚很快的做了一个几乎和昨天一样的面具，在三检查有没有破绽后，这才走出船舱。

这艘船出乎意料之外的大，她走出船舱才发现自己昨晚睡的地方是甲板上第二层，而往上竟还有四层的舱房，相信甲板下应该还有几层，而光风帆就有十余道，船桅最大的至少也有十余丈，舶旁架设大铳数十门，女墙上皆有人负责照料武器，看来雪月岛的势力真是不可小觑。

“小子！”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吓得语凝差点跌下甬道，她回头望进一大片毛茸茸的胡须中，“你是新来的吧！”大胡子后方传出声音。

“呃……”语凝后退了一步眼前的是足足高她两个头，满脸大胡子的大汉。

“你跟我来吧！这船上没人能这样闲着。”他说着拎住眼前“小汉”的后领，半拖半提的给带到厨房，“那缸米去掏洗干净，手脚快些，好几百人等着吃饭哪！”他将她“拖”到米缸旁，措手不及的语凝只能趴在米缸上发愣，天哪！有没有搞错？！

这米这么多，她光米缸都推不动，如果一小锅一小锅的洗，恐怕天黑也洗不完吧！

慕容涤尘死哪儿去了？她该不会真要做苦工吧！

语凝看着四周，二十个左右的人在此工作，人人各司其职，她向一旁洗着菜的人问：“你知不知道慕容涤尘在哪？”那人惊异看了一眼，“你怎敢直呼大当家名讳，太不懂规矩了吧！”说完就自顾自的工作，一点都不把身边的小子放在眼里。

语凝翻翻白眼，当下真想赏他两根梅花针，不过为避免引起暴动，被群起围攻，还是认命一点吧！

“小子，这样洗米天亮也洗不完！”大胡子看见刚拎进来的小子洗米的方式时又吼叫出来，“你叫什么名字？”“呃……辜舞”语凝吞吞吐吐的想不出个男人名字。

“辜武？我说阿武你也太没用了，这点力气也没有，以后怎么讨媳妇儿？”他大手拍了那小子的后背一下，那小子差点跌了出去，“我看你去世把那些地瓜削一削吧！”他随手一指。

天……天呀！又是大篓筐，语凝忍不住要诅咒起慕容涤尘了！

※※※

等语凝再次见到慕容涤尘时已快中午了，她的手因削了太多的地瓜而发酸、发疼。

“大当家。”大胡子看见走进厨房的慕容涤尘时喊道。

“古大哥。”慕容涤尘颔首致意，一双利眸已巡了厨房一圈，目光直直的落在语凝身上。

“大当家。这小子新来的，笨手笨脚的，不过还挺勤快的。”古振雄，也就是大胡子，更是雪月岛的四当家，忍不住开口为那个被他拎进来的小子辩解。

慕容涤尘不置一语的踏出一步。

“大当家……”古振雄生怕无知的小子会被撵出去，平时的慕容涤尘从不过问厨房的事，今儿个不知哪里不对劲了。

慕容涤尘挥一挥手阻止服说下去，“这人是我带上船的，以后就让她服侍我吧！”说完向语凝走去，他瞪着睛前被她摧残过的“地瓜”，差点忍俊不住的笑出声来，“你跑到哪里去了？谁让你乱跑的？”开口时声音仍是冷冷的。

语凝跳了起来，一双手臂沉得像铅一般，她的目光中燃烧着火焰，“你才上哪儿去了！我没问你，你倒先凶起我来了！”“哦？”慕容涤尘挑了挑眉。

语凝不服气的看着他一脸不在乎的模样，“我要下船。”“去啊！”慕容涤尘懒得看她一眼就走了出去。

语凝气得直跳动脚，“慕容涤尘，你这无赖！”她转身差点撞上大胡子那壮硕的身躯，不管他一脸的困惑和好奇，她丢下手中的“地瓜”走了出去。

※※※

语凝从那日削完地瓜后就没再进厨房，她成了慕容涤尘的仆人，除了伺候他三餐之外，还得伺候他更衣、沐浴，那真是件令人尴尬的事。

不过令人英雄气短的是船不只不靠岸，连目前她身在何方都没半点概念，害得她想跳船也没办法，唉！当真是上了“贼”船哪！

※※※

慕容涤尘端看着睛前忙进忙出提水的人，不禁想起她人皮面具下那张光滑细致的脸蛋，心中窜过一抹莫名的爱怜。他知道自己该让她走，不过自从他第一次在岸边遇见她之后，就想再见到她，是她说话时那时软哝却带着娇悍的味道，抑或是她那时常挺直腰杆准务对抗全世界的姿态，总之，他就是想将她留在身边，也许男人对感情的莫名执着有时是比女人更甚吧！

“水不够热，再去提一桶。”慕容涤尘对着刚放下水桶喘着大气的语凝说，一双手已经开始动手除去外衫。

“你……你干什么？！”语凝惊愕的问。

“洗澡啊！”他好笑的看着她，“你忙了这么久，不就是让我洗澡的，有何疑问啊？”“那……你也……等我出去再脱啊！”她涨红的脸，气呼呼的瞪着他仍解着衣衫的动作，忽然他右脚上缠绕着的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

此时慕容涤尘身上只乘一件长裤，他回过身瞧见语凝盯着他大腿的目光，他的眼神转而变成暧昧异常。

“怎么？准备帮我脱裤子吗？”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惹事生非得她全身一抹酥麻的感觉。

“无耻！”语凝斥道，不明白在人前那般冷酷的他，何以私下这般无赖。

她犹豫了好一下子，好奇心终于战胜，“你……腿上那是什么？”慕容涤尘取下腿上的东西，它原本环绕在他腿上，看不出是绳子抑或是其他武器，“这是阳剑。”他的手不知如何弄的，一条“绳子”成了一口剑，冷冷的泛着银光。

语凝倒抽口气，她知道慕容涤尘在江湖上有个绰号叫“阴阳剑”，传说中他身上有两口剑，一口叫“阳剑”，也就是上回她看到的“银鞭”，另一口是“阴剑”，没人知道它在哪里，不只是因为他极少用，更有传说说是见过那阴剑的人都死了，所以等于没人见过。

“干嘛把剑缠在腿上？病态！”语凝说完就一脸很不以为然的拿起水桶走出去，留下啼笑皆非的慕容涤尘。

※※※

在语凝上船足足有七天后，她才真正搞懂雪月岛从海盗的组织，他们有两位大当家，一个当然是慕容涤尘，另一个据说是叫杜仲秋，近日会从北京赶来参加会合。

他们的三当家周子烈是个武才，另外一个更擅谋略，据说他还曾让雪月岛众兄弟不费一兵一卒的劫下数艘大型船四当家古振雄就是把她抓去厨房的大胡子，他负责消息的打探，据说长江流域及江南沿海各大小城市皆有雪月岛的探子，而他平日的嗜好就是掌厨。

至于五当家陆蘅看似个粗人，但精通航海、天文、地理，在船上是兼任舶师和历师，另外六当家关哲臣则是个文弱书生，擅长医术，兼任船医。

雪月岛网罗了这许多好汉，想不出名都难；不过这么多人中，语凝最感兴趣的是陆蘅，倒不是因他英俊潇洒或才识过人，而是因他是舶师，总该知道现在在哪里，及要航向何方吧！

“陆当家，要不要我帮忙？”语凝探头时掌舵室，过分热心的问。

陆蘅平日就不好看的脸变得更黑了，一对招子黑滚滚的直瞪了她两下，唇上那绺胡子都快翘起来了，他这几日已快被这小娃儿烦死了，他讨厌小孩，更讨厌这种乳臭未干的小子。

“你这小子，老是吃饱了撑着的，天天游手好闲！”陆蘅不耻的骂了两声。

“喂，陆大叔，您这么说可就不对了，我可都有做到自己的工作哦！”语凝被他冷漠的态度惹得有些毛，若不是想从他那儿得些情报，也用不着对他如此客气。

陆蘅被这一顶撞真想举手给这死小子一撑，若不是慕容当家特别关照他，而古振雄那老头又疼他像儿子，陆蘅老早就送他回老家了。

“真不知大当家是吃错了啥花，才会拾你这种废人回来。”他冷然道，言下之意是为慕容涤尘的“妇人之仁”大感不值。

这回语凝可真生气了，“你以为我爱呀！要不是你们当家的不让我上岸，你以为我希罕哪！有种你靠岸，我马上就走。”她挑衅的看着他，知道他没慕容涤尘的命令是不会让船靠岸的。

“你……”陆蘅的双眼瞪得如铜铃般大，嘴里吹着气仿佛随时会昏厥过去。

语凝决定不再刺激他老人家，甩头就走，后头的陆蘅更是为自己的无能为力郁卒得快撞墙了！

※※※

杜促秋从北京回雪月岛，再从雪月岛乘走舸赶上大伙儿。他一上船就听古振雄说慕容涤尘收了个小子在身边当小厮，他简直对这小子好奇极了，他那兄弟一直都不愿有个人伺候，老说碍手碍脚，像娘儿们的不俐落，嘿！这回可咬到自己的舌头了。

后来他又听到陆蘅对那小子的形容，简直把那小子说成是祸国殃民的米虫了，害得他更好奇了。

杜仲秋从甬道走向船尾的水阁，远远的就听到慕容涤尘和一个年轻的声音。

“你一定要去向陆大哥道歉！”慕容涤尘咬牙切齿地说。

“我为何要？我又没说错。”一个稍嫌细嫩的男声说，那人正是语凝。

杜仲秋走入水阁，“久违了，兄弟。”他笑嘻嘻的打开檀木扇，风度翩翩的走进去。

“又被人从北京踢回来啦？”慕容涤尘半揶揄的说，火气顿时降了下来。

“是呀！干腻了兵部尚书就回来当海盗啦！”杜仲秋仍是一副风流倜傥的模样。

语凝闻言，看了眼前这个自以为风流的男子一眼，这人有病呀？兵部尚书？！臭盖的吧！

“听就你叫了个小子当小厮。”杜仲秋说，一比眼已溜到了这个骨架有点小的年轻人身上，然后毫无预料的，出手揽住他的肩，“辛苦了，小兄弟！”语凝惊愕得忘了挣开他，不过慕容涤尘杀人似的眼光已朝他凌空劈来，不怕死的杜仲秋仍笑盈盈的迎向慕容涤尘的“冰脸”，手还是半点不肯移开。

“你怎么一回来就对我的手下毛手毛脚，敢情你有特殊癖好？”慕容涤尘冷冷的问。

此时语凝挣脱他的臂膀。

“我看是你有特殊嗜好吧！”杜仲秋的檀扇有意无意的指向眼前这个女扮男装的小姑娘。

语凝惊讶的发现他竟已识破自己的伪装，这人表面乱不正经的，没想到倒真有点功夫。

杜仲秋悠哉游哉的挑了个最有利于海风吹时来的位子坐下，这船上的水阁本来就是纳凉用的，设计得既舒服又实在，“听说最近有人冒用咱们的名去劫商船，还引得官司兵追捕，是否有这回事？”他问得态度轻松，但其实他已将心思集中在这事上，目光也变得锐利。

“是有这回事，那批人挂着雪月岛旗帜打动，好似故意引来官兵。”慕容涤尘的表情变得冷硬。

语凝因为没被赶出去，也就老实不客气的挑了个位子坐下，听听他们的“机密”。

“知道是谁干的吗？”杜仲秋问。

慕容涤尘面无表情的说：“我怀疑是王大商号干的。”他停了一下才又说：“他们王家商号最近集结了长江中、上游的货源，打算干笔在买卖，他们连市舶司那儿都收买好了，怕只怕海盗来劫。”杜仲秋泛起一抹笑容，其中却带着冷意，“所以他们就干脆自己扮海盗，先到处打动，把官兵引来抓

咱们，他们就可顺顺利利的将货物运往南洋吗？”“没错。”慕容涤尘平静的答。

“那你打算怎么办？你不是最恨冒用你名号的人？”杜仲秋笑问。

慕容涤尘眼中泛起一抹杀意，“杀无赦！”语凝泛起了一阵寒颤，她第一次看见如此冷硬的慕容涤尘，看来他平时对她真的已经很“和颜悦色”了！

※※※

今天早晨一起来，语凝马上感觉到船上的气氛有些不同，人人显得比平时忙碌，但却也比平时更神采奕奕；慕容涤尘天未亮就不见了，几位当家也不见人影，八成又挤在议事厅共同讨论。

雪月号总共有八层，最底下一层填以沙、石，当然是为使船不易倾倒震荡，二、三层是载货与食物、饮水，而那些食物看来是可以吃上大半年的；再来接近甲板的一层是厨房，内隔板全采用防火器材，大船最怕火灾了。

不过雪月号和一般大船不同的是，下人住的没和主人分开，也就是说无论是各当家或是扫甲板的水手，统统住在甲板上的四、五、六、七等四层楼中，而最上一层除了议事厅外就是侦哨亭，直接可撩望远方。

船桅上有不少水手在保养帆面、检查绳索的牢固程度，就连厨房都在清点食物，女墙下有的水手擦着铳口，有的搬出几大箱的炮火从事归类、定位等工作，整艘船的人都进入一种备战状态中，而且每个人都跃跃欲动，大概太久没活络筋骨了。

“阿武呀！人怎么还在这儿晃？大当家舱户的东西都定位了吗？”一个较熟悉的水手问道。

“定位？！定什么位？”语凝如坠五里雾中。

“我们就要进入暴风圈中了，你东西步固定好岂不漫天乱飞，当心砸死人哪！”他说。

“暴风？”语凝脸未进入关状况，她只知道船已出了钱塘江口进入海域，因为迎面而来的风都带有咸味，她还为船没在杭州岸停可惜了半天，她还得回杭州向她爹报复，怎可如此轻易放过他。

“看见没？前方的乌云漫天，五当家早知那儿会有暴风雨了。”那水手指指东方的天空，果然满天乌云，阴沉沉的就如魑魉般的狰狞，看来就像地狱的入口。

“有没有搞错，既然知道那儿有暴风雨，干么往那儿去？”她十分不解。

“国为那艘冒牌船往那儿去呀！”他说“如果当家没猜错，咱们的后面就快有官兵追来了。”“啊！那是陷阱，他们想害我们被官兵抓。”语凝不知不沉中对雪月岛众兄弟产生询问，她都与这些人休戚与共。

“两位大当家故意在暴风雨中和他们一较长短，管他是官兵还是冒牌强盗，一概解决。”那水手得意的说，脸上真有股豪迈之气。

语凝没说话，心中对慕容涤尘的欣赏又加深了几分。

※※※

自从知道要进入暴风圈后，语凝就回去舱房将东西收好，也直到这时她才发现房内的桌子、床都是和地板一体成形的，想必是故意设计的，唉！她

真是船上的土包子呀！

她发现慕容涤尘的书籍还真不少，一一的收入柜子也费了她不少力气，等她好不容易收完，已忍不住倒在床上喘着大气。

此时慕容涤尘进来，一言不发的压住她，她尚未回过神来，手上、脚上已被绑上了绳子，动弹不得。

语凝又惊又怒地瞪着他，“你以为你在做什么？”慕容涤尘认真的看了她一眼，“等一下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来。”说完他转身就要走。

显然的他不打算让她参与这次的“盛会”，不过那真是太过分了，他怎能那般独裁？！

“王八蛋，慕容涤尘你放开我，你不放开我……我就……我就诅咒你吃东西噎着，走路跌倒……”语凝大呼小叫起来。

慕容涤尘已打开房门，却又忍不住回头看她，然后仿佛挣扎了许久，他阖上门又走了回来。

“啊！终于良心发现了？”语凝停止大骂。

慕容涤尘来到床前，目光柔和了许多，他注视她的眼神是那般专注，令语凝不禁盯着他看，一抹亲昵的气氛萦绕在两人之间。

“舞盈……”慕容涤尘伸出手轻抚着她向带着面具的脸颊，他叹了口气，“啊！我多想感受一下你面具下柔嫩的肌肤……可惜我没时间了！”他温柔的轻喃。

语凝的心因他挑逗的言词而狂跳起来。

“如果……我是说如果官兵上了船，你就说你是被俘虏的，懂吗？”他双手支撑在她身体两侧，俯视着她。

“傻瓜，我是说万一……”慕容涤尘轻笑，然后又凑近她脸孔，“真希望能再次看你的容颜，不过，我还是要吻你……”语声未落，他的吻已落下，深深的占据了她的唇，也占据了她的灵魂……

第三章

语凝终于知道慕容涤尘为何要绑住她了。

船显然已进入暴风雨中，船身不断的摇荡晃动，甲板上人声、风雨声交杂，她实在不想错过这场大战，再说要她躺在这儿猜测慕容涤尘的安危，那是种煎熬呀！

语凝没花太多时间去挣脱绳子，慕容涤尘绑的时候若非太匆促，就是低估了她。

她连揉揉手腕绑痕的时间都不愿浪费，一把扯开房门，迎面飞雨如箭般地射来，来带着强大的风势，令她几度连连眼睛都张不开。

船桅上的帆全收起来了，桅上的水手仍克守本职，半步都没离开，每回大浪夹带着狂暴之气袭来，语凝都为他们猛提口气，总要到风浪退去、水手仍在，她才会记得呼吸。

对她这种平地长大的孩子来说，暴风雨确实是太过令人震撼，虽然她不乏坐船经历，但比起此等狂风暴雨中的海战，真是小巫见大巫。

“阿武！”古振雄在甲板上大声唤着，“快……进去……危险哪……”语

凝知道他是在警告她，但她仍穿过通道走下甲板。

此时船转个弯绕了个弧，后面跟着的那艘官船愈来愈靠近，而前方那艘挂着雪月岛旗帜的假海盗一边要走出暴风雨，一边要向雪月号开火，显得左支右绌，狼狈不堪。

此时的雪月号等于自己置于险地，不只有暴风雨，前后都被包夹了，慕容涤尘明知会如此，为何又要义无反顾地投入危险中，他当真狂放到此等地步？！

然而就在语凝质疑的当儿，事情有了戏剧性的转变。

前方商船假冒的海盗船只顾着要逃出暴风圈，非但炮弹发射不出，船也撞上了暗礁；此时雪月号突然转向，令后方的官船措手不及的撞上来，三当家周子烈指挥着女墙上罗列的水手，他们早就在那儿待命，当周子烈一声令下，数十门大炮齐发，转眼对方的船桅已被击中而倒下，船上的人四处奔窜，看得出是没经验的水手，官船很快的让雪月号的人控制住。

另一边，慕容涤尘和杜仲秋亲自领人强上触了礁的商船，慕容涤尘禁止用炮轰，因为他要亲手剿平那艘船，凡敢冒用雪月岛名讳的，杀无赦！

他手中的剑泛着森寒的冷光，在暴风雨中犹如一道闪电凌空而至，他伫立在船头，衣袂如鬼魅般的舞出地狱安魂曲，此时他是那踏风雨而来的复仇之神，浑身散发着愤恨的气意。

语凝跑到船沿，利用轻功跃过船板落在对方的甲板上，她知道自己是有点自不量力，但她就是无法站在那儿看，她和一般的水手交手都还可用暗器解决，但一旦是有内家功夫的就挡不住了。

慕容涤尘和杜仲秋的周身各围一群人，打算用车轮战法，他们两人身形闪动甚快，但当一旁有人偷偷掩近时，语凝忍不住出手，而这同时一把刀从她背后砍来，她闪身往上一滚，手上出去的暗器却失去了准头，此时连她要杀的那人都提刀向她砍来——“舞盈——”慕容涤尘的剑凌空而至，两名欲砍杀她的水手登时毙命，“我不是叫你别出来！”他气急败坏的说，一脸的狂风暴雨。

语凝没有辩解，她知道那不是时候；但慕容涤尘可不打算轻易放过她，捞起她的身子，拔起剑，继续厮杀……

※※※

语凝偷偷的晃过厨房，她知道慕容涤尘处置完那些俘虏就会来找她算帐，但她不想见他，趁混乱躲到这儿来了。

“阿武，你怎么溜到这儿来了。”古振雄一打完仗又窝回厨房去了，这是他的“嗜好”，“万一慕容当家找不到你又要发脾气了”语凝抿抿嘴，“我就是不要和他吵才溜出来的啊！”言下之意是她“大人”不计小人过。

“唉！”古振雄摇摇头，“大当家对你够好了，他对你是出乎寻常的关照了。”“我又不是自愿留在这儿当海盗的。”她不以为然的道。

“当海盗有什么不好？！”古振雄的脸倏变，“总比那些渔肉的奸商强上几百倍！”语凝知道他误会她的意思，“古大叔您别生气，我不是说当海盗不好，我只是气他不顾我的意愿把我带来，哼！自大的男人！”“因为他是大当家的嘛！负的责任大自然的就专制许多。”古振雄反而替慕容涤尘开脱。

“哼！才不是呢！男人都一个样，像我爹——”她倏地住了口，真想把

自己的舌头咬掉。

“小伙子，你说话的语气好似你不是男人，我说你啊也该长大了！”他笑谑道。

正当语凝因窘得答不上话时，一个水手走了进来，化解了她的尴尬。

“四当家，要不要给那些俘虏水喝？”古振雄皱了皱眉，“他奶奶的王八蛋，竟敢冒我们的名，想来我就气！”他嘟哝了两句，“去去去！给一点水好了。”“古大叔，我同他去好不好？”语凝提议道。

古振雄好心的劝道：“你还是少乱跑为妙，免得真把慕容当家惹火了！”语凝不置可否的笑了笑。

※※※

“小虎子！你怎么在这儿？”语凝跟着送水的人来到临时牢房时看到了她几乎要遗忘的人，她忍不住惊呼出声。

小虎子懒懒的从地上爬起来，疑惑的看了她好几眼，由于她易了容，说话声音又不太一样，以至于他认不出来。

“是我呀！小混蛋。”语凝用自己的声音压低说。

小虎子不敢置信的瞪着她瞧，“师……师父——”他满身脏兮兮的，一脸可怜样，毕竟年纪还小，一见着熟人眼泪就在眼中转呀转。

“傻小子，男孩子哭什么哭？”语凝因他至今仍唤她作师父而有些感动，看到他孤伶伶的模样就想起自己独立照顾母亲的悲酸，“告诉我，你怎会在这儿？”小虎子用脏袖子擦了擦泪水，“那天在无锡的客栈里，早上我醒来就找不到你，找了……找了好些天，后来我听人家说雪月岛的海盗在招兵买马，我就义不容辞的加入了。”他形容得眉飞色舞。

“笨！”语凝敲了他头壳一记，“哪有做海盗的会公然招兵买马？你真是没大脑呀！”她受不了他的天真。

“我……我哪里知道！人家一时高兴了嘛！根本就没空想那么多。”他不好意思的辩解。

“没空想？！你知不知道你不只投错门，你们那艘船攻击的正是货真价实的‘雪月号’？”她一见他那瞠目的拙样就知道他当真不晓得。

“难怪！”小虎子恍然大悟般的叫了出来，“我就说上谁这么英勇，原来是……”“是你妈的头啦！你那么高兴做什么，现在你可是人家的阶下囚呀！真是七月半的鸭子不知死活！”语凝没好气的截断他的话。

被这一抢白他才想起自己悲惨的处境，“那……师父，那……怎么办？”他垂头丧气的问。

语凝的目光转了转，“我是可以和慕容涤尘去说说看的，可是……我这一去岂不自投罗网？”她半自语的说。

小虎子的眼睛一亮，“师父，你认识慕容当家？！”他满脸期待的看着她。

她仍蹙着眉，“认识是认识，不过他正生我的气，我还是少惹他为妙！”“师父、师父，你要救救我呀！”小虎子赶快哀求出声。

语凝沉重的看了他一眼，“好啦！好啦！”然后以一种视死如归的神情走出去。

※※※

语凝偷偷的推开舱房的门，门“咿呀”一声滑开，她还来不及“检查”慕容涤尘在不在，一声冰冷的声音就凌空劈来——“你还记得回来呀！”语凝被堵得无话可说，只得摸摸鼻子走进去。

她偷偷看了慕容涤尘好几次，发现他面无表情的在做自己的事，一颗心反倒提在那儿七上八下的，她也不是怕他，而是这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教她无所适从，摸不清他的心思。

“慕容……”语凝杵在那儿，差点和转过身的他相撞，好不容易出口的话倒硬生生的给吞了回去。

“慕容涤尘，你有什么不满你就说吧！别缩头缩尾的不想个男人！”她忍不住出口激他。

但语凝没想到他的反应会这么激烈，她语声方落，人就整个被压在墙上，动弹不得。

“那你告诉我要怎样才像个男人？”慕容涤尘阴冷的问，鼻子离她不到两寸，她的呼吸开始沉重起来，“是不是这样才像个男人？”他说完即狠狠的吻住她，霸气的、夹带着横扫千军之势，席卷了她所有感官知觉。

他身体的每一处皆与她紧密贴合，逼得语凝不得不让全身的细胞只为他而活，脉搏为他而跳动，就连张口吸一口气都充满了他纯男性的阳刚气息……就在慕容涤尘欲罢不能时，语凝举起虚软无力的手推开他，“我……我是来找你谈正事的……”她说得理直气壮，可惜颤抖的语音削弱了她的气势。

慕容涤尘放开她转过身去，霎时她突然觉得失去了温暖，他背对着她，看不出心中在想什么，只是突然感觉离他好远。

“俘虏中有一个是我认识的……”语凝实在无法对着他的背说话，于是绕过他站在他面前。

慕容涤尘有脸上惯有的漠然。

“小虎子自称是我的徒弟，虽然我没正式收他，但他这人本性不坏，他也是被骗去的，你……能不能……能不能放了他？”他小心翼翼的问。

慕容涤尘还是不置可否，他的冷漠刺痛了她，一个人怎可能变脸比翻书还快？！

语凝见状也冷冷的说：“人放不放随你，不过我不会坐视不管！”我会自己去救！

她在心中补上一句，说完她就走了出去。

※※※

隔天，语凝怎么也没想到会在甲板上看到小虎子，昨夜她想了一夜救人的方法，没想到如今却派不上用场，唉！真是浪费脑力，慕容涤尘的心思真是教人捉摸不定“师父，师父！”小虎子手上提着水桶，一脸兴奋的喊。

语凝看了一眼甲板上的人，船已脱离暴风圈，甲板上有不少人在做事，打扫的、补帆的，人人都有事忙着，就连眼睛也忙着，他们一听小虎子喊那两声“师父”就够好奇的，为何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会叫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子“师父”？他们真是好奇极了。

“师父，你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你看我没说错吧！你给了大当家多少好处，他二话不说的派人放我出来？”小虎子嗓门还挺大的，语凝真恨不得

塞住他的嘴，没见过比他多话的人，便赏了他一记爆粟子。

“哎哟！”小虎子痛得叫了出来。

语凝乘机扫视了众人一圈，发现他们的眼神暧昧，一副“早就怀疑了”的表情，她不禁在心中呻吟一声，搞不好他们真以为“他”和慕容涤尘有断袖之癖呢！

“你能不能闭上尊口？我真后悔救你出来！”她目光颇凶的盯着小虎子。

“我说的是实话呀！”小虎子冲口而去，一样的大嗓门，“哎，慕容当家真不是盖的，我以后也要像他一样，惩奸罚恶……”他淘淘不绝的说起慕容涤尘的好，语凝真怀疑小虎子可能连他一面都没见过，竟能说出他无限的好处。

“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你对他的仰慕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语凝没好气的打断她。

“是呀！是呀！师父你真聪明，不愧是我师父！”他得意的说。

语凝翻眼看着天空，祈祷自己别昏倒。

“哎呀！师父！”不消片刻他又鬼叫起来，她不明所以的看了看周遭，哪件事又“大条”了吗？“师父，你干么易容成男人？你是当海盗的，又不是当间谍，干么弄成男子的样子！”小虎子大惊小怪的喊。

顿时语凝真不知要先把他掐死还是自己先跳下海，看了眼大家“震惊”的表情，她懊恼的赏了小虎子一个粉拳，然后头也不敢抬的走了。

小虎子抚着受伤的左眼，莫名其妙的直呼倒楣……

※※※

语凝苦恼的走过甲板，却在甬道碰上她最不想碰见的人，陆衡一脸不善的堵在她面前，她心中大叹，今天当真是诸事不顺哪！

“五当家，请问你有何贵干？”自从上回他两人互骂过后，他就好象和她犯了冲，每每总爱找碴！

“你易容接近我们大当家有何目的？”陆衡目光森冷的问，整个人堵住甬道，一点也没要让她过的打算。

原来他听到小虎子的鬼叫了，看来八成所有人都知道了，“你们伟大的大当家老早就知道这事，带我上来的是他，不让我走的也是他，那你说有什么目的？”语凝老实不客气的顶回去。

“哼！”陆衡冷哼一声，“你最好安分点，别让我发现你有什么不轨的行为。？”说着越过她就要离去，错身时抛下一句：“女人，就是……”之灯的话。

“这位大叔……”语凝神情倔傲的唤住他，“不管你是生下来就被娘亲丢弃，或是被老婆抛弃，别有事没事把罪推到女人身上！”说完看也不看他一眼，神气兮兮的走了，身后随即传来几句粗话……

※※※

杜仲秋走进不阁时，就见语凝一个人垂头丧气的坐在那儿。

“姑娘好雅致，一个人在此纳凉？”他面带微笑的走过去，永远是那副不愠不火的样子。

语凝头也没回，目光还是落在远方的海面上，“看来所有人都知道了。”“是姑娘的易容术了得，头一回见面时差点连杜某也被瞒过去了。”“你早知道了？”她惊异的回头。

杜仲秋笑着打开檀木扇摇了两下，“若不是我兄弟那紧张的神色，我还真会被骗住了。”语凝的眼中闪过一抹光芒，这是她第二次发现杜仲秋这人不可忽视，否则众人怎会拥他和慕容涤尘并列大当家呢？“是杜当家好眼力。”她不吝惜的赞道。

“哈！哈！”杜仲秋豪爽的笑了，他终于有些明白为何他那喜怒不形于色的兄弟会在乎她了，她确实和一般女子不太一样，“姑娘若是为陆大哥的话而心生不快那倒不必了，陆大哥人是很忠诚的，只不过脑子转不过来，他只是担心你会伤害慕容那家伙。”语凝的脸色和缓了许多，对杜仲秋的心细越发多了几分敬重。

“反倒是在下觉得姑娘深谙易容术，轻功又了得，实在是个很杰出的探子人选，你若是愿意投身到雪月岛门下，古大哥想必会得一有力助手。”“这……我倒是没想过。”语凝心因他的话而动荡了起来。

杜仲秋实在怕他那兄弟不会表达，到时人家姑娘走了，他就看不到好戏了，开玩笑！

难得慕容那家伙会动心，所以一定要帮他们留住联系，只要她加入雪月岛的组织，就永远是雪月岛的人了。

“不知姑娘此去有何打算？近日就会在杭州附近先靠岸，姑娘可要留下？”语凝犹豫了，她要到杭州找她爹报仇，至少也要搞得她爹鸡犬不宁，否则难消她心中怨气，但这一走岂不跟慕容涤尘失去了联系，而他的态度总是那般暧昧不明，真教她无所适从。

“我得去杭州找我爹。”她回答。

“那正好，乘机帮雪月岛打探消息，我们在杭州有很多哨子，随时能取得联络”杜仲秋高兴的说。

“那……他……会答应吗？”语凝说的这个“他”，指的当然就是慕容涤尘罗！

“哈哈！没问题，我说了就算。”他满意的说。

“但是……”“姑娘，”杜仲秋不满的回眼瞧她，“你怀疑我哦？”“我不是……”语凝有些赧然。

“那就好、那就好”。他得意的说。

他干么那么乐？语凝心想，此人搞不好比慕容涤尘还难懂！

※※※

慕容涤尘在知道语凝的性别被拆穿后并没什么，只差人又帮好找了间房，使得两人接触的机会更少了。他总是那种不冷不热的样子，而语凝这种好强的性子是不会打破僵局的，于是两人就这样耗着。

另一方面，语凝觉得自己已没易容的必要，遂恢复女装打扮，幸好劫来的货物中有女性衣裳，否则她真不知去哪儿变出衣服来呢！

而对于她恢复女装一事，雪月号众人反应不一，陆衡和一部分的水手迷信船上月女人会走楣运的传说，甚至有人手上还持起了佛珠，就连洋人的十字架、大蒜都出现了，真教她为之气结。

另一派的人如杜仲秋和古振雄倒是乐见其成，尤其是古振雄，杜仲秋一向他提及让语凝加入他手下组织的事，他一口就答应，原本语凝还是“ 阿武 ”的时候他就很照顾她，现在更是把她视为干女儿般的疼。

“Y 头，我真舍不得你走！” 古振雄说。

“大叔，我有未办之事一定要完成，这杭州一行是必然的。” 语凝想起娘亲孤绝的一生，就连死后都不能供在莫家祠堂，她就觉得十分不值！她见他一脸不舍，而杭州就近在眼前了，便安慰：“ 反正我们还有机会碰头的！” 慕容涤尘对她要离去一事未置一词，他的心中或许也有许多挣扎，但他还是没表现出来。

语凝可以感觉到偷偷注视她的炽热眼神，那眼中是冷是热已非她所能顾及她必须去实践她心底对娘亲的承诺，那是她的责任。

船很快的靠了岸，她拎起包袱对大家做最后一次的注视，离情也依依…… “ 师父，师父你要保重！” 小虎子忍不住要哭出来，在他心中已把她当成亲人，虽然他选择留在雪月号，并加入雪月岛这个梦寐以求的组织，但他仍深觉不舍。

“小虎子，你自己要懂事，男孩子要懂得照顾自己。” 语凝低低的说，“ 还有…… ” 她转向慕容涤尘刚硬的脸庞，“ 谢谢你出手相救，也谢谢你收留小虎子，希望…… ” 她迎上他那深沉的眸子，“ 希望有机会见到你原本的长相…… ” 说完她不敢再看他一眼就走了，好多人在向她道别，她知道自己不能回头，只要一回头她一定会落泪。

走了、走了！可是她的心一部分已遗落在那双时而沉静深情，时而狂妄豪放的眼眸中了……

第四章

语凝一踏进莫家位于杭州的祖宅便想起了她娘，辜氏是莫财发的三姨太，不过穷她一生却没过过受宠的日子，在语凝才十五岁时母女代俩就被迫迁居镇江，远离大夫人周巧云的势力范围，而今踩在这片被扫地出门的土地上，语凝的恨熊熊的燃烧起来。

“怎么，你还活着呀！我以为你跟着那贱人去了。” 周巧云一开口就满嘴的坏话，眼中的不屑几乎溢出眼睛。

语凝的目光因那 “ 贱人 ” 两字而闪过恨意，不过她能忍！

“托大娘的福，尚称平安。” 她得体的行了个礼，除了周巧云外没人看到眼中的鄙夷。

“是谁在嚷嚷 ” 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莫财发走了出来，“ 哦！你到了，这路途还真远，走了这么些天，我还以为你给走丢了。” 他自顾自的坐下。

“女儿因为步行，故行程无没缩短。” 语凝心想，若不是他这铁公鸡吝啬，坐船早到了。

莫财发对她的话没什么反应，“ 去歇着吧！明儿个穆公子来作客时可得好好招待人家，听到没？ ” 莫财发看也没看她一眼，交代了两句了事。

招待你的头列！语凝在心中骂道，又不是 Y 鬟又不支薪，你说怎么就怎么呀！不过她说出口的自然又是另一回事啦！

“是的，爹爹。”敛袖垂额，柔顺可人！连语凝都要忍不住要为自己喝采了。

“哦！对了，你一路从镇江走来，有没听到什么风声呀？”莫财发又问。

“风声？女儿不明白爹爹的意思。”她轻问。

周巧云在一旁冷冷的插嘴，“老爷说的是海盗啦！前些天有船遭劫，连官船也一并遭殃。”语凝在心中冷笑，如果他们两人知道她也在海盗的行列中，不知会有可表情？“岂止海盗，就连商号都遭了女贼。”莫财发语气中不掩其痛恨与不甘。

语凝几乎要大笑了，但仍淡道：“爹爹，我只顾赶路，沿途没多做停留，所以知道不多。”“算了算了。”莫财发不耐的挥挥衣袖，“女人家能有什么用！”语凝的眼神沉了沉，她最痛恨这种不把女人当人的行为，如果她爹知道眼前的这女人正是盗他数家商号的女贼，看他还会不会说女人没用呢！

“爹！”一个略嫌尖的女声响起，一“团”粉红色的就跑了出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女孩，姿色是不差，但脸上女是粉又是胭脂的，身上的玉饰、金饰叮叮当当更是教人目不暇给。

莫财发皱了皱眉，“玉瑶，女孩家怎可如此大声嚷嚷，这明儿个穆公子都让你吓跑了。”“爹！”她失望的喊，这回音量倒是收敛许多。

那神情倒让语凝认出了她，原来她就她爹二房的女儿，那“气质”倒是和小时候一样的好哦！

“老爷——”周巧云乘机就说，“我看玉瑶尚年幼，可能较不识大体，不如让玉钗陪着穆公子吧！”这厢的玉瑶闻言脸更涨得通红，一张嘴嘟了半天高，就是不敢回娘一句。

语凝不解的暗忖道，这姓穆的到底是何方神圣，竟成了他们争执的重点，而且她爹还为止千里迢迢的将她召回杭州。

“好了，三个丫头都陪，玉钗、玉瑶、语凝，好生伺候着穆公子，这门亲事我们一定得攀上，这样一来莫家加上穆家庄的财势，哈哈！那便是无人能敌的。”莫财发打看如意算盘，一张脸得意了起来，仿佛穆家庄的产业已在他手上似的。

要把女儿推销给这姓穆的，也不用弄得像妈妈桑叫姑娘陪客一样？不过看大娘那急切的模样，她不禁想，难道是大娘授意莫守秦来杀她，只为怕她抢了女儿的丈夫？那倒好，反正她早就打算不让大娘如意！

※※※

穆家庄荷风阁内，杜仲秋笑着斟了一杯酒，一脸春风得意的模样，一旁的穆剑秋看来可就悲愁多了，一对浓眉此时正不悦地攒起来，一张俊俏的脸显得忧心忡忡。

“你非得这么开心不可吗？”穆剑秋不悦的睨了对面的人一眼。

“哈！我当然开心罗！难得见你你鳖，平时的你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身边的人又将你伺候得好好的，连当个海盗都能名扬四海，你呀！就是被宠坏了，偏偏人家辜姑娘没兴趣哄你，你要冷酷她走人也！”杜仲秋半是教训的话。

穆剑秋看了他一眼，“我烦的不只这一样。”“哦！你说的呆是今天那场‘鸿门宴’？哎呀，难道相亲这区区小事能难得倒你吗？”杜仲秋调侃着。

“你以为我爱呀！可是这回真是被莫老头缠死罗，要不是这万贯钱财，那嗜钱如命的老头会想攀这门亲吗？”穆剑秋没好气的说，心中真想跑回雪月岛当他的海盗头子，只是母亲还在的一天，他对穆家这片产业就有责任在。

此时绿聆端了碗白木耳莲子汤进阁来，唇边仍如往常带着一抹浅笑，“公子何须烦心，喝碗绿聆亲手调理的甜汤去去火吧！”绿聆、紫鸢、红梅和蓝苓是穆剑秋身边的四个丫鬟，在穆家庄内她们将穆剑秋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在雪月岛上，她们都能各司其职。既然她们的主子平时可以当翩翩贵公子，在海上又能成为雄霸一方的海盗领袖，做丫鬟的自然得学机灵点了。

说起绿、红、紫、监这四姝可各有各的本领，绿聆是个好厨子，做出来的菜肴精致又美味；红梅一双巧手弹得一手好筝，女红更是没话说；蓝苓是记帐的能手，凡有关数字的事交给她一定搞定；紫鸢则有一身好功夫，负责在穆剑秋不在时保护穆家庄。此四姝对穆剑秋可谓既崇拜又忠心，当然这也是宠坏穆剑秋的女人“们”之“四”罗！

“唉，穆兄弟呀穆兄弟，我可真羡慕你哦！有绿聆、红梅、蓝苓、紫鸢四个美女这么照顾你，看她们个个要美貌有美貌，要才情有才情，就算你娶个丑八怪回来也不会太吃亏呀！”杜仲秋酸溜溜的说。

“杜大人此言差矣！”绿聆反驳道，“丫鬟终究是丫鬟，公子要娶妻当自有他的打算。”真是不卑不亢，大方得体。

“当然有差别啦！你瞧有谁稍一顺心就有人端甜汤来降火气，哪像我杜某人……唉！

来了半天，要不是自个儿摸了壶酒，这下岂不渴死。”杜仲秋若有所指的说。

绿聆被糗得红了，一张巧嘴硬是苦哈哈的挤不出一句话。

幸好红梅出声拯救了她，“杜公子，绿聆不懂事，不如红梅为你抚一曲清冰畅心脾的曲子，再大的火也降了。”“这当然好，哈哈！”杜仲秋终于满意了，斜睨了眼一旁兀自闷闷不乐的穆剑秋，苦有所指的说“是福不是祸，也许赶明儿你就反而感谢起莫老头了！”穆剑秋躁郁的瞄了他一眼，仿佛他发烧似的看着他；杜仲秋只是爽朗的笑了几声，那之中似乎又含了几分的神秘……

※※※

一大早语凝就被嘈杂的声音给吵醒了。

莫家大宅内由大房、二房分据东西厢，后面一进则是莫财发独生子莫守秦的天地，至于语凝就只能像童养媳似的窝在下人房隔壁，吃住都比她沿途旅行的差。

语凝正在想什么事这么吵，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就响起，“三小姐，三小姐！”语凝再次整整衣装，这才过去开门，“吴嬷嬷，什么事呀？”“瞧你，怎不穿漂亮些？你看你这头发，连个簪子都没有，这可怎么是好！”吴嬷嬷是个躁性人，边说着便将她推回房里，马上就要动手改善她的头发。

“等等……”语凝抓住她的手，脑子被这一搅和倒迷糊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哎呀！你不知吗？今儿个穆家公子要来，老爷的意思是要你们姊妹其中之一去嫁穆公子，玉瑶、玉钗两位小姐已梳妆打扮了好久……”吴嬷嬷一口气说了一长串。

原来又是那回事！语凝不痛不痒的笑了，“那好呀！玉瑶、玉钗两位姊姊一同嫁过去，买一还送一呢！”“哎呀！”吴嬷嬷情急的叫了起来，“你别傻愣愣的，以你这等容貌，这等才情，穆公子不看上你才怪！”语凝的眉蹙了起来，若非为了打断大娘、二娘的美梦，她还真希望可以不用去应付那位穆公子。

“这女孩家可得很注重婚事的，那会是女人命运的一个转机呢！”吴嬷嬷迅速帮她梳头边说。

“女人命运的转机？！”语凝笑讽道，“不过是从一个男人的手下转至另一个男人手下罢了，横竖是躲不过被桎梏的命运。”“我不懂啦！反正你快打扮打扮，我得去忙了。”吴嬷嬷说完人就退了下去。

语凝望向镜中模糊的面孔，心想自己是不想出嫁的，她不想一辈子仰男人鼻息过活，但不知怎的，镜中浮现慕容涤尘那狂放的脸……

※※※

语凝依命碎步来到招财亭时，一大桌的大鱼大肉已摆好了，亭内除了已满面晕红的莫财发外，还有正笑得娇揉造作的玉瑶、至于玉钗则像只小老鼠似的低垂着头。

当她从小径上走过去，远远就可看见今天的主角穆公子紧锁着双眉，一脸不耐的样子，此时她真有点同情他。

“语凝，来来亚，见过穆公子。”莫财发看到了语凝就出声招呼，仿佛见着救星似的。

穆剑秋大受震惊，是她！辜舞盈……没错！她正是一再洗劫莫家商号的女贼，也是教他首度心动的女子，她——竟然是莫老头的女儿！呵，有趣，有趣得紧，他正为失去佳人芳踪而心绪不佳，没想到竟在此重逢，只不过她不识得坐在她眼前的就是慕容涤尘罢了！

“穆公子，这是小女，名唤语凝。”莫财发见剑秋对语凝颇感兴趣，一双眼从她出现就盯着不放，心中暗喜，成了成了！这下他莫家商号可要和杭州第一富家的穆家庄结成亲家了。

“穆公子万福，欢迎光临寒舍。”语凝低头行礼，从这角度看去只见他的白衣白鞋，不过她可以猜到这八成又是纨绔子弟。

“承蒙令尊抬爱了，在下穆剑秋，有劳姑娘处还请见谅！”穆剑秋有礼的说。

“哈哈哈！”莫财发干笑两声，“穆公子，咱们也吃得差不多了，不如让凝儿陪你逛逛，我这莫家大宅可也花了不少手笔哦！”语凝和穆剑秋闻言公别环视了“招财亭”一圈，假山假水配上个俗气的名字——招财亭，可真是好的手笔呀！两人眼中同时浮现笑意。

语凝的目光碰到他后硬是给扯开去，即使知道他一直注视自己，她却死也不肯看他一眼，死登徒子！她在心中暗啐道。

“爹——”玉瑶忍不住出口抗议，眼见一个好的丈夫人选就要被抢走，怎能不心急呢？“好了，你们两个先回房，由语凝陪穆公子就可以了。”莫财发权威的命令道。

玉钗台释重负的引退，那张脸自始终都未抬起；而玉瑶虽满脸的不愿意，却也莫可奈何。

※※※

语凝一向对公子哥儿没啥好感，尤其是家财万贯、不事生产的纨绔子弟，而眼前这一位看来就是。就算他生得文质彬彬、器宇轩昂，就算他长得好看一点，也许不只“一点”啦！但他还是个公子哥儿，搞不好还是奸商呢！

“凝儿姑娘——”穆剑秋打破沉默。

不料却为她冷冷截断，“你我尚未熟识到足以互称名讳的地步，公子请自重。”穆剑秋惊愕了一下，好辣！这妮子的辣模样又露出来了。

“凝儿姑娘似乎对在下颇有敌意哦！”穆剑秋仍笑得一派潇洒。

偏偏语凝正讨厌这种笑法，仿佛天下的女人都该为他倾倒似的。是啦！他是好看了点，她也不小心多看了两眼，但那又如何！他还是没慕容涤尘的狂放不羁，没慕容涤尘的刚正不阿。

“岂敢，岂敢！”语凝的语气仍是没有太多尊重，虽说她要破坏人家的婚事应对他好一些，如此一来他才会选她，而她也不有机会让她爹丢脸，但一看到那张自诩风流倜傥的脸却老忍不住激他。

不过对穆剑秋来说心情就复杂了，如果他要将她名媒正娶的迎娶进门，唯有“穆剑秋”办得到，可是偏偏对这个他竟莫名的反感，这又该如何是好？

※※※

穆家庄荷风阁内再次传出震天的笑声，杜仲秋抱着肚子，看着绷着脸的穆剑秋，笑得更肆无忌惮了。

“你还笑！我都还没找你算帐呢！明知那Ｙ头在莫家，也不先通知一声。”穆剑秋喝了杯酒，狠狠的瞪他一眼。

“我不是早告诉过你吗？是福不是祸。不过想起那Ｙ头对待你的态度，唉！恐怕我这话是说得太笃定了。”杜仲秋摸了摸下巴，仿佛那儿真有胡须似的。

“我那晚从长江三怪手中救出她时，她可挺温柔的，可见她也可以很娴静的。”穆剑秋回忆的说。

“是啊！她只地‘慕容涤尘’温柔，你——穆剑秋是她看不上眼的纨绔子弟。我看哪你别当穆家公子了，就让慕容涤尘来把穆家商号洗劫一空好了，到时你就带着你的如花美眷做你的雪月岛主去。”“杜仲秋，你再不闭上嘴，我就把你扔回北京，哎，慕容当家的，你也太狠了吧！

你可不要后悔。”穆剑秋踱至池边，一颗心早飞得远了，不管她是莫语凝还是辜舞盈，反正他要定好了

※※※

语凝实在过不惯无所事事的日子，她犹豫了一下，就决定换装上街去世逛逛，古振雄给她的几个哨点她都尚未去拜会过，于是她决定去世街上一趟。

杭州的街头可比那镇江热闹上几分，吃的、喝的、用的无所不有，就连那男人的娱乐场所——酒楼都比镇江多了好多，看来纵情酒肉的男人是哪儿都有的。

“咏春茶楼”是杭州有名的茶楼，语凝在行经此茶楼时不禁多看了两眼，这一瞧倒叫她的步伐沉滞一下。

二楼的角落端坐着的是穆剑秋那自命风流的家伙，他那一身醒目的白色是那么招摇，想不看见都不行。

而语凝原本已打算季开的脚又因他对面的男子停住，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那有点神秘的杜仲秋，他为什么会和穆剑秋在一起？“客官，里面请。”店口的小二见有人踌躇在门口，便好心的招呼他。

今天语凝扮了个老头，心想既然小二哥这般热情，她也不推诿，随着走进去，老实不客气的上了二楼，挑了个最适合“听壁角”的角落坐下。

语凝坐了有一会儿后，令人气结的是那两人竟能纹丝不动的喝茶，半句话也没说。

又过了几盏茶时间，正当她没耐性的打算离去时，三个大汉上了楼来。

“小二，给我们三兄弟来缸好酒，再来几样好菜！他奶奶的，老子真够衰的！”说话的人一张嘴下的胡子七零八落挂在下巴，上面还坑坑巴巴的布满伤痕，使他原本想必就不好看的脸就更是不能见人。

小二哥看他一脸凶样，很快下楼备酒菜。

“大哥，你说咱们这仇还报不报？”另一个手上包扎得密密麻麻的人问。

“你说的什么话！”先前的大汉猛拍了一下桌子，桌子上的花生米全跳了起来，“你看看我的脸，你说要不要报？！”这三人不正正是长江三怪吗？竟然没死！语凝讶异的暗忖道。她原以为他们大概全死了呢！

“是啊！凭我们长江三怪，慕容涤尘算什么！”第三人开始嚣张了起来。

隔壁桌的杜仲秋扬起了一道眉，对他对面的穆剑秋诡异的笑了笑。“喂，你笑什么笑！”手上包扎得密密麻麻的大汉瞄到了杜仲秋的反应，两句话没说完就扬起大刀，霍霍地朝他逼近，“对老子的话有什么意见？”这说话的同时，其余两怪也转过去世瞪他。

“意见是不敢，只不过……”杜仲秋好整以暇的拿起酒杯，轻轻的啜上一口，这才满意的放下杯子说：“只怕慕容涤尘真站在你面前时，你会连求饶的时间都没有。”俊朗的脸上犹带笑意，就是不正眼看那三人，轻蔑之意不言而喻。

“你！好小子，哪条道上的，报上名来！”长江三怪齐站起来，大声吆喝着。

“在下杜仲秋，家住北京城，有空可以到寒舍走走。”“杜仲秋！？听都没听过，哈……”长江三怪大笑起来，此时那一直背对大家的白衣男子，也就是穆剑秋终于起身，他的眼光对上语凝，对她邪邪的一笑。

语凝嫌恶的想道，这不正经的男子！光天化日之下竟然……竟然对“他”频送秋波，难道……他认出她了？！不！不是的，他哪有那么厉害，再说她的易容术一向足以自豪，那么那姓穆的确实有病啦！

杜大人可是堂堂的兵部尚书，能有幸受邀至尚书府一游的机会可不多哦！穆剑秋纵容的打开檀木扇，优雅的扇了两下。

杜仲秋喝下了一杯酒，“穆兄，既然他们对我的邀请没兴趣，那咱们就走吧！”他一挥衣袖与穆剑秋交换一个揶揄的笑，两人连袂而出。

长江三怪不愿就此罢休，提起兵器便喝道：“逃哪去世！”三人追出没两步便忽然倒地呻吟不止。

原来那姓穆的不只流里流气，更会使毒，语凝心想，他那一挥扇便把毒

物送往那三人，当真是使毒高手。

“杜大人，饶命啊！”顿时求饶声四起，原来长江三怪以为是杜仲秋下的手。

杜仲秋看了穆剑秋一下，“那是穆大人的见面礼，痛上半个时辰便没事，有空别忘了到府上奉茶呀！”说完两人放声大笑的离去。

这边的长江三怪哪还敢去，三张脸苦哈哈的只能不住的点头

。

※※※

这几日穆剑秋以巡视家产业为由，已出门数日，当然他忙的是雪月岛的“大买卖”，不过却也没有时间再上莫家，害得莫财发大失所望，而语凝的一颗心更是七上八下的。

她实在摸不透对穆剑秋的心意，既希望他的出现又怕他真的出现，原本她是被他弄得心烦气燥的，但等他真的消失、不来了，她又觉得不安，令她不禁笑斥自己是自讨苦吃。

今天她连改装都嫌麻烦，从后门一闪就往码头了，那儿说不定可以探到什么消息。

语凝刚要走近码头，就见杜仲秋笑盈盈的迎面而来，她想向他问慕容涤尘的情况，却又不想看见他那双精明、尖锐的眸子，不过，不管她想不想见他，来不及了，她别无选择的余地。

“莫姑娘，别来无恙啊！”他已出声招呼。

他竟然知道她的本姓，语凝压下讶异，伶俐的说：“托杜大人的福，没缺手没缺脚的尚称平安，只不过……”“不过什么？”杜仲秋可有些好奇了。

“不过最近犯小人罢了。”语凝瞄了他一眼才说。

“啊！小生不知哪里得罪莫家这妹子了？”他故作惶恐状，语凝差点笑了出来。

“会和穆剑秋那等纨绔子弟同进同出，不是小人是什么？”她回了一句。

不料杜仲秋竟仰头大笑，“哈哈！我真同情穆剑秋，惹到你显然是他的失误呀！”“敢问大人，阁下拦下我难道只为和我聊穆某人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其实我想聊的是……”他故意神秘兮兮的“慕容某人的事，就是不知姑娘是否有兴趣？”说完就率先走进了一艘船里。

语凝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了上去。

※※※

“什么！？”穆剑秋非常没有形象的大叫出声，“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何她加入组织我不知道？难道你不觉得有告诉我这个当家的必要吗？”他对杜仲秋危险的眯起眼睛。

可是这时的杜仲秋好似完全感受不到他高炽的怒气，兀自保持一贯的纵容笑意，而且一脸看好戏的神情，那不知死活的模样真教旁人给捏把冷汗。

“兄弟，小心你的形象，温文儒雅的穆公子。”杜仲秋的皮真不是普通的厚，胆也不是普通的大。

“杜仲秋，你再不从实招来，小心我剥了你的皮！”穆剑秋不吃他那一套，一心只想知道他做了多少“好事”。

“别急别争，瞧你跟那位凝儿妹妹的急性子如出一辙，真是天生一对呀！”杜种秋摊开檀木扇扇了两下。

“谁让你喊她凝儿来着？！”穆剑秋暴躁的说，几乎要咆哮起来了，“还有，你再不说我就餐餐帮你‘加料’，然后一脚踢你回北京！”杜仲秋闻言，知道不能再玩下去了，“我是说凝……呃……莫姑娘已加入雪月岛的组织。”“这我知道，我是要你说你究竟又做了什么。我知道一定不只如此；还有，你怎么知道莫语凝就是辜舞盈的？”穆剑秋一点都不含糊，半点不放过。

杜仲秋叹口气摇了摇头，“你怎么连问问题都和那位姑娘一模一样？其实她不明白还情有可原，至于你则有些不该哦！别人不知我的本事，怎么连你也不解呢？”穆剑秋一想，马上了解他的意思，雪月岛虽由四当家古振雄负责打探消息，可是论起当探子，可没人比得上杜仲秋的迅速、确实了。

“雪月岛又不是没人……”穆剑秋虽不再那么激动，但眉头仍锁着，“你又何必让她趟这浑水！”“哦，现在雪月岛又变浑水啦！人家姑娘当初可是看在慕容涤尘的份上，才答应加入的呢！”“慕容涤尘？！”穆剑秋一脸阴晴不定的表情。

“没错，她对咱们慕容当家的可是心悦诚服，我看你也甭去缠人家了，只消告诉她，你就是慕容涤尘，包你马上娶得美人归。”杜仲秋说。

语凝对慕容涤尘的忠心倒教穆剑秋收情复杂万分，没想到这小妮子对穆剑秋那么不假辞色，对慕容涤尘却信任有加，思及此他不禁吃起自己的醋来。

“哦！对了，”杜仲秋想起什么似的说，“莫姑娘的第一件任务是打探穆衣庄的产业分布，所以你不用处心积虑接近她，她就会想办法来接近你了。”她一副施恩者的嘴脸。

“什么？”穆剑秋咬牙道，刚平息的怒气又扬了起来。

“嘿！这可不是我干的！”杜仲秋见状赶昆撇清，“这可是莫姑娘自个儿提议的，她说什么来着……啊！对了，她说穆家财大业大，穆公子又像是个纨绔子北，这难保不是压榨人民来的，所以可以先以穆家产业为目标。”穆剑秋的脸色暗了暗，过了半晌仍不置不语。

“哎呀！兄弟，你也不必难过了，人家这么建议也是正常的，而且如此一来，你不就更有机会接近她吗？再说就算不行，也还有个慕容涤尘嘛！”杜仲秋安慰道。

“我决定了。”穆剑秋握拳站来，杜仲秋惊讶的看向他坚决的脸，“我要让她爱上穆剑秋，且心甘情愿的嫁入穆家。”他的语气是不容置疑的。

“唉！就晓得你这人专做些怪事！”杜仲秋眼角瞄了他一眼，嘴上虽叹气，心里头却正乐着，想必好戏就要上场啦！

※※※

语凝轻轻的卸下脸上的妆，并再三检查是否恢复原状，转身将换下来的衣服收好摺过，仔细的收藏在箱子内，然后她环视四周，确定没人看后，微提口气，人便上了梁柱。

等她跃下梁柱时，那些“戏服”已被妥善的收藏好了，她拍拍手上的尘土，在桌前坐了下来。

“唉！穆剑秋那家伙，不想见他时老在这儿晃，有事时却又不见人影，真是乱没诚意一把的。”语凝自言自语道。

“砰，砰，砰！”门被拍了三声响，吴嬷嬷的声音传来，“三小姐，穆公子来了，老爷要你出去。”语凝翻翻白眼，吁了口气，“谢谢你，吴嬷嬷，我马上就去。”“不用了，我自己来了。”一个多日不见的男声响起，穆剑秋的身影出现在她正打开的门外。

语凝不语，直到吴嬷嬷走了，这才开口，“我以为穆公子消失了呢！”穆剑秋得意的笑了起来，“让姑娘挂心了。”语凝撇撇嘴角，一副“懒得理你”的表情。

见状穆剑秋也不以为然，反而自顾自的走进她的闺房，自动的在桌前坐了下来。

“我又没请你进来。”语凝马上抗议道。

“你爹没教过你待客之道吗？”穆剑秋努努嘴，指着桌上的茶水，意思十分明显。

“你爹没教过你作客之道吗？”她不答反问，自已在他对面坐下来，倒了杯水自己喝了起来。

穆剑秋笑着摇了摇头，只好自己倒了一杯，“嫁给我吧！”语凝愣了一下，没想到他这么单刀直入。

“嫁给我没什么不好，穆家庄又大又舒服，不愁吃穿，至少一定比你现在过得好。”他气定神闲的说。

“我不希罕你的钱财，再说什么叫过得好？不过是从一个男人控制下换另一个男人，就像换了狱卒一样，我人还是在牢内！”语凝不以为然的反驳。

穆剑秋怔忡了下，一抹欣赏的神色马上浮现，她可真是个特别的女子！

“那至少答应我先来府上作客，也许你会喜欢穆家庄也不一定。”他继而提议。

正好！真是个好机会，语凝佯装有礼的道：“那就有劳公子了。”“说好的，可别后悔！”“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她也很干脆。

“那我明天派人来接你。”穆剑秋接口道。

“来就来，谁怕谁！”语凝挑战的说。

第五章

语凝来到钱塘江口，张大眼睛在黑暗中追寻着目标，抬头看了看月色，怀疑的想，她没记错时间哪！杜大哥是说二十日的夜里，钱塘江口会合，他要引荐她认识雪月岛从事情报网工作的人，怎么没瞧见半个人影呢？语凝跃上枝头，足下微一沾点连续越过了十几棵树，刹那间已奔出数里外，她一面施展轻功，双眼却迅速的梭巡着，然而江边除了几稻船外，别无他物。

正当她在犹豫是否继续寻找时，一阵萧声越空而来，她的脚上一滞，微一回首，那坐在船上的人不正是那多日未见的慕容涤尘？！

“是你。”语凝的心泛起一股疲劳栗，黑暗中似乎见他嘴角一动，“杜大哥不是说……”她的心有些慌。

“杜大哥？”穆剑秋的遐扬了扬，这女人，现在连杜仲秋那小子都被她改口喊“杜大哥”了，而他却只能被连名带姓的喊。

“是啊！我以前老觉得他那人同穆剑秋一样不正经，所以不太喜欢他，没想到杜大哥是笑面诸葛，厉害得紧！”语凝解释道，见他没搭腔，她又就：“杜大哥是不是有事不能前来？那麻烦你替我通知他，就说我明儿个就搬进穆家庄作客，我一定会心快查明有关穆家产来的一切。”她胸有成竹的说。

穆剑秋却略显粗鲁的答道：“那不急。”语气中有些不悦。

也发觉了他的不悦，语凝颖惑的蹙起眉来。

仿佛看穿了她的颖惑，穆剑秋口气一转，“上船吧！”语凝愣了一下，然后她跳上船，就在她踩上船板的那一刻船也动了，她一个不稳便往前扑去，原本她可以稳住的——只要她不再绊到那一团绳索，不过，不幸的是，今晚她的反应神经变差了，结结实实的扑了他个满怀。

混乱中她可以感觉到那双圈住自己的臂膀有多么坚实，以及脸颊下那片“肉垫”有多暧昧时，脸迅速的涨红了，她笨手笨脚的挣扎起身，不料他收缩了双臂，而她就成了他怀中的禁脔。

她慌张、不知所措的抬头，背对着月光的他脸部模糊，但仍可感觉到那对眼睛炯炯有神的凝视着她。

“你……我……”她的话被穆剑秋的动作打断，他的手捧住了她月光下依旧较白皙的脸，拇指轻触着她的唇瓣。

语凝的唇一如被蝴蝶沾染的花瓣，在他的碰触下敏感的轻颤着，她的心脏跳得飞快，她的唇异常敏感。

就在语凝认为她将窒息的那一刻，穆剑秋的唇坚定的覆盖上去，她的意识开始模糊，世界旋转起来，她只能本能地反应，接受他侵略式的亲吻……当他放开她时，她只能微喘着气、无言的望向他，一张脸有月光下略泛着嫣红，他将她轻纳入怀。

“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会来？”语凝的声音中仍带着一引起颤抖。

语凝就算再熟悉人蛇杂处的环境，而感情上仍是一片空白，她几乎在学会爱上之前就先了解了恨的滋味。她一辈子也没机会接触这种男女间的情爱，就算有许多小伙子中意她，她也未曾把他们置于心上，更何况慕容涤尘给她的第一印象就很好，她的心中自然会暗生情愫。

“来带你去雪月岛呀！你不是已加入雪月岛的组织，算是雪月岛的人了，怎能没去过雪月岛？”“雪月岛？！你一直住在那儿吗？近吗？”语凝的好奇心又被勾引起来。

“我时常住那里。”穆剑秋答道，“至于近不近，去了就知道。”话声方落，船身随即缓缓在动。

航程中两人不再说话，语凝边张望着四周，边努力的想就着月光多端详他，不断的猜测他的真正模样。

他们乘坐的是小船，但航速仍颇快，四周景色一再变换，船只却毫无减还或停滞，可见穆剑秋对这条水路知之甚详。

出了钱塘江口，语凝以为要出海才会到达雪月岛，当她正纳闷这条小船如何能出海时，船已过入一条景致特殊的流域。

“啊！”她惊呼出声，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吸引。整条河的宽度有好几丈，两岸皆是高出河面数十尺的峻岩，其上长满了各色的花、树，一大片的树就从石缝中夹生而出，在这春天里绚丽的绽放着；更震撼人的是河面粼粼的波光，仿佛一条染上月色的白银色带子，整个浸润在月光中，美得教人屏住了

呼吸。

“好美……”语凝赞叹道，近乎崇拜的说，“你怎么发现它的？”她的心思都沉浸以这一片梦幻中。

“它的名字叫月河。”穆剑秋低沉的嗓音在冷的月色下更显性感，无端的为这片夜色平添梦幻的妆彩。

“月河……月河……这名字真适合它！”她反覆的念着那个名字，尚未从那满心的震撼中恢复过来。

“左岸是雪月岛的一部分，岸上的另一边也有条河叫雪河。雪河和月河分别捍卫着寻月岛，生生不息。”穆剑秋淡淡的说，语气中透露了一丝对这片土地的感情。

“我从没有想过它是这个样子的……”语凝低喃着。

“怎么？难道你以为雪月岛该是又脏又乱，一个标准的贼窝吗？”他有些嘲讽的说。

语凝有些诧异，她知道他的狂放，但这个语带嘲讽、睥睨世俗的慕容涤尘却是陌生的，也许她该习惯他如风般不可捉摸的个性。

“我从没见过贼窝，不知是否如你所说的又脏又乱，不过我真没想到世间真有些等美景，就好象是世外桃源一样。”她以幽默和轻松的口吻，化去了他略微尖锐的问题。

穆剑秋没说话，不过再开口时已没了那讥讽，“你要去穆家庄作客？”“是啊！我可以乘机打探清楚穆家的一切，杜大哥说……”“不要管杜仲秋说的！”穆剑秋粗鲁的打断她的话，她处处以杜仲秋那小子马首是瞻的模样教他火大。

语凝有些莫名其妙的看着他。

“呃，我是说别管杜仲秋的话，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做探子又不用比功勋，不急于一时。”他有些尴尬的解释。

“哦！”语凝应了声，但心中的颖惑却留了下来。

“别谈那个了，告诉我，你去哪儿学来这身易容的好本事？”穆剑秋改变话题。

语凝浅浅一笑，“显然这本事还不够好，否则杜大哥也不会认出来。”她滑稽的皱了鼻头。

“哈！哈！”他爽朗的笑了起来，“天底下没有哪件事逃得过杜仲秋那老痞子的眼，所以你大可以不用太难过，瞧你不是把莫守秦耍得团团转？不过，嘿！我想我现在也认得出来了。”闻言，语凝狐疑的看他一眼。

“怀疑吗？我可是有秘方的。”穆剑秋得意的宣称。

“秘方？什么秘方？！”语凝改而皱眉头了。

穆剑秋指了指鼻子，教她惊叫起来。

“胡说，我身上又没臭味！除了偶尔扮成乞丐才有象征性的弄臭一点，你哪只鼻子闻到我身上有自味了？”语凝忍不住的“恰”样子又跑出来了。

穆剑秋笑得更大声了，空旷的空间加上深厚的内力，笑声在河道上回响着。

“不是臭味，是香味。”“明显的谎言！”她笑道，“你大概不知我从不抹脂粉的吧！”“不是谎言，你身上有股淡淡的幽香，很淡，但一直都在，现在一定也有，我闻闻看——”穆剑秋作势要拥住她，惹得她又跳又叫，一张俏脸涨得通红。

语凝微喘着气，瞪了对面的男子一眼，这男人，时而温柔多情，时而狂傲奔放，时而又幽默风趣，真教人摸不清何者是真正的他。

“你还是没说你从哪儿学来的好本事。”穆剑秋提醒着。

“这事可有得说了。”语凝叹了口气，“当真要听？”她问。

这他不为所动的杵在那儿，语凝只好开始说了。

“我十五岁那年陪着我娘从杭州迁居至镇江……”语凝顿了顿，犹豫了一下才说：“你应该知道莫家商号莫财发是我爹，我娘是他的三姨太。本来我们是住在杭州祖宅的，后来大娘容不下我们母女，于是我们便在爹的安排下去住镇江……你知道的，那儿像是他另一个家，只不过是想到才会去，而通常等他想到的时候都大半年过去了……”她的语气中有抹苦涩。

他伸手握住她的手，语凝抬头看他，压抑住那股脆弱，继续说：“我第一次上镇江的街头就遇着了个老乞丐，浑身破烂，好象很久没吃饭了，可是没人要分他一点食物或钱……”“然后你就把身上仅剩的盘缠给了他，是不是？”穆剑秋接口问。

语凝笑了，一扫之前的阴霾，“我站在那我犹豫好久呢！”她糗自己，“后来我怕我苦不帮他，以后万一我沦落为乞丐，也没有人肯帮我，那岂不惨哉！”虽是开玩笑，穆剑秋却为她年纪轻轻就过得极为窘迫而心疼，不过他知道她说了那么多，只是不想让人知道在她那坚强的外表下，还有一颗极为柔软的心。

“后来呢？”他轻问，语气不自觉地柔和了许多。

“后来啊！当然像神话一样，乞丐是高人，有一身好的本领，想尽数传给他半路出师的徒儿啦！”语凝顽皮的说，“可是不幸的是这徒北太笨了，学不来内家功夫，只好混个易容术好出师嘛！”“不只啊！我看你这笨徒儿的轻功倒挺灵光，暗器也使得不差！”穆剑秋不同意的说。

“可是啊！我的功夫底子真是差，不能和人家正面起冲突，打起架来是十打九输，要是我会使毒就好了！”她叹道，不由自主地又想起穆剑秋那痞子，他使毒的手法可真高明。

一察觉到她竟想起了不该想的人，语凝用力地甩了甩头，仿佛想藉此将他的影像甩出脑外。

此时船也到了雪月岛的入口，那是个渡口。

穆剑秋先飞身上岸，将船用绳子系好，此时语凝也上了岸。

穆剑秋看了好一眼，然后就在她面前施起轻功飞奔而去；语凝很快的跟上，他的速度不算太快，她得以轻易的跟住他，且尚可欣赏沿途景色。

来到岸上，景色、植物又大不相同了。

突然穆剑秋停了下来，使得只顾着看风景的语凝差点撞上他的背。

“哎哟！你怎么停了下来？”她忍不住惊呼出声，然后她就看见了原因。

眼前有一断崖，每隔一段路就有断崖，如此下去数里皆是如此。

“啊！难怪会说，没本事的人还真过不去这断崖呢！”穆剑秋好玩的笑了笑，“这只是其中一条路，我们有小船走的航道，可以直抵总部；如果从海外回航则有大船的航道，不知道的人当然只好走这儿了。”他解释道。

“那我们干么要这么麻烦？”她翻了翻白眼。

“欣赏风景呀！”穆剑秋话声方落，语凝即觉腰上一紧，转瞬间他已挟着她施展轻功而行。

纵使语凝的轻功不错，她也未曾敢这般使法。穆剑秋像是不要命的急驰，

就像一双脱缰的野马，一点也不受拘束，可是这厢的语凝可吓出一身冷汗，每次她都以为自己要掉下深坑或海中了，而他总是在最紧急的一刻才脚上上点，马上又落回地面。

经过了刚刚那一趟奔驰下来可有些累了，“你……为什么会当海盗？”语凝坐在一块大石头上问着。

刚才穆剑秋先是带她施展轻功，很快的去到总部，但因夜时大部分人已歇息，所以未稍停留即往回走。

这一路奔波可把她的胆给练大了，反正慕容涤尘的功夫似乎莫测高深，他不会失足让他们两人坠崖而死的。

“当海盗……兴趣啊！”他不正经的回答。

“太没诚意了吧！你该不会要告诉我，你是以第一志愿考到海盗学校，并且以第一名毕业的吧！”她瞪了他一眼。

好的表情把穆剑秋给逗笑了，“你知道明初时太祖曾经罢宁波、泉州、广州三市舶司吗？”他问。

语凝不明所以的点点头。

“但是海洋贸易的利润真的太高了，永乐元年又重新开放海上贸易，自此商人富愈富，平民穷则愈穷，那些商人们都快无法无天了。我们不过是黑吃黑，专门打劫这些走私的船和商号，而这些人不敢随便报官司，毕竟他们自己也是干走私的。”“那杜大哥为什么又当官兵又当强盗？”语凝好奇的问。

“那你得问他呀！”穆剑秋笑而不答，拍拍手起身说：“天快亮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你是不是只在黑夜出现？”她认真的问。

穆剑秋淡然一笑，轻攫住她的身子，开始跨过那一层又一层惊险的旅程……

※※※

语凝到穆家庄作客的事出乎意外的顺利。

语凝一直都知道自己的老爹只认钱不认人，更不讲人情，所以他一直赞成穆剑秋来找她，并非因为他特别疼爱她，真心希望她找个好婆家，而是他看上了穆家的财势，这一点她是一直都知道的；但如此把女儿送出门，恨不得倒贴的模样还真令她看凸了眼。

“哈哈！”莫财发干笑两声，一脸讨好的样子，“凝儿，去穆家作客可不要惹人家公子生气，如果公子喜欢，多住两天也没有关系，爹这边很好说话，很好说话。”话是对语凝说的，不过他一对贪婪的鼠眼却老巴着穆剑秋瞧。

穆剑秋一张脸什么表情也没有，根本不把莫财发的巴结放在眼中，其实他生性豪放，本来就不喜欢那种汲汲营利的小人嘴脸，只不过碍于他自己现在的身分，如果莫财发不要太过分，他是不会予以理会的。

“爹！”玉瑶从小径上急急奔来，“爹！你……不公平啦！”她边喘着气边叫着。

“你又来做什么？”莫财发一张原来就不太好看的脸整个皱了起来，“你能不能给我安静一点，老是这么吵吵闹闹成何体统！”他斥道。

“爹……”玉瑶不依的使出绝活——用她的大脚重重的“蹂躏”地板。

“我说——这是什么状况呀！”一个做作的声音长长的拉开来，原来是莫

大夫人周巧云大驾光临。

语凝偷偷侧个身，发瑞玉钗跟在大娘的身后，仍是一副担心受怕的模样，八成是硬被拖来的，好吧！最好大家都去穆家，让玉瑶去烦死穆剑秋，她就可图个清静。

“夫人……”莫财发的眉皱得更紧了，汗也流得更凶了，“是穆公子邀语凝去穆家庄作客。”“那好呀！”周巧云那两道画得细细黑黑的眉夸张的扬了起来，“玉钗也一道儿去，免得凝儿不懂事给惹了祸。”“这……”莫财发为难了。

语凝幸灾乐祸的看了穆剑秋一眼，跨上前一步正要对大娘的提议“力表赞同”时，穆剑秋攫住了她的手臂，警告的瞪了她一眼，她只好耸耸肩，诡计被识破了嘛！

“莫员外”穆剑秋果决的打断这一团紊乱，“寒舍最近佣仆人手短缺，想必无力伺候多位贵客，所以为避免怠慢了令千金，在下只好婉拒了。”他不卑不亢的拒绝，态度算客气却不容置驳。

“呃……”莫财发尴尬的说：“好啦！这事情咱们就此决定，谁都不准再提了。”话一出口，众人反应不一，语凝有些失望的叹了口气，却又意外的有吁口气的感觉，周巧云和玉瑶四道毒辣的目光却凌历的朝她射来，她只好“无辜”的垂下头。

※※※

语凝从不知道穆家庄是建在水上的，当她坐上画舫往主屋去时如此的想。

穆家庄整个的主屋是建在湖中央，而其他的画宇、阁楼皆分散在主屋的周遭，和主屋间是以船交通；而这整个水域据说皆属穆家所有，着实大得令人咋舌。

语凝坐在画舫上，清风徐徐吹来，带着几分春天的气息，使得她的心情舒畅许多。

“穆家庄整个都建在这湖内，这湖乃西湖分流而出，虽没西湖美，倒也有几分幽静的诗意，住在这儿正好怡情养性。”穆剑秋介绍道。

“你的意思是说我性子不好，需要山灵水秀的精华淬练啦！”她心中明明喜欢，嘴上也不愿赞他一句好话。

不料他竟不以为意的仰首大笑，打开白扇摇了两下，满脸的惬意，“如果你真要如此解释我也没办法，不过能得佳人相伴，如此景色才有美感哪！”他的大方让语凝发觉到自己的小家子气，反倒教她难以再刁蛮相向，只好撇过头去，宁愿欣赏风景。

画舫尚未靠岸，语凝就眼尖的看到岸上翘首企盼的美人，一个穿着绿色衣衫的女子，她几乎是踮高了脚尖，伸长了脖子的要把这里的人儿瞧个仔细，那急切的模样倒叫人好笑。

“看什么看这么入神？”穆剑秋从她身后低下头问，那姿势极具占有的味道。

“哪！”语凝用下巴指了指岸上的人，“看美人啦！有人迫不及待了呢！”她略带酸味的挖苦道。

“哦！那是绿聆，我的丫鬟。”他一派平常的介绍道，见她不为所动的面容，他又说：“难不成……”他话没来得及说完，因为船靠岸了。

“公子，你可回来了。”绿衫女人高兴的说。

穆剑秋微微一笑，红、紫、蓝、绿四女子中绿聆的年纪最小，最是小孩子心性，每次穆剑秋出门，她能跟则跟，能等则等，对自己的主人可以说是无条件的拥护。

“她是谁啊？”绿聆甚是率直的问。

语凝没说话，她看着绿聆攀着穆剑秋手臂的两条青葱小手，不知怎的，觉得格外刺眼。

“绿聆，不得无礼。”穆剑秋微斥道，“这是莫语凝姑娘，是穆家庄的重要客人。

以后你就负责照顾她的生活起居，我想你应能胜任才是。”“公子——”“穆——”语凝和绿聆两人同时开口又同时打住。

绿聆瞄了眼自己的主子，咽了口口水还是决定说出来，“公子，绿聆一向服侍公子习惯了，不想离开公子。”“绿聆姑娘所言甚是。”语凝接口道，语气中不自觉地露出一分自傲，“我自己就会照顾自己。”穆剑秋的眉攒了起来，他实在不喜欢语凝对他客气万分，他宁愿她跟他唇枪舌战，至少不会如此拒人于千里。

“绿聆。”他严肃的唤道，导致绿聆有些慌张的看了他一眼，“莫姑娘是我邀来作客的，我想你可以让人信任，所以才请你照顾……”“公子！”绿聆失措的急喊，“是绿聆错了，绿聆一定照顾好小姐生活，决不让公子失望。”她发现了自己逾距的行为，赶紧认错，再说，她怎能让她崇拜的公子失望呢？穆剑秋满意的差人带走她的包袱，语凝却更为快快乐乐了。

一行人来到主屋，语凝更感觉到穆家庄的雄伟壮观，哼！怎么看就是个奸商样！她不服气的在心口批评道，房子没事建得这么大作啥？财大气粗！

不过纵使她满心成见，还是不得不承认，穆家庄的建筑可比莫家来得有品味多了，尤其她大哥莫守秦那一进，堆金砌玉、雕梁画栋却只是徒染俗气而已。

“凝儿，我看你奔波了半天，先回房去歇着吧！”她倒不忘礼数。

“好吧！不过我爹过世已三年，惟剩我娘仍健在，那我就先为你引荐吧！”

※※※

穆夫人和语凝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她虽有些年岁了，不过仍可见得年轻时定是个美人胚子，谈吐既宽容但又不失威严，语凝忍不住喜欢上她。

“剑秋这孩子个性是狂放了点，你要多包涵！真受了委屈仅管告诉我，即便是我亲儿子，我照样教训。”董彩云对语凝也挺疼爱，做母亲的她怎么不知儿子在想什么？语凝只微微一笑。

“好了，你刚来，一路上风沙什么的也弄得不太舒服，还是先梳洗一下，歇息歇息，等你安顿好，咱们再好好聊聊。”董彩云说，就当这儿是自个儿家，要什么吩咐一声可以了。

“谢夫人。”语凝微微一福，行了个礼，然后就退了下去。

穆剑秋本欲跟上，董彩云却唤住了他。

“秋儿，你留下来陪陪娘。”她从容的喝了口茶。

穆剑秋诧异的转过身，他娘何时这么需要他陪了？“娘……”“过来坐下。”董彩云不疾不徐的说。

“娘找孩儿有何吩咐？”他有些急噪的为。

董彩云睨了他一眼，“没事不能找你呀！”她看了看儿子有些窘然的脸，“别急、别急！该你的就是你的。”穆剑秋耸耸肩掩饰他的急迫。

“我听仲秋说你最近老缠着人家莫姑娘。”穆剑秋听了先在心中骂遍了杜仲秋的祖宗八代，“娘，你别听仲秋那小子胡扯……”董彩云挥挥袖子打断他的辩驳，“我只问你是不是真心喜欢人家莫姑娘？”“我当然……”“好，那就争气点，儿子！”她拍了拍他的肩，“别让为娘的丢脸。”态度之豪爽让人难了解穆剑秋的几分狂放得自何人。

穆剑秋有些错愕，他本以为他娘会反对，没想到还嫌他不争气！不过有了娘的饿支持他更得心应手了，即使原本他笃定非语凝不娶，但多一个总是多一份力量。

第六章

语凝被安置在绿竹轩，屋子一如其名，不仅小屋本身是竹子建构而成，四周亦长满绿竹，初夏的风吹得竹叶婆娑，予人一种清净悠闲的生活美感。

可惜穆剑秋那家伙没一天不来烦她，即使他很忙总会抽出时间来与她‘培养感情’，只不过这用心良苦看在她眼中倒成了游手好闲的证明。

为了尽快了解穆家庄的一切，一大早语凝就趁穆剑秋未来之前出去，她自个儿跑遍穆家庄各大大小小的“岛”，乖乖！还真不是普通的累人呢！

她坐在一座竹桥上纳凉，一边反复的思索，穆家庄里大大小小好似都很服穆剑秋这个少主，连丫鬟都对他崇拜的要命，什么跟什么嘛！

正当语凝在思索回绿竹轩或继续探访时，一阵女子的嬉笑声伴随着江南小调迎风而来。

“红梅姊姊，再来一小曲儿嘛！”一个清嫩的声音说着。

语凝好奇的向声源看了过去，湖上的小船内坐了三个年轻女子，个个长得玲珑细致，刚刚说话的是个粉蓝衫的女子。

“真可惜绿聆不能来，否则咱们就可一同快活个半日！”这次说话的是个穿紫杉的女子，她的动作较其他两人大些，可以看得出来是有功夫底子的人。

那原本在弹琴唱歌的红衣女子——红梅则浅浅的笑了，“那是绿聆妹妹的饿福气，公子信得过她，才找她去的。”“那个莫姑娘是何方人氏？公子这么的重视？”蓝苓问。

“想必是公子的意中人罗！”红梅答。

“我看她配不上咱们家公子！”紫鸢插口道，语气中有些不以为然，而且显然的丝毫不想加以掩饰。

语凝闻言皱了皱眉头，没发现小船离她愈来愈近。

“我看红梅姊姊比较适合公子。”蓝苓接口道。

“这你们就错了！”红梅倒很笃定的说，“公子需要的是一个坚强的能与他意志抗衡的女子。”船向语凝迎面而来，语凝并未闪开去。

“你是谁？”蓝苓和紫鸢同时问，红梅则静静的注视着她。

语凝倒也干脆，挺了挺脊梁说：“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个配不上穆剑秋的人——莫语凝。”“啊！”

※※※

语凝在走回绿竹轩的路上一直回味着三人那惊愕的表情，真教人拍案叫绝！

“你又来了！”语凝正要走进房里时却撞上正跨出门槛的穆剑秋，她的笑容隐去。

“看来姑娘心情不佳哦！”穆剑秋依然是那派俊逸潇洒的模样，一身的白衣就像注册商标一样，乱嚣张一把的。

语凝百般无聊的睨他一眼，没再说话。

“怎么今天牙齿变钝啦！”他好笑的看她一眼，“走，咱们到街上走走。”“我为什么要跟你去？要去你不会自己去！”虽然她也正想晃晃，可是口头上可不愿给他任何甜头吃。

“你当然得去啦！”穆剑秋打开檀木扇对着她扇了扇，“以后嫁入穆家，当然要多了解穆家产业，这可是你的责任哦！”“穆家产业？！”她正可乘机打听，说不定还可为雪月岛平添一笔意外之财呢！

“你是要带我去镇上的穆家商号吗？”“正是。”他爽快的回答。

“好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结果那一整天下来，语凝除了知道穆家产业多得惊人外，就是玩得尽兴，至于调查的事是毫无进展，等于她加入雪月岛以来，什么功劳也没有，这岂不是太丢脸了？关于这点她可是好好的合计合计！

※※※

荷风阁内依旧盈满诗意，红梅抚琴，蓝苓正在向穆剑秋交代帐目，桌上是穆家茶庄新上市的上等春茶；清凉的风夹带着新绽放的荷花的香气，若有似无的飘来。

这该是个惬意的早上，事实上对这几个人来说的确是还不错，除了那个急急忙忙从曲桥走过来的人之外。

穆剑秋抬眼看着神色紧张的杜仲秋大跨步的走来，他啊口中犹念念有辞。

蓝苓正要说明帐目，忽然发现穆剑秋目光已不在本子上，她随他视线望去，杜仲秋已略嫌焦躁的进来了。

“杜先生。”蓝苓、红梅一起打个招呼。

杜仲秋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剑秋，事情不太妙！”他劈口就说。

“什么事？”“你……你的凝儿姑娘在四当家那儿留了话，说要上一个地方探消息。”杜仲秋有些迟疑的说。

“你最好一次说清楚。”穆剑秋有些危险的半眯起眼。

“呃……就是上那最容易让人泄密的地方嘛！”杜仲秋还是不想死得太早，虽然他不见得打不过穆剑秋，可是这小子太会使毒了，上回不过开了个小玩笑，就“迁怒”到他身上，害他一天跑了十趟茅房，当真没良心！

穆剑秋的眼神飘忽不定，“客栈吗？”他口中说着，心中也不断祈祷是

客栈。

很不幸的，杜仲秋摇了摇头，轻轻的吐出三个字——红花楼；而好死不死的，红花楼正是杭州享有盛名的妓院！

※※※

“哎哟！刘公子，好久不见，快进来，咱们这儿来了个新姑娘，没得不得了哦！”嬷嬷的声音既尖锐又造作，从门口直传进了花厅，语凝一边弹着琵琶，一边看着那些呆头愣脑的男人们白痴的模样，耳朵还可兼顾门口的动静。

“盈盈姑娘，弹得真好！”一个公子哥儿说。

“来陪大爷们喝一杯吧！”一个已喝得醺醺然的中年人吆喝者。

语凝浅浅的一笑，顿时媚态横生，这群笨蛋，酒上三杯，嘴巴就松了。

“大爷们，盈盈敬大家一杯，祝各位大爷发大财，届时可别忘了多捧小女子的场哦！”语凝煞是娇媚的说。

“一定、一定！”“等我们这批货一出去，还怕没你吃红的份吗？”那人得意洋洋的好似手上已捧了白花花的银子。

“那大爷还是赶紧谈你们的买卖，盈盈就再为各位弹上一曲。”语凝谄媚的说，人家说演什么要像什么，语凝真是绝佳的戏子，花名盈盈的红花楼凝姑娘已引起不错的“回响”，经她的手改装后，另一张俏生生的脸蛋于焉而生，她想就是莫财发——自己的爹出现，都认不出她是他乖巧柔顺的女儿。

一整个上午下来，她已获得了许多情报，大抵近日有那些货物要出钱塘江，她艘已掌握了十之七、八，那些财大气粗的商人真以为青楼女子构不成威胁吗？其实语凝能顺利进驻红花楼，一部分得归功于争珂是雪月岛的人，这是语凝来之前，从四当家那儿问到的。

“大爷们继续谈你们的生意，盈盈先告退，待会儿再来陪各位。”语凝见另一位姑娘进来，遂起身告退。

她人才走入内室，就让争珂一把扯了进来。

“我看你还是别做了，别让那些男人拣了便宜。”争珂有些担心的说，虽然认识语凝不久，她却挺喜欢这个背后成员的率直、独立，所以不太希望语凝在这种地方混太久。

“争珂姊姊，你看我不是做的好好的吗？那些男人真是世界上最不牢靠的家伙。”语凝还真觉得自己非常的“敬业”呢！“再说，我今天成果丰硕呢！”“好吧！”争珂勉为其难的说，“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哦！”“没问题啦！”语凝保证道，“哈！看那引起人得意的样子，真想看他们被劫时的表情有多‘得意’！”她微微冷笑。

此时敲门声响起，争珂走过去开了门。

“争珂，莫少爷来了，何嬷嬷要你进去。”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来通知。

“知道了，你先下去吧！”争珂说。

见那人走了，争珂补了补妆说：“又是另外一个纨绔子弟！”“莫家少爷吗？”语凝蹙了蹙眉，不会正巧是他大哥吧！

“对呀！莫家老爷是出了名的嗜财如命，可是莫守秦出手可阔绰了。”争珂随意的说，没注意到语凝诡异的表情。

“那我陪你去吧！”语凝爽快的说。

“别傻了！”争珂说，“这人可不太好伺候呢！”“没关系，反正我可以应付。”语凝自信的笑了。

语凝和争珂进去时，莫守秦正对另一个看来亦非善类的男人说话。

“唉！”莫守秦叹了口气，“我都快烦死了，我娘已念得我耳朵快生茧了。”争珂挂上笑容走进去，“什么事惹得我们莫公子难受呀？”莫守秦一张颓废的脸看到争珂身后的可人儿时，就奇迹似的转变了。

“这位姑娘这么美，以前怎没见过呢？”“啊！这是我们新来的姑娘叫盈盈。”争珂介绍道。

“莫少爷好，以后要请大爷多关照盈盈了。”语凝挂上“职业”笑容，脸上犹含羞带怯的微红着。

“好、好！照顾，一定照顾。”莫守秦淫笑道。

“莫少爷刚刚说什么事惹你心烦哪？”语凝套着话。

“还不是我娘，老骂我没用，早把那小贱人做了，也犯不着这么麻烦。”莫守秦一边喝着酒一边发牢骚。

在座的除了语凝外皆有听没有懂，且他们其实也不太关心莫守秦究竟烦什么，不过语凝可在意极了。

可恶的莫守秦，敢骂我小贱人，给我记住！语凝气得咬牙暗忖道。

果然酒过三巡，莫守秦就开始好说话了，很快的语凝就知道他何时要运货出港了，她决定给他一点教训。

※※※

“争珂姊姊，拜托你一件事。”送走了莫守秦后，语凝对争珂说。

“什么事？”“别人可以不劫，莫守秦的货一定要劫！”语凝坚定的说。

“为什么？”争珂诧异的看向她，“为何单挑姓莫的？即使他罪有应得。”“因为我正是他口中那个欲除之而后快的小妹。”争珂睁大了眼，难怪！

“争珂呀！盈盈呀！贵客临门了，还不快出来。”何嬷嬷的声音凌空劈来，争珂早已习以为常，慢吞吞的走了出去，语凝则跟随其后。

“穆公子呀！真是稀客。”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杭州第一富的穆公子竟大驾光临，她怎能不乐呢？“呃，这位大爷是……”“在下姓杜。”穆剑秋身旁的杜仲秋一派斯文的答，原本他该去避难的，但这场戏实在太精彩了，错过可惜啊！

穆剑秋脸色不太好看，他扫视了红花楼一周，心中的怒气更炽了。

“你们这儿有没有个姑娘……”穆剑秋蓦然住口，那小妮子想必易容了，问了也是白问。

“公子爱说笑了！”何嬷嬷暧昧的说，“我们这里别的没有，就是姑娘多。”她心中兀自暗想，敢情这俊逸非凡的少爷竟是“在室的”？穆剑秋？！语凝捂住嘴躲在柱子后，心中惊疑不定，他怎么会爱这里？她的脑中串过千种想法。

好个伪君子！平时道貌岸然，骨子里果然是只大色狼！

不知怎的，语凝非常不高兴穆剑秋在此出现，至于为什么她无暇深究，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别让他看到。

“对了，我干嘛躲！”她自言自语道，“反正他有认不出我来。”说完她放心的从柱子后移了出来。

此时穆剑秋已在争珂和另一个姑娘的陪伴下走了过来，语凝忍不住新虚的低下头，与他错身而过。

两人错身而过后约三步远，穆剑秋停了下来，停顿了好一会儿，才转过头来，那一刻大胆的她竟不争气的紧张了起来，一颗心狂跳着。

“你。”穆剑秋折扇一指，“你也过来。”他命令的说。

语凝抬头看了看四周，噫！怎么没人？“不用看了，就是你。”穆剑秋的脸上开始出现笑容，一张冰冻般的脸也软化一些。

正当语凝考虑着要过去或是夺门而出时，争珂反应很快的搭上穆剑秋的手臂，“哎哟！穆公子，盈盈是新来的，你就别和她一般见识了。”“争珂姑娘这么说就错了。”杜仲秋插口道，“人多才热闹嘛！”他看了穆剑秋一眼，意思是：可别说我没帮你，更别把帐记在我头上。

语凝倒抽了口气，看来不去是不行了！反正他敢来上妓院，她为什么不能来“客串”妓女？“盈盈不懂事，请两位公子见谅。”语凝笑盈盈的行了个礼，抬起头来望向杜仲秋特别锐利的目光。

杜仲秋感觉一阵寒气袭来，不妙！这次倒给凝丫头恨上了，不知会有什么倒霉事。

穆剑秋心情好了起来，你爱玩，我就陪你玩！他伸手揽过语凝的细腰，紧紧的扣在他身边。

“哎呀！穆公子你弄疼盈盈了！”语凝细声呼叫着。

穆剑秋放开她的腰，对她邪邪的一笑，倏然握住她青葱般的玉手，“不疼，不疼，要不要我帮你医一医呀！我的医术不错哦！？”一旁的呛咳了起来，穆剑秋狠狠的瞪了一眼，他赶紧捂住嘴，转达过身去，恨不得可以大笑出声，哈哈！值得、值得！这场戏值得再跑十趟茅房。

语凝脸上挂着笑，心里已把穆剑秋的杜仲秋的祖宗十八代都骂遍了，偏偏她又不能发作。

穆剑秋见语凝的脸上忽地一阵红，又忽地一阵白，嘴角不禁浮起一抹得意的笑。

“我看盈盈姑娘的脸色，哎呀！真糟糕，好像病得不轻呢！我还是帮你把把脉吧！”穆剑秋潇洒的一笑，转达眼手就要扣上她的腕部。

语凝巧妙的闪了过去，“穆公子，咱们还是先进龙凤厅喝点小酒，唱曲小调吧！小女子这一点病不碍事儿。”她边说边领众人进入龙凤厅。

争珂正要上前解危，不料腰部要穴被扣住了，她心中大呼不妙，正要回头看清来者，杜仲秋的声音已经响起，“争珂姑娘还是陪陪在下吧！”“大爷您真爱开玩笑，争珂一定找美丽的姑娘陪您。”她假笑着。

杜仲秋假咳一下，附在她耳边说：“劝你下回别随便收那位姑娘。”“大爷真爱开玩笑，可是我听不太懂呢！”争珂仍坚持着。

杜仲秋叹口气，还假！他无力的从腰间掏邮一块银牌，往她眼前一晃。

“杜……杜大当家！”争珂仿佛被吓到了。

杜仲秋笑着收起银牌，拍拍她的肩，“好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下回别做傻事了。”“杜大当家，我能不能问你，为什么不能收语凝？”争珂仍旧不解其是的奥妙之处。

“刚刚那个人，呃，这么说好了，他的银牌上有一轮新月；而那位‘盈盈姑娘’恰巧是那位老兄的意中人！”杜仲秋纵容的说。

“还有，这事儿千万别教‘盈盈姑娘’知道了，明白了吧！”他笑着走了

出去，笑声绕梁不绝。

争珂仍处在震惊之中，那银牌正是雪月岛的人为辩识身分的东西，它上面有一个新月到七个新月不等，大当家是一弯实心的白色背后月，其手下都是两弯新月，只拥有上弦、下弦月；而二当家则是两弯实心的白色新月，其手下都是两弯新月，只不过愈下层组织实心部分愈少；而她是四当家的手下，她的新月就是四弯新月，其中有一弯是实心的。

※※※

语凝又帮穆剑秋斟了杯酒。

“公子好酒量，多喝一点。”语凝说着，心中却暗忖，喝吧！醉死你这个大色鬼。

“你也喝，你也喝。”穆剑秋顺从她的诡计。

语凝见他已有几分醉意，正想灌他多喝几杯，让他睡个好觉时，他突然起身，大叫着说：“不晚了、不晚了，我要睡觉，我要睡觉。”语凝瞄了瞄四周，这厅里只剩他们两个人，“好、好、我扶你去睡觉。”她搀起他，将他送进一间空房里。

好不容易将他摆上床，语凝回身喘口气喝口茶时，穆剑秋忽然下床，从后面抱住了她，令她手上的茶泼了一身。

“我要睡觉！”他仍嚷嚷着。

“睡觉就睡觉嘛！醉死你这大色鬼。”语凝努力的把他扶回床上，累得满身大汗。

“我要你陪我睡。”语凝受不了的翻翻白眼，耐心的连哄带骗的把穆剑秋摆平，等确定他睡着了后，她站的床边，满头大汗的瞪着他。

“明天起来有你好受的！大笨狼，谁教你爱风流，醉死你话该！”她念着念着就在床上坐了下来，“其实你也不坏，就那张嘴油腔滑调的，瞧生得如此俊美，真是一种罪过。”她说着说着就看他看出了神。

蓦地一双手环了上她的腰，她来不及惊叫出声，穆剑秋已将她压在身下，整个人贴在她身上，鼻子都碰着算子了，而他那双眼清亮无比。

“你……你没醉！”语凝惊愕的问。

“醉了怎么陪你睡觉呀？我的好凝儿。”穆剑秋皮笑肉不笑的说。

她的眼睛倏然睁大，“你……你知道我是……”“闭上你的眼，小心苍蝇飞进去！”他冷冷的说，接着他的唇就迅速捕捉住她的，夹带着怒气与欲望，重重的、深深的吻住了她。

语凝用力的挣扎，但全身密密实实的让他给压住了，哪里挣得开他强健的身躯呢？“穆剑秋，你混蛋、你小……”她的唇来不及吐完诅咒，便教他给次堵死。

这回穆剑秋的吻显然温柔许多，轻轻的、慢慢的挑逗她，直到她全身发软，再也无力抵抗。后来当他移开唇时，语凝带兀自沉醉地刚刚的旖旎时光中，不料，下一秒她就置身于穆剑秋的腿上，这才发现他已翻身坐起，而她正趴在他的大腿上。

一阵不祥的预感才闪过，重重的手掌就落在她的臀上，语凝大骂出声，“姓穆的，你这王八蛋！生儿子没屁眼，出了门教雷劈……”随着她的叫骂，穆剑秋一下比一下重，一下比一下急，没半晌她就不再叫了。

慢慢的他的心也软了，轻轻的拉好她的衣裙，扶她站起来。

他以为语凝会满脸泪痕，可怜兮兮的看着他，不过如果她真的那样，她就不叫莫语凝了！

“你知错了吗？”穆剑秋对上她那倔强的双眼，很努力的要说教，但见她这样反教他的心软化了，几成一滩柔弱无力的水，“女孩子家的上妓院，真那么好玩吗？万一有个闪失……”她蓦然住嘴，紧紧的抱住了她。

有那么几秒，语凝的身子放松，顺从的让他抱着，但不一会儿，她的身子再度变得僵硬，然后她一把推开了他，气呼呼的跑了出去。

穆剑秋叹了口气，这女人，要她认错真比登天还难！他摇了摇头追了上去。

回程中，除了他抱她上马时瑟缩了一下，继而控拆的瞪他一眼外，语凝便不再有任何反应，就当他是不存在的一般！

※※※

原本穆剑秋以为过几天她的怒气便会消散，可是当他前天、昨天去了绿竹轩后，他发现这回她可真的气翻了，她就当他是空气般视而不见，而且一点也没打算改变主意的样子。

“剑秋，你是不是和凝儿吵架了？”董彩云看着儿子焦躁的在房内踱来踱去。

“也可以这么说啦！”穆剑秋含糊其词。

“我看是你欺侮人家吧！”董彩云冷眼看了他一眼，她颇为欣赏语凝，她的坚强和独立正适合当穆家少夫人。

“冤枉呀！娘，我看是她欺负我还差不多！”他不在乎的喊冤，“是她不理睬我，把我当隐形人的。”董彩云冷冷的睨他一眼，“你没欺侮她，她会这般待你？我是老了，可还没到老眼昏花，是非不明的地步。”言下之意乃是：你当你娘是呆子啊！

穆剑秋只好耸耸肩，“做都做了，又能如何！”他一脸的无奈。

“笨儿子！真不敢相信你是我生的。”她无力的说，“她不理你，你不会理她呀！

她不和你说话，你不会和她说话呀！她再坚持也还是个女人，女人哪！心都是软的，只怕你没能坚持过。”穆剑秋闻言好似忽然开了窍，“谢谢娘的教诲！”然后他在他娘来不及表示什么的同时，如沐春风的走了出去。

※※※

“你要煮什么呀？”穆剑秋走在语凝身后，嘴巴不停的发出问题。

语凝自顾自的走进厨房，并动手开始挑菜、洗菜，穆剑秋自然是跟了进去。

“这是什么菜呀？”“为什么要这样折？”“为什么要这样切？”“怎样才算熟了？”穆剑秋发出了一堆笨问题，当他又要开口时，语凝终于忍不住的开了金口，“你到底想怎样？”仍是“硬硬”的样子。

不料穆剑秋却似中了大奖般的笑了，“呀！呀！你终于说话了，终于说话了！”他绕着厨房边叫边跳，一身白衣都染上了不少“色彩”。

看着他那副傻样子，语凝不禁“噗哧”一声笑出来，刹那间小女人的娇媚一览无遗，教穆剑秋看得痴了。

意识到了他炽热的眼神，她的笑蓦地打住，双眼在接触到他的眼神时很快的闪开，睢上浮起两朵红云。

“好美！”穆剑秋低喃着，伸出手磨擦着她细致的脸颊，语凝的眼珠子转来转去，就是不看他，“不气了吧！会不会很痛？”“当然很痛！”语凝闻言嘟起嘴。

“那我让你打回去好了。”他作势把屁股送到她的面前，一副诚心信错的样子。

“你……”她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真讨厌！你存心不良。”“我怎么存心不良来着？”穆剑秋佯装极无辜的问。

“你……哎呀！就是存心不良嘛！”语凝的脸颊气呼呼的鼓起来，“对了！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认得出我？”她问出了多日来的疑惑。

“很简单呀！我闻到了你的味道。”他神秘兮兮的说。

“我的味道？”她赶紧嗅了嗅自己的身子，这已是第二个人如此说了，“你别胡说，我可是天天都有洗澡的哦！”穆剑秋闻言大笑了起来，惹来她的白眼，“是香味，好闻的香味。”“你又扯谎了！我又没有花露水，怎么会有香味？”语凝马上驳回去。

“是淡淡的体香，不信我再闻闻看。”穆剑秋作势把鼻子给凑了过去，语凝开始大叫，跑了开去，他再度大笑出声……

第七章

语凝坐的帐房里发了好一会儿呆，这几天董彩云跟她说了一段话——“语凝呀！最近剑秋比较忙，可能比较没时间陪你，不如你乘机将穆家产业弄清楚，如帐目啦、货物啦！反正剑秋迟早会娶你进门，不如及早学习，先了解个大概，凭你的聪明才智是绝对没问题的。”这给了语凝绝佳的藉口，可以轻易调查出她要的东西；可是此刻她却只想坐在这里发呆，因为有另一更困扰她的事占据了她的心，那件事可以用三个字代表——穆剑秋……也许再加上个慕容涤尘吧！

她近来愈来愈讨厌穆剑秋了，他让她的心犹疑了，原本可以很单纯的——讨厌穆剑秋、喜欢慕容涤尘，但那天穆剑秋吻了她之后，她惊异的发现，他的吻和慕容涤尘的一样令她陶醉。

而她也不过被两个男人吻过而已，她两者都喜欢，是不是表示她是个天生水性杨花的女人？否则，她的心为何会这样游移不定呢？“莫姑娘，这本是穆家庄的开支帐目。”蓝苓面无表情的说。

语凝终于回过神来，这才发现她连手上摊了本是什么玩意儿都不知道，更别提要消化蓝苓新递过来的那一本册子了，她的脸不禁红了红，心虚的看了蓝苓一眼，以为会看到鄙视或不屑的眼神。

不过，蓝苓只是面无表情的继续记她的帐。

“蓝苓姑娘……”语凝轻唤一声，蓝苓抬起了头，“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蓝苓没说话，语凝只好自己决定那表示“可以”，“你……有没

有喜欢过男人？”新鲜的是这回换蓝苓脸红了，“你……你怎么会问这个？”她完全没了平时的冷冰冰相。

这时语凝才觉得她也不过是个女人，也有她心思细腻的面，“你不用太严肃，我只是想，你也许会知道一些。有没有？例如像穆剑秋、杜仲秋或是其他有的没有的啦……有没有啊？”“如果你是担心我会对公子有非份之想，那你可以省了，虽然我觉得你配不上我们公子，但并不代表我就会认为自己配得上他。”蓝苓直觉的反应出来。

“哇！够坦率！但这不是我的重点。”语凝上身向她倾了过去，“我是说真的！这问题很重要，你一定、务必得回答我。”她追问着。

“我……”蓝苓又开始窘迫了起来，“我从小就生在穆家庄，男人对我来说都是家人，我……我想我没办法回答你。”“那……杜仲秋？那‘老小子’条件还不错，长得倒是人模人样，又不是穆家的人，这你总不会说他像兄弟了吧！”“老小子”？！“人模人样”？！她到底是在捧还是在贬杜种秋呢？蓝苓苦笑着。

“杜大人是不错，可是他太……飘忽不定了，我想我不适合像杜大人这样的人。”蓝苓挺认真的回答。

“哦！”语凝失望的说，她的疑惑还是没人可解，而且有愈解愈乱的感觉。

蓝苓见语凝失望的样子不禁有些同情，她本来就是个憨直的人，和语凝一番对话下来已祛除了她大半敌意，“其实小姐不用担心，我想公子是喜欢你的。”她安慰道，虽然她的忠告告诉她不该承认这件事，但天生的善良却忍不住说了出来。

“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担心的是我也会喜欢他！”语凝托着腮无奈的说。

蓝苓这下可真的错愕了，“他……你……”她疑惑的说，“公子喜欢你，你也喜欢公子，那不是很好吗？虽然我认为……”“认为你的红梅姐姐较适合？”语凝接口道，有趣的见她的脸又红了起来。

“小姐……”蓝苓半恼怒的说。

见状，语凝竟毫不淑女的大笑出声。

蓝苓惭愣愣的看着她，想起红梅所说的话——公子需要的是一个既坚强又能与他的意志抗衡的女子……坚强……能与他的意志抗衡……

※※※

语凝自己也不知道她是如何和红、蓝、紫、绿四姝熟络起来的，自从她和她们真正聊过之后，发现这四位女孩真是各有千秋，她们的善良使得语凝喜欢上这四位女孩，而语凝的大方、坦率亦是赢得她们友谊的最大功臣。

“凝儿姊姊！”绿聆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直问：“你真的去了红花楼啊”语凝上“红花楼”的事虽未传出去，但四姝透过杜仲秋多少知道一些，她们一致佩服她的大胆。

“是啊！原本是去探听……”语凝急忙住了口，随意扯了个理由，“后来竟遇到我那同父异母的兄长。”“那后来呢？是不是被公子找到了？”蓝苓问。

“才没那么快，我那大哥还在那大言不惭的说后悔没杀我！”“杀你？！为什么？”红梅接口问。

“因为我挡了他和他娘的财路……”语凝在这四位女孩的问题下，原原

本本的将她和她爹及莫家其他的恩怨说了一遍，这是她第一次将自己的家事告予人知。

“哇！你爹也太狠了吧！”绿聆讶异的说。

“这个莫守秦也真狠，竟然要杀自己的亲妹子！”红梅忿忿的说，一向文静的她竟显得有些激动。

“我看劫商号太便宜了，不如劫了他的船，推他下水去。”紫鸢是习武人，平时就是性子较躁，说话自然不留情。

语凝有些惊讶的看着她们，没想到这四位女孩如此的与她同仇敌忾，令她那颗顽强、坚固的心顿时融化。

“要不要我们帮你？”四人纷纷问。“谢谢，有你们的关心就够了。”语凝不想让她们也趟这浑水。

“不要客气，哪天你需要人手帮你打劫，我一定帮你！”紫鸢很潇洒的说。

“我也是。”绿聆说，“凝儿姐姐，你和我想的一点都不一样呀！”其余四人闻言都笑了。女人。真是善变的动物哪！昨日眼中的敌意竟化成今日惺惺相惜的义气。

※※※

穆剑秋刚从江南回来，他去了解一下江南的产业，已离家数日，当他急忙赶回来时，一心只想赶快见到语凝，不料却到绿竹扑了个空。

他起先还发觉有啥不对，直到他发现红、蓝、绿、紫四姝也不见人影时，他才开始觉得事有蹊跷……

※※※

杜仲秋昨儿夜里很晚才从雪月岛回到穆家庄，头才落枕不到一个时辰，疲惫的身体还没得到适度的休息，就可怜兮兮的被穆剑秋给“挖”了起来。

“大哥，你别闹了好不好？天都还没亮呢！”杜仲秋眯着一双沉重的眼，没好气的对正伫立在他床前的高大男子说，那男子除了穆剑秋还会是谁！

“你最好快招来，免得我加重‘刑罚’！”穆剑秋咬着牙说，上回杜仲秋没阴止语凝去红花楼“客串”，他已经很“感冒”了，这回他可不保证只让杜仲秋跑茅房而已。

杜仲秋听到他威胁得很认真，赶紧醒了过来，“你要说清楚哦！我昨夜才回来……”事实上是一个时辰前才到的，我是又踩着你哪只尾巴了？“我要知道语凝去了哪里。”“语凝？”杜仲秋疑惑的摸摸脑门，“嘿！这回可不干我的事，她做了什么我都没‘掺一脚’哦！”他赶紧撇清，以免不明不白的牺牲了。

穆剑秋的眉头这回可真要打结了，连杜仲秋也不知道语凝的去向！他深思了片刻转身就走了出去。

“喂！”杜仲秋在他身后喊，“你要去哪里？”见他仍是没有回头的走了，杜仲秋赶忙随便套了衣衫就追了出来。

※※※

“红梅、绿苓和蓝苓，你们确定要跟？”语凝迟疑再三的又问了一次。

“凝儿妹妹的事就是我们的事。”红梅说，神态仍很坚定。

“好嘛，凝儿妹妹。”绿苓赶紧说，“你就别担心了，虽然我们功夫没紫鸢好，不过尚能自保，再说这么刺激的事怎能少了我们！”“对呀！能劫了莫守秦那混蛋的船真是大快人心呢！”一旁的争珂插口道。

四姝很有默契的同时点点头，个个脸上皆是兴奋不已的表情，她们终于可以去当海盗了！

原本语凝从莫守秦那儿打听到莫家出船的日子，和争珂商量过后打算动手的船；此事一让红、蓝、紫、绿四姝知道后，竟突发奇想的要加入，正巧穆剑秋又不在，可以过过海盗瘾，因为她们从未获准参与雪月号的海上“运动”，于是争珂从雪月岛调集了少量人马，为免慕容当家震怒，她只私下邀了几个人、借了几艘走舸，就此一群娘子军出发埋伏在长江入海不远处。

“好吧！不过待会儿人们要保护好自己。”语凝不放心的说，“还有，等会儿都叫我辜舞男，我变了模样可不希望莫守秦认出来。”她叮咛道。

“师……师父，有船来了！”小虎子又紧张又兴奋的说，他是船上唯一的男性，看在他满“敬老尊贤”的份上，语凝就让他跟了。

“大家注意，准备攻击！”语凝一声令下，众人纷纷就位。

当莫家的船接近时，语凝一声令下，众矢就纷纷射出，一时海面上热闹了起来。

※※※

穆剑秋始终想不明白，语凝冲动的去劫船他可以理解，毕竟她连莫家各商号都“拜访”过好多次了，但是她是如何说动红、蓝、紫、绿四姝加入，他可就百思不得其解了。

“仲秋，能不能让他们快点。”穆剑秋心里不耐的催促道。

“已经够快了！”杜仲秋正经的回答，“待会儿就别动手，别忘了你现在是文弱的商人穆剑秋，老实说，你这样挺冒险的，万一莫守秦认出了你……”“我会蒙面的，更何况我想你不会让他有机会欺近我身旁。”穆剑秋倒挺笃定的。

“哈！现在知道我的好处了吧！要不是我消息打听得快，你能这么快找到人吗？”杜仲秋的痞子脸又路了出来

。

※※※

语凝等一干人虽给莫家商船一个措手不及的攻击，怎奈他们人手确实少了对方很多，再加上船上除了紫鸢和争珂功夫较强之外，其他人的杀伤力实在不大。

“啊！”红梅惊呼一声，人已被一个汉子挟持住，半拖半拉的要带上船。

语凝见状飞身而至，飞腿踢了那人一下，那人松开了红梅，回身挡住她这一腿，红梅掉回走舸上，语凝却落下了对方刚放的救生小舟。

“臭娘们！”那大汉捂住肚子啐声道。

“嘿！她上爬上来了，快砍断绳子让她漂走！”一旁观战的莫守秦鬼叫了起来。

那汉子这回动作可快，抽出一刀“刷”的一声就砍断那绳索。

穆从剑秋和杜种秋到达时，看到的就是此等混乱的状况。

杜仲秋很快的指挥人去解救那些娘子军，穆剑秋也如之前协议的一般没动手，不过当他看见语凝独自在救生小舟上漂了出去，他便不加思索的纵身往海中跳。

“兄弟……”杜仲秋来不及唤住穆剑秋，叹了口气继续打架去了，反正穆剑秋水性好得很，他大可不必担心。

杜仲秋好久没打架打得这么过瘾了，等他陪对方玩够了，这才发现穆剑秋和语凝坐的小船竟漂远了。

“杜大人，怎么办？”几个女子围在船沿上，着急的问。

“别担心！照这风向看来，你们的公子要和他的凝儿妹妹上小岛度假去了，哈哈”他兀自大笑了起来，不顾旁人疑惑的神色

。

※※※

“是你！？你怎么啦？”语凝错愕的看着穆剑秋将面罩拿下。

“不是我是谁！”他没好气的答。“要不是你欠缺思考能力，我又何须如此疲于奔命。”“没人要你来凑热闹呀！”她不甘示弱的回他一句，“更何况你也没将我救成，看来我们的船是要漂到茫茫大海了。”她说着倒担心起来了。

“我说凝儿姑娘，你要学人家当海盗，好歹也先把方向感训练好！照这风向看，我们是很难漂出海的。”穆剑秋没力的说。

语凝闻言脸又涨红了起来。

“嘿！你看，那儿有座岛！”她忽然高兴的大叫起来。

穆剑秋一看，果真和他想的一样，那座岛正是雪月岛。

其实雪月岛对外交通有三条，一条是从内陆来，走绵片延不断的断崖，可以直抵总部，上回他走的正是此路线；另一条是由钱塘江口出来，先入雪河和月河，由水路上岛，基本上它和第一条差不多的，但走水路不知道入口的人根本不会注意到雪月岛，而直航出海；第三条也就是从雪月岛靠海的后半部上岸，这一头是沙滩，有时他们从海上劫回来就由此上岸，这也正是他们两人现在正漂向的地方。

“再不远就到了，别但心。看到没，岛上看来满美的。”穆剑秋安慰的说，现在他们只能等船上岸，幸好不是往海上吹，否则就只能欲哭无泪！

“对不起，都是我太固执了，害你陪我等死。”语凝忍不住低声说，天知道那岛上能不能待人！

“不用担心，就算咱们要死在一起也挺不错的，正好做对鬼夫妻的。”穆剑秋倒是豁达得很，一来是因他生性豪爽，生死的事本来看得不重，二来是他根本不认为他们会死——在距离沙滩只有两百公尺的情况下。

“你说的是什么话！”她很自然的又凶起来。

“为了庆祝我们现在还活着，来，亲一个——”穆剑秋说着就堵上了她的嘴，一阵浪花也打上了船，在她来不及尖叫的情况下，船就翻了……

※※※

语凝又吐了一大口海水，没好气的瞪着穆剑秋，“瞧你干的好事！”他只

是“嘻嘻”的笑了笑，“反正我们还不是没事了。”“本来我们可以不用弄湿就可上岸，你瞧，现在衣服都湿了。”她抱怨着。

穆剑秋随着她的话而看向她，只见一袭薄纱春衫已全湿了，而且还十分透明，里面的粉红兜都叫人瞧得一清二楚，他干脆曲起一双腿，托腮支颚的欣赏起来。

意识到他的目光反在，语凝惊呼一声，比手环胸的转过身去，“大色狼！”好红着脸骂道，不料背后薄衫下的肌肤更是一览无遗，当然穆剑秋也不会去提醒她。

过了半晌，她发觉她没动静，这才偷偷的转过头去，穆剑秋忙把目光改投在蓝天白云上，然后他毫无预警的大笑起来。

“笑什么！”语凝皱了皱眉，不明所以的问。

“这不是很好笑吗？你和我好好的穆家庄不待，跑到这荒岛纳凉，这情况不是教人好笑吗？”穆剑秋说着又笑了起来。

“天意吧！我想。”语凝也说，然后仿佛察觉到两人荒谬的状况，她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霎时间他们成了蓝天白云下，坐在沙滩上狂笑的两傻瓜！

※※※

“这岛不会不会有人住呀？”语凝尚存一丝希望的问，一边小心翼翼的把外衫也晾在竹竿上烘烤，一边还得慎防背过去的穆剑秋会突然转身。

“看来是不可能的，我刚刚利用你升火的时候又绕了一圈，一只猫也没见着。”穆剑秋说着，一边心想，当然，若让你找到人还得了！

语凝转过身去看穆剑秋有没有偷看她时，他正巧要褪去上身衣衫。

“哎呀！你不可以脱……脱……啦！”她怆惶的叫着。

“我又没叫你看。”穆剑秋笑谑道，趁她不注意时把环绕在腿部的软剑取下，并用衣衫盖住，否则让他瞧见这把慕容涤尘身上才会有的“阴剑”，他再能掰也掰不下去。

穆剑秋“应该”是不会武功的，顶多使使毒，但他已习惯将那口“阴剑”随身佩带，更何况它佩带的地方和方式任谁也想不到，谁会把剑绕在腿上？又有谁能！

“你该不会偷看了吧！”他问，仿佛吃亏的人是他。

“谁要看人鳞着！”语凝半嗔半怒的说。

“好吧！我要去找河水洗个澡，你来不来？”穆剑秋站起身，手上就着外衫裹住软剑，邪邪的问。

“谁要跟你去！快滚吧！姑娘我衣服没烤干之前不准回来。”她帮作凶狠状。

“你确定？不后悔？”他故意又问一次。

“才不想理你呢！到时被蛇咬了或被山猪吃了可别器爹喊娘的。”语凝马上反击回去。

“那我走了。”穆剑秋抱着衣衫走出去，打算先去“处理”掉那口阴剑。

“等一下。”她迟疑的叫住他，“你可别让熊叼走了，我……我还指望你煮饭给我吃哦！”穆剑秋笑了，这女人明明担心他，却又死鸭子嘴硬，叫他煮饭给她吃！他？他可是连烧开水都不会的人？！他笑得更开心了，看来能

流落荒岛真是天意，天意呀！

※※※

天色渐渐暗了，海风愈来愈冷，幸好之前他们已在较内陆的地方寻得一处避风处，两人合力用木头、树叶等原始的方式盖了一间小屋。

穆剑秋吃下最后一口鸡肉，再添了一点柴火，现在天几乎全暗了，只剩两人之间燃烧着的火源照出一片亮光，感觉上两人极亲近，仿佛世上只剩他们两人。

“穆剑秋，你看我们会不会回不去？”语凝缩起身子，再靠近火堆一点。

“不会的，这十天半个月总会有船经过，到时我们就可以回去了；再说杜仲秋那老痞子也会找来的。”穆剑秋说，一边想如果杜仲秋太早找来可不太妙，问题是杜仲秋的消息都特别灵，加上他还不算笨，要找不到也是挺困难的。

“人都不在这儿，你还能口头上占人家便宜！”她半认真的指责道。

“仲秋那人是天生贱骨头，不骂不行，他会不舒服的。”穆剑秋笑着答。

“是吗？”语凝虽然知道杜仲秋挺古怪的，却没想到他会喜欢挨骂。

“不然他干嘛放着一个好好的兵部尚书不做，硬是要跑到江南来混？”语凝心中加了一句：不只是混，还是雪月岛的！这样想来，她就益发觉得杜仲秋古怪。

“他……杜仲秋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朋友？”她很好奇他们怎么混在一起的。

穆剑秋神色敛了敛，然后才很庄重的说：“是那种敌人来时，你会把他放在你背后的朋友，更是我不用担心会背叛我的朋友。”语凝不禁替他难过了起来，杜仲秋是雪月岛的大当家之一，哪天他也许还真会劫穆家产业，那会她提出要探听穆家产业，他不是也没有反应吗？如果她当真探听穆家有走私，或是穆剑秋是奸商，他真会对穆家下手吗？不管怎么说，和穆剑秋的义无返顾比起来，杜仲秋是显得不够义气！

语凝的这层心思穆剑秋自然臆测不到，只是她的目光变的柔和起来，对他的抗拒又少了一分，他觉得要让语凝爱上穆剑秋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毕竟她那张牙舞爪的外表下是颗极柔软的心。

※※※语凝和穆剑秋分睡屋子两头，所谓屋子就是他们用木头、树叶搭起来的东西，基本仅容两人，所以即使语凝硬是用不同颜色的划隔成两区，一人一头，仍旧无可避免的相当靠近。

白天折腾了整天下来，对语凝这种没内力修为的人来说，只会有一种结果——累趴了，所以一入夜没多久，她已传出均匀的呼吸声，穆剑秋知道她睡着了。

“看来我得去安排一下‘船期’。”他喃喃的自语。

穆剑秋静悄悄的走了出去，走了一大段距离，确定就算语凝醒来也看不到他后，这才放心的施展轻功。很快的，他越过许多树林，找到了一个天然瀑布，瀑布下的水池碧绿，景色优美，但那可不是他的重点，突然间，他从瀑布边闪入里面，一进入又是另一片豁朗的田地。

那条流向瀑布的河从前方伸展开来，两岸夹生了杨柳、桃李及一些开着细白小花的树，花瓣落在水里点缀着河面，这里已是雪月岛总部的范围了。

穆剑秋一踏入屋内发现人人都尚未睡去，几位当家，甚至红、蓝、紫、绿四姝都在。

“大当家！”“公子！”一阵惊喜的叫喊声，穆剑秋愕然的面对大家。

“怎么大家都还没睡？”他打破那原本看似颇紧张的气氛。

“看吧！”坐在一旁椅上的杜仲秋十分悠哉的摊摊手，“我早说过这老小子死不了的，你们偏要穷担心。”看来全场除了杜仲秋外，人人都为穆剑秋的安危担心。

“谁担心来着！”陆衡快人快语，仍不失粗鲁本色的说。

杜仲秋哂然，“那是谁走来走去的差点把地板踩破？还有，是谁不等天亮就要出海去寻人来着？”他显然以找碴为乐。

陆衡一张老脸涨得通红，不满的瞪了杜仲秋一眼。

“好了，谢谢各位的关心，不过你们显然对我太没信心了。”穆剑秋说。

“公子，你饿了吧！绿聆帮你留了饭……咦！凝儿姊姊怎么没一起回来？”绿聆突然想到这件事。

“我吃过了，语凝还留在岛的另一边。”穆剑秋说明着。

“另一边？！”古振雄讶问。

“我们被海水冲到后半边的雪月岛。”穆剑秋答。

“那干嘛不把她带来呢？”古振雄更不解了，“因为那小子，”杜仲秋抢着替穆剑秋回答，得来了一对白眼，“你们伟大的慕容当家，没告诉人家穆剑秋就是慕容涤尘，慕容涤尘就是穆剑秋。”杜仲秋又开口了，“好，那我明天带几个凝丫头没见过的人，开船去接你们。”他豪爽的说。

“不，十天后再来吧！”穆剑秋拒绝，“这十天内请各位不要从后方出入，要出海就绕远些，还有岛内大小事都由杜仲秋发落。”他交代道。

“喂，你不能……”杜仲秋抗议道。

穆剑秋丝毫不理会的截口道：“还有我娘和穆家庄先交给你了，编个好理由别让她老人家担心。”“连穆家庄……喂，你好歹也编好理由给我啊！”杜仲秋为时已晚的叫嚷，穆剑秋却早已不见踪影，“真是损友呀！”他只得大叹其气了！

※※※

由于穆剑秋未从雪月岛总部带回任何吃的、喝的、用的，于是他们两人只好过着极端原始的生活。

“再绑一只竹管上去吧！”语凝的语气中饱含期待。

“我的好姑娘，你不会是要我们坐竹筏回去吧！”穆剑秋擦了擦汗，望着那未完成的竹筏——如果几根竹管胡乱绑一绑也能算的话。

“没什么不可以呀！至少可以绕岛一周，说不定还真有居民呢！”穆剑秋皱了皱眉，“真的要做完？”“哎呀！你怎么罗哩叭唆的没有一点冒险患难的精神。”语凝还很有精神的说，尽管她那一身春衫已因穿梭树林多次而钩破数处，不过似乎并未削减她半分精神与信心，她那样子还让穆剑秋觉得他若不认真干活，就太说不过去了。

“好吧！”他擦了擦汗又继续工作。

约半个时辰后他们觉得它“看起来”够坚固了，接下来就是下水仪式了。

“来吧！我们真是天才，原来造船也没什么嘛！”语凝也颇为自豪。

她这么说，连穆剑秋都觉得与有荣焉，“ 这样看来哪天我们没饭吃了，还可以去卖竹筏。”“ 是啊！然后咱们在屋后种一大片竹林，连本钱都省了。”她接下去说。

“还有啊！卖完了竹筏还可以回来煮竹筒饭呢！”两人说得高兴极了，忍不住笑了起来，好像那情景已在眼前，早上男人去卖竹筏，女子在家做家事，中午还一起用膳，下午又一起做竹筏，像他们现在这样……仿佛两人都意识到他们编织的一切多像夫妻般的生活，两人一起停止了笑，沉默降临在两人之间。

“凝儿…… ”穆剑秋低哑地唤道，一双眼仿佛燃烧着火苗，“ 你真的愿意和我一起卖竹筏吗？ ”语凝的脸几乎红透了，像他那般问话，就像在说“ 你愿意与我厮守终生吗？ ”一样，教她怎么不羞红了脸；何况这些时日相处下来，她当真有些喜欢上他！

“无聊！净说些有的没的。”明明是句骂人的话，少了不屑、少了高傲，听来就像情人间的打情骂俏。

穆剑秋看着她酡红的脸，看得都痴了。

语凝不好意思的站起来，拖着竹筏就要走，不意一股坚定的力量扯住她的手腕，她一个重心不稳就摔了下去，跌进他张开的怀抱里，他的唇是坚定的，有力的攫住了她，缠绵悱恻的吻了起来……过了良久，他的唇放开了她，只见语凝闭的睫毛一掀，一抹惊诧窜过，她抚住了嘴，一种不安的情绪笼罩着她，她用力一推，跑了开去。

穆剑秋坐在地上望着她消失的背影，一抹伤感，一种嫉妒的心情包围了他，他握起一把沙，用力的握，直至手指关节泛白，而沙仍从指缝间流去……她还是喜欢慕容涤尘！

穆剑秋知道自己很没道理，竟对自己吃醋，可是他以为他的温柔、付出会让她渐渐爱上他，说穿了他是个贪心的男人，要她爱上每个他，只因每个他都爱每个她，无论她是辜舞盈还是莫语凝！

第八章

语凝往树林奔了出去，跑了好一段路，直到一口气提不上来喘气。

对于穆剑秋的吻并未如往常般的抗拒，但在那恍如梦醒一刻，他想到了慕容涤尘和他那炽热的吻，霎时两人的影象在她面前交叠，为何她会同时为两名男子所惑呢？原来她的心是暗自许了慕容涤尘的啊！虽然他从未真正表示过什么，甚至他的脸她都未曾真正见过。

想到此，穆剑秋的温柔、穆剑秋的关心又一点一滴的渗了进来，她不是不明白他的心。

可是她真能接受穆剑秋吗？为何她的心似乎又缺了一角呢？难道她真是水性扬花、朝秦暮楚的女人吗？语凝不禁慌乱得泪盈满眶了。

※※※

那天语凝在树林里耗到快天黑了才回去，当她沿途还在想该用什么态度面对穆剑秋时，她万万没想到他会不在那里。

“剑秋！你在哪里？”她在“屋子”前前后后喊了好几回，穆剑秋还是没出现。

她有些急了，天都快黑了，他怎么还不回来？语凝跑去沙滩上，他们绑竹筏的地方寻找，无奈沙滩上除了竹阀外，哪里有人影！

“穆剑秋！你别闹了，快给我滚出来！”她在沙滩上跑着，边喊边骂，气他先是让她烦恼，现在又叫她提心。

等到她在沙滩来回跑了两趟后，仍未寻着穆剑秋的身影时，她就开始慌了。

“会不会去树林找我了？”语凝心想，一边后悔着下午不该跑出去那么久。

她拨着一支支树枝，一边喊着他的名字壮胆，她可从没这么晚在林里游荡的经验，天已全黑了，天知道林子里有些什么东西。

“穆剑秋，你在哪里？你是不是生气了？别呢么小气巴拉的好不好？”语凝几乎要哀求他出现了。

“会不会被蛇咬了？还是被山猪吞了？你回来吧！我保证不骂你了好不好？”她的声音都有些哽咽了。

忽然她身后的草丛动了动，语凝低叫一声跳了开来，明明很害怕却又要张大眼睛看，草丛中确实有东西，而且是一大“坨”！她小心翼翼的靠近，用手上的树枝去戳了戳。

“哎哟！”语凝被那声音吓的又退了一步，然后才发现那是人发出的声音，她赶忙拨开草丛，赫然发现那一“坨”东西竟是穆剑秋。

“穆剑秋，你没死！”她高兴的看着他张开的双眼，继而又似想起什么的叉起腰，“你要死啦！叫了半天也不回答，吓死我了！”穆剑秋仍旧躺在地上，只是无力的笑了，今天真是狼狈啊！一个识得医理的人竟会被野生毒藤给粘上了毒，切大意的没有发现，以至于要躺在这儿听她半威胁半哀求的叫喊。

“我们走吧！这么大的人还爱乱跑。”语凝说完就要走了，见他没跟上来，她又回头。

“我……中毒了。”他虚弱的说。

她惊呼一声，蹲下来才发现他全身泛红，唇色发白，好象快挂了的模样。

“你……你别吓我呀！”语凝慌张的在他身边跪下来，“你不是会医……医病吗？快救救你自己吧！”“不是我不救，是发现时已无力救了。”穆剑秋稍早出来找语凝，怕天黑了她会碰上危险，一时竟大意的被野藤勾到。那藤本来就有毒，但并不难解，只不过没发现、更没用内力将毒逼出，加上疾步行走，很快的他就四肢麻痹了。

她闻言都快哭出来了，“你的意思是……没救了？！”“没……”他失笑，“没那么惨啦！看到那树上的藤没？”语凝一听还有得救就放松了许多，随他的话看去，果然看到紫黑色的粗藤攀爬在树上，“是中了那个毒呢？”“恩，解药也在上面，藤末端长的黑果子可以解毒。”穆剑秋挣扎着说。

“那我去采。”她说着就要去爬树。

“等一下。”他使力的叫，“避开那些藤，小……小心！”他叮咛着。

“我知道。”语凝使轻功，三两下上了树，采了黑果子下来了，她很快的让他服下。

过了半晌，穆剑秋的唇不再那么苍白的可怕，皮肤的红潮也退了些，不过仍然高烧不退。

“怎么还这么烫，不是该好了吗？是不是我采错了果子？”她紧张了起来。

穆剑秋反过来安慰她，“别急，你没采错，是我中毒过久，这阵烧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他吐出来的气仍是热乎乎的。

“都是我害你的，当然你也太笨了，一个大男人明明识得毒物，还让自己往陷阱冲，是有点笨，不过我也逃不了责任，你一定是出来找我的。”语凝因紧张显得叨叨絮絮的。

穆剑秋苦笑一下，这算是贬还是褒？是在忏悔还是在损人？“没关系，你可以补偿我。”他笑着说，尽管笑容仍是虚弱的。

“怎么补偿？”“嫁给我，照顾我一辈子啦！”穆剑秋笑谑的说。

语凝的脸又红了起来，“还生病着就又不正经了。”她啐道。

“我可是认真的。”穆剑秋信誓旦旦的说。

“不理你了，花言巧语！”语凝别过脸去，过没一会就又转了回来，“你这么热不难受吗？”她忧心的问。

“不然能怎么办？除非你愿意背我去浸水。”“浸水有用吗？怎么不早说，来，我扶你去沙滩。”她二话不说就要扶起他。

“真要去？我很重的哦！”穆剑秋怀疑的问。

语凝突然鼻头一酸，她蓦然明白他没有提出要浸水是怕他太重而累坏了她，这辈子除了她娘还不曾有人如此设身处地的为她想。

“怎么了？后悔了就说一声，不去就是了。”他看着她的泪眼打趣道。

语凝破涕为笑，“讨厌！是让你病好重要还是让我舒服重要？这么大的人了……”她又开始用凶悍的语气掩饰关心。

穆剑秋的心一暖，他怎会看不出她的关心呢？她只是嘴硬。说实在的，他已经愈来愈习惯听她说“这么大的人了”如此如此之类的话了！

※※※

语凝终于知道“扛”着一个大男人走路有多累了，她原本要把穆剑秋带去泡海水，幸好穆剑秋知道比较近的水池，走上一刻钟就到了。

“哇！这地方真美。”语凝喘着气赞叹的说。

碧绿色的池水，小型的瀑布，其上流下来的水飞溅出来就如蒙蒙细雨，在月光闪烁着奇异的光彩；一旁的花木扶疏，自成了一个小天地，从上方流下来的水夹带着紫丁香大小的白花，淡淡的香味飘散在空气中，沁人心脾。

“是很美。”穆剑秋人还半倚在她身上，开始挣扎着要脱去外衫。

“你做什么？”她蓦然惊觉他的动作。

“脱衣服呀！”他以一贯的邪气笑容香迎，“不然你以为我要干什么？”语凝瞪了他一眼，本来是别过头去不看，却发现他连解个衣衫都有气无力的，一阵不忍窜过心房，她说：“我帮你吧！笨手笨脚的。”她将穆剑秋推坐在石块上，开始帮他解衣衫，一对眼睛硬是不肯瞧他的脸一眼，如果她抬一下头，就会发现穆剑秋笑得很像一只吞了金丝雀的猫。

等到最里面的一层主衫被解开时，语凝竟呆愣愣的站在那儿，月光下，他的脸膛宽阔、肌肉结实，那每一片纹现都似刀刻石凿，每一线条都充满了

男子躯体的美感，她以为一个不练武的人应该是苍白的肌肤、松垮的肉，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副“养眼”的光景。

仿佛察觉了自己的失态，她拂去最后一层衣衫，指尖不小心拂过了穆剑秋古铜色的皮肤，霎时触电似的猛缩回来，指尖仍残留着敏锐的触感。

“你可以下去了。”语凝退了一步，低着头说。

穆剑秋偷偷的笑了，缓缓的从石头上滑入水中。

语凝抬走头正巧看见水淹过他的头，她低呼了声叭到池边就伸手去捞，怎奈已然构不着，于是她赶紧跳进池中，潜进水底将他带上水面。

“剑秋，剑秋！”她拍着他的背，紧张的问：“你还好吧？”穆剑秋仍旧一脸虚弱的张开眼，“我没事，让你担心了。”“你……真是麻烦精……”说着她的泪就抑止不住的滚了下来。

“嘘，我没事的。”穆剑秋的手臂被她撑在肩上，此时正好握住她肩头将她拉近。

经过一夜的折腾，语凝再也忍不住的叭在他光裸的胸前哭泣，不再计较他仍赤裸着身子。

后来她为了避免他再次滑下水底，只好陪他泡在水中。她还持念着他的病，完全没注意到穆剑秋握住她的肩头已不再无力，更没注意到他望向她的炽热眼神或他正吞下喉头的呻吟……“好点了没？”语凝兀自关心的问。

他的回答是一声呻吟。

“可能要泡久一点吧！”她自己推论着。

穆剑秋只有无力的笑了。

※※※

隔天起来，穆剑秋又是生成活虎了，完全看不出曾经中毒的迹象。

“你好了？有没有哪里还不舒服？”语凝仍有些不放心的问。

“我没事了。今天天气很好，我去抓一些鱼回来。”他伸了伸懒腰。

“我看你留在这休息，我去好了。”她对于昨天还存有余悸。

“我说我没事就没事了，那小小的毒我还不看在眼里！”穆剑秋自信满满的说。

“哦，是吗？”语凝睨了他一眼，“那昨天是谁连路都走不稳？”“呃……废话少说，要不要去抓鱼？”他转移话题。

“走吧！”后来鱼还是靠穆剑秋抓到的，语凝半只也没捞着，之后她索性爬到树上去采野果了。

她坐在高高的树枝上，嘴上咬着果子，两只光裸的脚丫晃呀晃的。

“喂！上面风景很好，空气很新鲜呀！”她咬了一口野果子，对着下面的穆剑秋喊，“上来吧！别抓那些不识相的鱼了。”下面的穆剑秋闻言哑然失笑，那群鱼之所以被冠上“不识相”的形容词，是因为它们不肯“乖乖”的让她抓，“等等，我再抓一条。”“这里看得到海滩哦！好漂亮呀！”语凝悠闲的说着，过没半晌，她又高兴的嚷嚷起来，“我看到了，剑秋你快来，有船……有船！还是大船呀！”他一听也爬下了树，果然有艘三桅大船驶了过来。

“我们快去沙滩，不然他们会看不到。”语凝抛掉了野果子爬下树，一边催促着他。

穆剑秋还在想，杜仲秋那小子来得未免太快了，真有十天了吗？※※※

语凝一路上的兴奋在到了沙滩后如皮球泄了气般，没劲儿了。

“怎么了？”穆剑秋惊讶于她心情的改变。

“没有。”语凝抿了抿嘴，“只是突然有些感伤罢了。我们也住在这里好些天了，总有点怀念。”她摊了摊手指了指四周。

“没关系，以后想来的话我们再坐船来。”他安慰道。

“喂！穆剑秋你这老痞子还活着呀？”杜仲秋划着小船上了岸，“语凝妹子，你没被这无赖欺负吧？”他一副神清气爽的样子，不像是来救人，倒像是在观光。

“杜大哥！”语凝见到熟人十分欢喜，“你怎么找到我们的？我们在这儿好久，都没见过半条船经过呢！”她有点崇拜的语气把杜仲秋捧得心花怒放。

“是啊！谁教我聪明嘛！”杜仲秋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

“你一定找得很辛苦哦！”她体贴的说。

杜仲秋一抬眼就接触到穆剑秋警告的眼神，“呃，我是很‘用心’的找，很‘努力’的寻，找到了第‘十’天，终于教我找着了，啊！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呀！”他话中有话，言下之意是对穆剑秋说：是你自己说“十”天的，我半分不差哦！

穆剑秋的脸色仍不甚好看。

“我们还是上船再叙吧！”杜仲秋笑盈盈的说。

三人于是上了小船，再由小船登上大船。

“杜大哥，这船好漂亮，是哪来的？”语凝好奇的问。

杜仲秋看了穆剑秋一眼，又看了看语凝，对她眨了眨眼，“跟朋友借的，一个姓慕容的朋友！”结果语凝和穆剑秋都咳了起来……※※※自从语凝和穆剑秋从雪月岛回来，两人之间已有了相当微妙的改变，尤其是语凝的看法和过去已不大相同，穆剑秋中毒那天，给了她相当的冲击，直到那一刻她才体会到穆剑秋对她的意义已不再如同以前一般了。

“杜大哥！”杜仲秋刚走出穆家主屋就被人一把扯住。

“语凝妹子，什么事这么神秘兮兮的？是不是你想拒绝剑秋那小子的姻缘，要找我去当说客？”他又是一副嘻皮笑脸的模样。

语凝无奈的翻翻白眼，“你可不可以别这么夸张！我找你是因为我要找慕容涤尘。”“为什么？”杜仲秋反应得相当直接。

她瞪了他一眼，“我要劝他考虑看看别洗劫穆家庄的事。”“你不是一向积极于调查穆家庄……”“调查完毕，没有走私，所以不劫是应该的。”语凝解释着，“喂！你这朋友怎么当的？亏剑秋那么信任你，你就只会扯他后腿！”她有些生气的说。

“我……’杜仲秋难得被堵得哑口无言，“好吧！今晚在钱塘江渡口。”“一言为定，谢啦！”她爽快的答应了，然后转身就走了。

杜仲秋却望着语凝的背影暗自摇头叹息，看来她是陷进穆剑秋的柔情里了，不过依她那炽烈的性子，他真该为穆剑秋祈祷，祈祷穆剑秋的身分暴光时，语凝不会将雪月岛夷为平地！

※※※

穆剑秋匆匆的趁着月色来到钱塘江的渡口，放眼所及竟寻不着杜仲秋的身影。

“那小子，什么事非得约在这里说！”他边找边咕哝着。

语凝在草从中倒抽了口气，她其实已经先一步来到渡口等待慕容涤尘的出现，没想到的是个“惊喜”。

今晚的月光很亮，不过真正教她诧异的是慕容涤尘在月光下的面容，那根本就是穆剑秋穿着慕容涤尘的衣服！

语凝的抽气声让穆剑秋发现了她的存在，一抹错愕闪过他的眼，不过他却笑了，“被你发现了。”“你……是慕容涤尘？！”语凝简直无法消化这个事实。

“正是在下，如假包换！”他的笑容出奇的镇定，其实心中已把杜仲秋骂上百回、千回了。

“剑……剑秋！？”语凝仍未从震惊中恢复。

“应该说是我和穆剑秋有张极为相似的脸。”穆剑秋接口道。

“你是说你不是穆剑秋？！”“我就知道如果让你见了肯定会惊愕，一个海盗和一个富有的商人，怎么样也很难让人联想在一起，如果我们是兄弟那肯定更匪夷所思了。”“兄弟？！”

※※※

“什么！你告诉她你们是孪生兄弟？”杜仲秋对着正坐在雪月岛总部议事厅内的穆剑秋大叫出声，“你可别告诉我她信，那我可就错估了莫家妹子的聪明才智。”他仍大感不可思议。

“她是半信半疑。”穆剑秋苦恼的说，“我想是慕容涤尘说的话还挺有分量，她最后才决定相信这个荒谬的藉口。”“我的天哪！”杜仲秋拍了拍额头，“我的慕容好当家，穆家好公子，我处心积虑让你回头，你偏硬要往死胡同里钻，你总有一天得告诉她真相的——如果你真有心娶人家。”他附加一句。

“我当然是真心的！今生今世她注定是我的人了。”穆剑秋心下虽慌，对于这点倒是十分笃定。

“那你还……”杜仲秋简直有些浮躁了，显然是太“投入”了，以至于失去了以往的风度翩翩。

“你没事先警告我，就设计我暴光，情急之下我胡乱编了藉口，没想到她还是信了。”穆剑秋也失了平时的冷静。

杜仲秋见状只好叹口气，“好吧！总之你好自之吧！语凝的性子你应该比我更了解才对。”而穆剑秋只能阴郁着一张脸，找不出解决的办法。

※※※

语凝对穆剑秋的说词仍半信关疑，不过那却也为某些事提供了解释，例如为何穆剑秋某些时刻会让她想起慕容涤尘，反之亦然，也许即使个性大不相同，他们却难免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毕竟他们出自同一娘胎。

不过另一方面，她却不免有些失望，因为如果慕容涤尘是穆剑秋，那她内心的挣扎就可告停了，虽然她已决心将心托给穆剑来，但无可否认的，慕容涤尘仍占据了她心中的某个角落。

然后她还是必须有所决择，她必须去见慕容涤尘一面，即使他未曾实际表露出他的情感，但至少她该给他个交代。

当天晚上语凝果然在杜仲秋的陪伴下再次上了雪月岛，不过这是她第一次进入雪月岛总部的议事厅。

“慕容……”她见到穆剑秋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容颜，却感觉到恍如隔世，这些日子以来真的发生太多事了。

“我们出去谈吧！”穆剑秋明白她难以启齿。

“哎呀！要我走就直说嘛！”杜仲秋夸张的说，“我虽是个不大识相的家伙，但成人之美我可还有。”“杜大哥——”语凝被糗得说不出话来。

杜仲秋则兀自笑笑，然后就走了出去。

语凝不知如何启口，她知道自己欠慕容涤尘的也许不比穆剑秋少，毕竟她选择了穆剑秋，“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也许你曾会怨我忘恩负义，但我决定离开雪月岛的组织。”她坦然的望进他的双眸。

他的眼神复杂，但她看到了一抹了然，想必他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你……决定留在穆家庄？”穆剑秋的声音听不出任何的情绪。

语凝点了点头，“如果剑秋听我告诉他这一切后，还愿意跟我厮守的话。”她的声音中没有平日的自信。

“如果他不能接受呢？”他忍不住问。“你会不会回到我身边？”她垂下头，坚定的摇了摇头，“我想那对你并不公平——”穆剑秋霎时充满了迷惑，他不再确定自己在做些什么，此刻他不想要她走，但更不知如何解决“穆剑秋”和“慕容涤尘”的事。

“你……能不能再吹一次箫给我听？就像……我第一次遇见你那样。”语凝眼中盈满了某种无言的温柔，某种莫名的悲愁。

穆剑秋的箫声中，语凝几乎又想起了两人共度的特殊时光，认识他的时间并不久，但几乎在见到他的第一眼，她就感觉仿佛认识他很久了。他是第一个打动她的心的人，也是第一个探触到她内心最脆弱之处的人，而今，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挣扎后，她还是负了他。

语凝在箫声中消然起身，打算无言的离去。

当他的手从背后拥住她，语凝心中冲撞的情感差点贵堤而出，箫声已止，余音未歇，在她心中回荡着哀戚的音律……为何还感到心痛，为何……“别走。”穆剑秋以他惯有的低沉嗓音，在她耳边轻柔的唤道。

语凝的身体一僵，泪水从紧闭的眼中悄然掩落，这一刻她才深深地明白，这一生也是不能忘了这男人。

“我必须走，如果你早些表明心意，也许……可是……今生注定我是要欠你的。”她挣开他的拥抱。

“语凝——”穆剑秋的呼唤像条无形的绳索捆住了她迈开的脚步，他的大手握住了她的，“这给你，哪天你需要我时，我会赶去。”语凝感觉自己的手中多了粒圆圆的东西，她摊开手一看，是雪月岛的信号弹，和银牌一样，各当家各有代表图型，只要它一发射出去，雪月岛的人就会尽速来援。

“我已欠你够多了……”“我要你连下辈子都欠给了我……”他低诉道。

语凝没敢回头，施展轻轼在夜色中奔腾起来。

穆剑秋淡然一笑，“无论你选择了穆剑秋或慕容涤尘，无论今生今世或来生来世，你都将是我不变的爱人。”他就着月光誓言道。

第九章

莫家老爷最近对语凝和穆剑秋的婚事表示相当的关切，也许是商号几次被劫，心下老不舒服，希望赶紧攀上这门亲事。

语凝原本是想利用这婚事让她爹难堪，但目前这已不在她的烦恼范围内了，董彩云已开始筹备婚礼，语凝的心却一日日的益发不安，她该如何启口告诉穆剑秋，这一切都是骗局呢？“为什么你最近总是闷闷不乐，是不是什么事困扰着你了？”穆剑秋倒了一杯春茶递给她，两人端坐在荷风阁内清冰舒适，语凝却蹙着眉。

“我……”她看了他一眼，心中忐忑不安。

“你……是不是不想嫁给我？还是你仍然无法安心？”一抹疑虑闪过心头，其实真正不安的人是穆剑秋。

“没有，我是怕……总之，我有些事要告诉你，晚上你来绿竹轩……”语凝吞吞吐吐的说。

“为什么要晚上？哦！我知道了，你是想……我明白，我明白。”他对她笑得十分诡。

“嘿！你想到哪儿去了？”她气结的瞪了他一眼。

“不要不好意思嘛！横竖咱们迟早要成亲的，不如提早‘实地操作’，来，先亲一个……”穆剑秋说着就要去亲她的小嘴。

语凝用手堵住他来势汹汹的唇，另一手抵住他的胸膛，“看你，又不正经了。”她半真半假的埋怨道。

穆剑秋对她神秘的一笑，然后就看她的手亲吻起她的掌心来。

她惊呼出声，触电似的缩回手，他却乘机攻占她的唇，急切的、火热的吻住了她，拥抱她的姿态就象希望能永远不要放开一般。

渐渐的，他的吻变得细碎，气息也粗重了起来，语凝细致的颈部、锁骨皆一一为他所攻占，她已意乱情迷，抬起的手无力推开他，反而攀上他的肩。

就在她以为就要陷溺在他的吻中，无法自拔时，穆剑秋却轻轻的推开她，他们注视着彼此、轻喘着气，然后穆剑秋懊恼的别过头去，她的羞怯霎时变成一股怒气。

“为什么不敢看我？”语凝坦率的问，心中其实想说的是：是不是嫌她不够庄重。

穆剑秋困难的深吸口气说：“小姐，你以为当你一陶醉的望着我时，我能有多少自制力可以不侵犯你？”他半抱怨的答。

她的脸霎时红透了。

“咳……”一阵咳嗽声响起，杜仲秋信步走了进来，“啊！对不起，我是不是又打扰了什么？”他一脸“故意”的问。

“知道还不快滚！”穆剑秋射出两道足以杀死人的目光。

原本已羞得低下头的语凝闻言，不禁轻拧了穆剑秋一下。

杜仲秋大笑出声，“没事、没事！”他依旧好心情的看着目光阴郁的穆剑秋，“你们就当我不存在，千万别让我坏了兴致呀！”他自个儿走到窗边坐下，“哎呀！天气还真是好呢！湖里的荷花都开遍了。”他“老神在在”的赞叹出声。

穆剑秋和语凝的眼光交会，心中一致认为那家伙太过嚣张，需要教训教训。

“杜大哥。”语凝柔柔的唤，端起桌上的茶缓缓的向他走去，“天气这么热，你一定渴了吧！不，喝口茶。”她双手奉上茶。

杜仲秋笑盈盈的接过，正待喝下时从本沿瞧见了穆剑秋笑得极为开心的脸，他警觉的将杯子一放，“谢了，我不渴，呃，我想起穆夫人有事找我，我得过去一趟，我走了。”他仓促的走了出去。

“杜大哥，你不渴吗？先喝了再去嘛！”语凝在他背后“好心”的喊。

“不渴，不渴。”杜仲秋火烧屁股似的逃之夭夭。

穆剑秋和语凝大笑出声，显然杜种秋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

绿竹轩内语凝端坐在床前，任那抹无奈爬满了心头，原本她一直很爱绿竹轩的雅致，初夏的风从竹林吹来是很舒畅的，而今她却怕再也不能欣赏这一切，因为今夜过后恐怕她的人生会有很大的转变。

“凝儿姊姊。”绿聆端了盆汤进来，“喝碗汤吧！”她的脸上是那份甜甜的笑。

语凝感激的看了她一眼，“谢谢你。”绿聆全不好意思起来。

“对了，上回你们陪我去劫莫家的船，事后剑秋可有为难你们？看我真是的，拖你们下水。”语凝懊恼的说。

“姊姊放心，公子只是训了两句。”绿聆安慰道，“再说当海盗真的好过瘾呢！每次公子都不让我们跟……”她忽然察觉自己漏了口风。

但精明如语凝的当然发现了她话中有异，“跟什么？”语凝狐疑的问。

“跟……跟上船玩呀！”绿聆转得倒快，“公子每次去经商都可搭船，但那些男人们才不会愿意让女人上船，他们认为船上有女人会带来楣运。”她扁扁嘴，一脸的鄙夷。

语凝闻言想起陆蘅和一群水手知道她是女人后，就此佛珠、十字架不离身的事，不禁笑了起来，当时令她气愤的事如今却教她怀念，连陆蘅那粗鲁语气都教她想念。

绿聆看她来了神，心下着实不忍，绿聆总觉得公子这样瞒骗她是不对的。

“绿聆，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你们让我感觉好象拥有了姊妹。”语凝真心的说。

“哎呀！你怎么好象在告别似的。”绿聆不习惯这般被感谢，不自在的讷讷道。

语凝注视着绿聆年轻而稚气未脱的脸，仿佛是自己亲妹子一般，“我是……没什么。”她还是决定不让懵懂的绿聆替她分担哀愁。

送走了绿聆后，语凝拉出衣框开始收拾衣物，因为过了今晚她可能与穆家庄无缘了，今夜她将告诉穆剑来一切的秘密。

※※※

穆剑秋踏入绿竹轩时看见的正是这副景象。

“你做什么？”他夺过她手中收拾一半的包袱，用一种受伤的眼神指控的看着她。

“我……如你所见的，收拾行李。”语凝淡淡的说。

“你怎么能计划离开我？！”穆剑秋的语气就像是遭到背叛的男人。

“等你知道我要告诉你的事后，你就会希望我离开了。”她倒是很平静，就像早已为这幕排演过多次一样。

“无论如何，我都不许你离开我。”他仍十分强硬。

“我……”语凝迟疑了。

“你还有何话说？我可以坐下来听你说，但不准你走。”穆剑秋的坚持变得有些无赖。

语凝叹了口气，翻身一跃，从横梁上取下一个盒子，“我并不像你想像的好……呃，文静。”“这我早已见怪不怪了，说一点我不知道的吧！”“我答应来穆家庄作客并非真心要嫁你，当初我是打算答应婚事再毁婚，让我爹没面子的。”她从实招来。

“那现在呢？你上次答应嫁给我也是假的吗？”穆剑秋目光灼灼的盯着她。

“那是真心的，自从……自从你上回中了毒，我就知道自己的心意，老实说，那一次你把我吓死了，我以为你会死……”语凝避开看他的目光，不想让他看见她深情流露的眼眸。

穆剑秋的眼神黯了黯，关于那次中毒，他想到的是她站在水中，衣衫尽湿的样子，当然此时实在不适合把诚实的说出来，“好吧！看在你是真心的份上，原谅你骗我。”她惊讶的抬起了头，没片刻又垂了下去，“还有……我是雪月岛的人，我还穆家庄的目的之一是为探听穆家产业，好方便雪月岛的人劫取。”这会儿总是下了猛药了吧！

他这回八成要跳脚了。

“嗯……这就值得深思了……”他沉吟着。

语凝的脸倏地一白，一阵压抑不住的心痛几乎夺去她的呼吸——“因为那样一来你可能得和我一起过穷日子了。”穆剑秋十分认真的说。

语凝低泣一声，泪水来势汹汹的村眶而出。

“怎么器了？”穆剑秋皱起眉头揽过她，“这样我可能得工作辛劳点，你好象不太喜欢过穷日子……”他调侃的说。

语凝哭得更凶了，叭在他胸前惊天动地的哭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收住哭声，睫毛上仍沾着泪珠，一抬头，她陷入了他那两泓深不见底的潭水中。

“你……当直不介意？”她怯怯的问。

穆剑秋用手抬起她的下巴，十分认真的说：“我——爱——你。”霎时语凝的眼前迷蒙，双手环上他的颈部，激动的在他唇上印下一个晴蜓点水式的吻，随即又意识到什么的吐了吐舌头。

他低沉一声，深深的吻住她。

语凝从未这么彻底的被吻过，他好似一个渴极的人终于寻着水源一般，贪婪的、激烈的蹂躏着她的唇，如狂风肆虐，激起惊天骇浪，她不顾一切的迎上他的热情，仿佛在那一刻可以燃尽所有的光彩，只为守住这一刻的永恒——不知何时她轻薄的衣衫已褪下了肩头，穆剑秋唇齿随同着那股烧灼的烈火，无所不在……不知是什么唤醒最后一丝理智，穆剑秋抬起头深吸了口气，只见语凝倚坐在他怀中，衣衫尽褪，红唇微肿，脸上的潮红和眼底的爱恋使得春意轻泛，他呻吟一声，苦哼的爬了爬头发。

“我们不该……”他的声音沙哑，充满了欲望，“我明天要去一趟绍兴，两天后会回来，回来后我们就成亲。”他试着理出一点头绪，反注意力分散开来。

语凝默默无语的坐在腿上，连敞开的衣衫也没拢一拢，一脸柔顺的看着他。

该死的柔顺！穆剑秋低咒一声，换得她极为无辜的眼神，“我明天一早就得出发，我要早一点休息……我……”她一迳的盯着他的双唇瞧，仿佛醉酒的人，双眼都蒙了起来。

“该死！”只听邮穆剑秋又低咒了几声后，语凝就被腾空抱起，尚来不及惊呼就被放在床上——出乎意料的温柔，他的身子覆上她，密密实实的。

“你不后悔？”他慎重的问。

语凝的回答是一记货真价实的长吻和一双爬上胸膛的小手，解放了他的欲望；穆剑秋则解放了加诸在她身上的外在禁锢，衣衫一件件落地，帐内春意正浓……

※※※

早上的阳光渐渐的进驻绿竹轩，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叫声唤醒了沉睡中的人儿。

语凝翻了个身，嘴角还挂着一朵满足的笑靥，一只手伸了出去，却只摸到床上细致的缎质床单，她倏地醒了过来。

“剑秋！”床上只剩她一个，语凝惊坐起来，这才想到穆剑秋一早就出发去绍兴，要两天后才能回来，她失落的拾起衣衫穿上，顿时赧然想起他如何一件一件剥下这些衣衫，更令人脸红的是她的大胆，她也学他的方式，主动的为他宽衣，她的手曾抚过他宽阔的胸膛，结实的大腿……大腿？！她穿衣的动作停了停，为何她觉得好像忽略了一件颇重要的事，而全是和大腿有关的……语凝想了片刻，是剑！穆剑秋的腿上有把剑，昨晚她确实有接触到，而且几乎可以肯定那是剑。

他不练武为何随身佩剑？而且是在大腿上？！她只知道有一个人是这样佩剑的——慕容涤尘！

※※※

语凝急切的奔过小径来到主屋，奋力的往穆剑秋的房里奔去，她“砰”的一声打开房门，正在收拾房间的红梅给她吓得愣住了。

“公子……出门了。”语凝扫了房内一眼，目光留在红梅手上拿着的长裤上，“那是剑秋的？”她瞪着那裤子问。

红梅傻愣愣的点点头，语凝已抢过裤子，“凝儿妹妹，那是公子换下来的，公子去绍兴了。”“我不是要找他。”语凝头也不抬的说，一双手不断的翻找着裤头，终于在上面找到了剑压过的痕迹，她仿佛被揍了一拳似的后退了一步。

红梅好似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不顾淑女风范的扑了过去，欲阻止正在穆剑秋衣框翻找的语凝，“凝儿妹妹，你要什么我帮你找……”语凝不顾红梅的呼唤继续手上的动作，然后在底层翻出一套黑衣衫，正是前些天她见到慕容涤尘时他所穿的衣物，她惊疑的看了惊魂未定，紧张得快错倒的红梅一

眼，她抓起衣物逼近红梅。

“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你早知道穆剑秋就是名闻遐迩的海盗慕容涤尘，还有多少人知道？”她一脸苍白的逼近红梅，红梅不自禁的退了两、三步。

“我……”红梅用衣袖掩住嘴，满脸歉疚的看着她，表情早已回答了部分答案。

“你、绿聆、蓝苓、紫鸢都知道，对不对？是不是只有我不知道？是不是连厨房的大娘都晓得，只有我还在当呆子，是不是？”语凝的眼中泛着迷雾，想起自己的傻、自己的痴，她不禁要捶胸顿足起来了，她早该想到的，早该想到的！什么孪生兄弟？！去他的狗屁倒灶！

“不是的、不是的！”红梅见她那么难过，一个头摇得像波浪鼓似的，“只有我们四个和杜大人，其他的人都不晓得。”“杜——仲——秋？！”语凝咬牙切齿的吐出这三个字，转身冲了出去

。

※※※

杜仲秋实在很“衰”，自从他住进穆家庄已数不清有多少次被人从床上揪起来了，以往是穆剑烽，现在又加了个语凝，确实教他吃不消。

“语凝妹子早啊！”他以一贯的笑脸相迎，在看到她的脸色时愣了愣，“是不是被剑秋那小子给欺侮了？没关系，我替你报仇。”语凝一双眼睛指控的盯着他，“你骗我！你和穆剑秋……哦，不！也许我该说是你和‘慕容涤尘’联合起来骗我！”杜仲秋心一下凉，糟！东窗事发了！“剑秋人呢？”“一早就去了绍兴！一号凶手不在，我只好直接找二号。”她的态度冰冷。

杜仲秋心想，穆剑秋你这死人，我会被你害死！“我……”“你一开始就知道对不对？”语凝仍气呼呼的，“老实说，我要知道他为什么骗我。”“你不觉得这等他本人来回答比较适切吗？”他试图让她冷静下来。

语凝不为所动。

“好吧！”杜仲秋叹口气，“慕容涤尘认识你多久，他在因缘际会下又以穆剑秋的身分认识你，他也知道那时你对穆剑秋实在没什么好感，照道理说他想要你爱他，由慕容涤尘这身分出面会比较容易，但那小子就是死脾气，明明爱你爱得要死，却非要用穆剑秋身分得到佳人芳心。”“爱！？什么是受？！欺骗我，如此戏弄于我便是爱吗？”语凝直至此刻才容许自己表现出软弱，她的心狠狠的被穆剑秋所刺伤，“当我徘徊在他们两人之间，那种挣扎和痛苦他晓得吗？而当我选择剑秋而舍慕容涤尘时，我的心有多痛苦，她晓得吗？”她苦笑，“亏我还觉得亏欠了慕容涤尘……”她跌坐在椅子上，似乎被抽去了所有力量。

“语凝……”杜仲秋反倒无措了。

“他可以告诉我的！昨晚我把一切都说给他听了，包括我曾帮雪月岛探听穆家产业，他为什么就不能坦白？”她又激动了起来，真是余恨难消。

“我也劝过他，甚至制造过机会，谁想到他情急下竟编了个孪生兄弟的玩意儿出来……我想他所你知道后会不肯原谅他！”“我是不肯原谅他！”语凝很冲动的回了一句。

“凝儿妹妹……”红梅的声音响起，她不知何时已来到门口，“公子她很爱你，你原谅他吧！”“原谅？！”语凝的眼中闪过一抹光芒，“等我做完我要

做的，也许我可以考虑。”她站起来，奇异的变得平静温柔，“谢谢你，不过能不能让我静静？”杜仲秋看过她这般说话的模样，在她爹、大娘说话时就是这种态度，可是看看他们的下场，语凝甚至亲自劫取莫家商号！他颈上的寒毛倒竖，不自觉地他悄悄的移至门边，“呃……那你好好静静，我和红梅先出去了。”不料语凝甜甜一笑，“杜大哥，请你留下来，我有话和你谈。”杜仲伙只好苦哈哈的回过身，无奈的走了进来。

※※※

杜仲秋蹙着眉走进穆剑秋的房间，他实在不愿由着语凝去，但他也知道不让她发泄，穆剑来会永远失去她——依她那刚烈性子来看。

“杜大哥，你可把紫鸢安置妥当没？”语凝坐在梳头用的镜子前，头也没回的问。

“好了。”杜仲秋答，“我不明白，既然她们四妹愿意帮你，你为何还是要用迷药迷昏她们。”“她们四姝待我如同亲人，但以她们对主子的忠诚看来，让她们参加只有徒增她们的烦悸，何必呢？”语凝喟道。

“那你能不能也把我用药迷昏？以免届时我被那小子给打死。”杜仲秋哀求道。

“不行，你答应帮我报仇的。”她马上否决，“再说没了你计划就会失败。”“你先把红梅、蓝苓、紫鸢、绿聆迷昏，又穿着这身要命的男装，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想干什么，至少别让我死得不明不白。”杜仲秋平日的纵容神态此时已不复再见。

语凝从镜前站起来，潇洒的转过身来，瞬间只听到一个抽气声。

“你……你不会是要……”杜仲秋深感大祸临头，瞪着那张慕容涤尘的脸，还有那套慕容涤尘的黑衫，不注意到身高的改变还真以为慕容涤尘回来了。

“穆剑秋能当慕容涤尘，我自然也能。”语凝用穆剑秋的声音说。

“哦！我真要要昏倒了。”他拍拍额头，真希望从世上消失。

“你不能昏倒，你要陪我上雪月岛。”杜仲秋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你这样会被认出来的。”“有你在就不会！”语凝倒是笃定得很。

“你为什么认为我会帮这个忙？”他不服气的问。

“因为你就算不帮我我也会做，而且照样拖你下水，穆剑秋照样找你算帐；再说，你不怕我去宣传说堂堂前兵部尚书杜仲秋大人和穆家庄的穆公子合伙做不用本钱的买卖？”语凝笑着威胁。

杜仲秋认命的想，他是进退维谷了。

※※※

穆剑秋和绍兴当地的商人坐在客栈中讨论着一桩新买卖，这桩买卖将为穆家商号开出另一个天地——酿酒业。要不是早约好了来看货物、谈生意，穆剑秋根本不想在一早起床就离开心爱的女人，更何况还必须两天见不着她。

“范老板，这件事就先这么谈定。”穆剑秋说。

“好，下个月你准时派人来取货。”范老板高兴的回应，两举杯为彼此的

合作再干一杯。

此时隔壁桌的人的谈话却引起了穆剑秋的注意。

“喂，听说昨天夜里又有一家商号被劫了。”“ 你是说在莫家商号的船被劫后，另一个倒楣鬼产生了？ ”“ 可不是。比起穆家，莫家的损失算是没什么了，现在连杭州最大的商号都遭劫了，这慕容涤尘也真够狠的。” 穆剑秋的眉攒了起来，穆家商号被劫？！而且带是慕容涤尘干的？！他喃喃低咒，起身向范老板致歉，“ 我看我得先回杭州一趟，咱们的生意就此谈定。”“ 呃，穆公子，你确定……要买我的货？ ” 范老板显然也听到了 “ 风声 ”，怕他届时付不出银两来。

“你放心，银两我照付，如果你还想赚这笔钱，把东西准备好。” 穆剑秋说完就迅速的走了出去，每一步都踩着怒气……

※※※

穆剑秋回杭州的一路上都不断听到穆家商号被劫的事，他的胸口燃烧着火焰。

他并没有先回穆家庄，从绍兴回来后他便直奔雪月岛，施展轻功一路直奔总部。

“大……大当家！” 守卫见着了穆剑秋便吓得双脚都快软掉了，他奋力的朝里面喊：“ 大当家回来了！” 穆剑秋双眼一凛，看来雪月岛并未为人所制，而这些人又很怕他回来，难不成有人背叛他？ “ 杜当家呢？还有其他几位当家呢？人都跑哪儿躲些来了？ ” 他几近咆哮的说。

“他……他们全在议事厅等您…… ” 那人紧张得都快跪下去了。

穆剑秋撇下他直往议事厅走去。

议事厅内端坐着各大当家及红、绿、蓝、紫四姝，人人一脸凝重，宛若等着上弄场的囚犯，大家都听到穆剑秋回来的声音，但个个面面相觑却手足无措。

门 “ 砰 ” 的一声被打开，穆剑秋愣了一愣，眯着眼看了厅内一圈，“ 雪月岛海盗洗劫穆家商号，谁来告诉我这是该死的怎么回事？ ” 他从牙缝中迸出这两名话。

厅内一阵窒人的沉默持续着，忽然 “ 呼 ” 的一声，古振雄跪了下去，然后就像瘟疫似的，几位当家和红梅、绿聆、蓝苓、紫鸢尽数跪了下去。

“你们这是干什么？！” 穆剑秋生气的跳脚，“ 还有，我不在哪来的慕容涤尘？说！”“ 报告大当家！’陆蘅忍不住大叫，“ 是属下无能，中了人家的计，不过他奶奶的，那人当真像极了您！”“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冒充慕容涤尘？ ” 穆剑秋危险的问。

“大当家，是我无能，我没好好教导手下。” 古振雄惭愧的说。

“这人还是内奸，人呢？ ” 穆剑秋的心刺了一下。

“报告大当家，人…… ”“ 人在这儿。” 语凝从里面走出来，杜仲秋则跟随其后。

“语凝你怎么来了？ ” 穆剑秋诧异的问。

“公子！” 红梅急急的说，“ 凝儿妹妹不是有意的，她是太伤心了…… ” 穆剑秋闻言心都乱了，手一挥，“ 你们全部起来。” 语凝面容平静，仍未置一语。

“仲秋，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 穆剑秋转向杜仲秋问道。

“呃……我早告诉过你了，这姑娘不好惹，你偏偏要骗她，这一次你可怪不得我……”杜仲秋叹口气走到一边喝起茶来，穆剑秋握起拳头要走过去，人人都显杜仲秋捏了把冷汗。

“你为什么不敢直接问我呢？”语凝清亮的语音在厅内响起。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穆剑秋心下一凉，“你和这件事有多少牵连？”他逼近她。

语凝毫无惧色的挺起胸膛，“那要看你怎么说了，我正是那个领人洗劫穆家商号的慕容涤尘。”她平地一声雷的说。

第十章

“你说什么？！”穆剑秋不可置信的瞪向她，恶狠狠的模样像是要逼她吞回那些话。

“我说我化妆成你的模样，命令大家去劫穆家商号。”语凝有些被吓到，但她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

“你？！我不相信！难道没人看出破绽，还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可置信的摇摇头，一副大受打击的模样。

她的心刺痛了一下，不过她做都做了，何必推诿责任，“这是你欠我的。”“你是因为我没告诉你穆剑秋就是慕容涤尘，所以就利用我的兄弟打劫我的产业？”穆剑秋大手一挥，其他人全噤声不语，有人羞愧的低下头，有人同情的看着语凝。

“没错！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语凝抬起下巴倔强的说，显然她不以为自己有错。

他突然颓丧的坐在椅子上，目光遥远，“我以为……我以为只要我爱你，那就够了，我是谁又有什么重要？”他的话像是狠狠的揍了语凝一拳，霎时胸口郁痛难忍，“重要！当然重要。”她忍不住嘶喊出声，“你可以是慕容涤尘——豪迈狂放，牵引着我奔放的灵魂，你可是是穆剑秋——风流多情，占据我心底的角落，但我却不能既爱这个又对那个放不下，为什么？只因为你是男人，你就可以占尽一切优势，你就可以表现得象被背叛的样子吗？”“你可以先找我谈，为什么不能等等？私底下你爱如何便是如何，我何时不顺过你的意？可是要我从别人的口中得知穆家商号被劫，而且还是雪月岛的人干的，你教我如何自处？”穆剑秋的目光在先前的软化后又冷硬起来。

杜仲秋咳一声，“呃……我看我们还是回避一下吧！”他不希望他们两人在大家面前弄僵，更怕两人说出不可挽回的话，其他人也大表赞同。

“不用。”穆剑秋和语凝同时开口。

“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不是你说的吗？”他神色一凛，冷冷的看向她。

“没错，我会为我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你呢？你连颜面损失的代价都付不起，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对我吼叫，把一切罪过推到我身上。”语凝颤抖着唇，大无畏的说，一双眼含怨的瞅着他。

“你用不着巧辩！好，现在我付出了我的代价——惹上了个恶婆娘，那

你呢？你又准备付出什么代价？”穆剑秋无情的看着她。

这个男人不是她认识的那个！她从没见过这般寡情的他，语凝的心霎时被推入了无底深渊，一去不复返了。

“剑秋，别意气用事，你们两人都在气头上，改天再谈……”杜仲秋又当起了和事佬。

“是啊！大当家，反正都是自个儿人，别计较了。”陆蘅倒爽恰快，马上原谅了语凝。

“公子，凝儿姊姊只是一时冲动。”绿聆也开口求情。

这些差点击溃了语凝辛苦建立的坚强堡垒，她深怕自己在此崩溃。

但这些话听到穆剑秋的耳中却是异常刺耳，为什么大家都站在她那边？“住口！你们一个一个的帐我都还没算呢！”他咆哮着。

“穆剑秋！”语凝红着眼瞪着他，“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迁怒他人。”“好！好气魄，我全要看看你怎么担！”穆剑秋气她至今仍不软化，至今仍在挑衅。

“要杀要剐随便你！”她壮士断腕的说。

“你……”穆剑秋为之气结，看着挺直的背脊，抬得高高的下巴，他的怒气倾巢而出。“你走吧！我现在不要看到你！”他袖子一拂背过身去。

语凝瞪着他的背影，死咬着下唇不准自己哭出来，她的心破裂成了碎片，掉了一地拾也拾不回，众人同情的眼光令她羞愧极了，握紧了拳头，她挺直肩膀，坚持不让自己再丢一次脸，她骄傲的走了出去。

“语凝——”“莫姑娘——”好几个人出声拦阻，穆剑秋却右手一拍，桌面立裂，“谁也不准去追！”那句话语凝也听到了，她再也忍不住的狂奔起来，顾不得狼狈、顾不得心碎……她奔跑着跃过重重断崖，颊边的泪随风而逝，满脑子充斥着穆剑秋拥着她越过断崖的情景，泪水压抑不住的掉得更凶了，她奋力跃过每一层断崖，不在乎下一步会不会坠崖身亡，只想着逃、逃、逃……不知是不是奇迹，还是老天爷不让她死，语凝安全抵达钱塘江渡口，她本欲坐船离开，却想起衣物仍放在穆家庄，最后只好满心不愿意的走一趟穆家庄。

※※※

董彩云接到通知就急急往绿竹轩走来，刀子不知她的蠢独儿子做了什么蠢事，不过她知道她的媳妇儿就要跑了。

“语凝，你这是做什么？！”她害怕的看着语凝背着包袱走了出来。

“夫……夫人。”语凝颤抖的轻唤，眼泪已收住，只剩一双眼红肿着，“我要走了……”“你不能走！”董彩云急忙道，“是不是剑秋做了什么蠢事？我教他回来给你道歉。”她气呼呼的说。

语凝轻摇摇头，“他不会想再见到我，我们……是不可能的了。”“没有什么不可能！是为了商号的事吗？那没什么，过去就算啦。”董彩云倒是嫌起年轻人的扭扭捏捏了。

“您都知道了？！”语凝惊讶的问，“那您不怪我吗？”“哎呀！只有我那笨儿子才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睁只眼闭只眼，任他去胡做非为而已，真以为不懂！”董彩云笑道，“比起他你可聪明多了，是该有人给他一点教训，你做得好！”她一脸欣赏。

语凝感动极了，“谢谢您，夫人，更谢谢您对我的照顾，这辈子怕没机

会还您了，语凝给您磕头。”说着“咚”的一声，双膝便着地。

“傻丫头，别这样，快起来。”董彩云慌乱的扶起她。

最后董彩云仍留不住语凝，她仍旧拎着个小包袱，结然一身的走出穆家庄，走出穆剑秋的生命……

※※※

穆剑秋其实并非有意叫语凝离开的，他只是要她先走开，以免他失去控制，但当那么多人出口拦阻时，他的牛脾气就犯了。

语凝走后众人也纷纷离开了，其中如陆蘅那直性子的人也忍不住投给他一个指控的眼神，无奈穆剑秋冥顽不灵。

“别逞强了，去追她回来吧！”杜仲秋仍未离开，他看着穆剑秋，真挚的说。

“追什么？”穆剑秋粗声粗气的顶回去。

“啧啧！男人闹起脾气来可比女人难搞定呢！”杜仲秋忍不住又开始耍嘴皮子。

“你最好管好你的舌头！”穆剑秋没好气的警告道。

此时古振雄匆匆的跑进来，见了穆剑秋那一脸阴霾，马上识时务的转向杜仲秋，“杜当家，莫姑娘没从渡口，也没从岛的另一侧离开，但岛上找遍了仍无她的踪影。”“哦哦！”杜仲秋挑起一道眉，“那她从断崖那儿出去啦！咱们莫姑娘可真有胆识，那儿随便一个不小心都会摔下去的，哎哟，粉身碎骨哪……”不待他说完穆剑秋就失去了踪影，杜仲秋得意的笑了。

※※※

穆剑秋和许多手下在崖间寻找着语凝，他一边忧心如焚，一边诅咒着，“这胆大妄为的丫头，逮到了一定扭断她的小脖子！”然后紫鸢匆匆来报，说消息传来语凝已回穆家庄时，他忍不住泄漏出松口气的样子，然后就藉口处理商务，匆匆赶回穆家庄去。

※※※

穆剑秋一路上都在想见到语凝时要说什么，不料等着他的竟是母亲大人一张极臭的脸。

“娘，语凝呢？”穆剑秋在遍寻不着语凝的身影时，就直接问他娘去。

不料董彩云冷着一张脸，自顾自的喝着茶，丝毫没有要理会他的迹象。

“娘！紫鸢说语凝回来了，人呢？”他开始不耐烦起来了。

“你找人家做啥？嫌骂得不够是吧！”她不以为然的冷笑一声。

“娘，你都知道了？！”穆剑秋惊讶的问。

董彩云哼了一声，“你这浑小子！你以为我又老又聋，当真啥事都不晓得？我由着你去可没由着你胡来，现在连媳妇都弄丢了，看你怎么向我交代！”穆剑秋的眉又打结了，“娘，既然你都明白，应该知道凝儿佬了什么，说什么也不该把罪过一个劲儿的往我身上推，难道她就没错？”“你这死小子！”董彩云气极了，“到现在你还不开窍，你欺瞒她在先，又怎能怪人家反将你一军？我看你是栽了跟头脸上挂不住，硬是把人家给骂走了，唉！别说

是凝儿，任谁都受不了。’穆剑秋知道自己太固执，但又不愿显得太软弱，“ 我会把她找回来的。” 他斩钉截铁的说。

“唉，怕只怕人家的心是回转不过来了哦！” 董彩云大叹口气。

“不会的，不会的…… ” 他低喃着，心中已失去了方寸。

※※※穆剑秋发现不知何时他已成了众矢之的，现在每个人见了他都是一副指控的眼神，不知语凝如何收买人心的，连一向忠心的红、绿、蓝、紫四姝都倒向了她那边。

“仲秋，你那边找得怎么样？ ” 穆剑秋问，这几日来他派人四处探听，所有渡口、行道皆问过了，就是没语凝的下落。

杜种秋无奈的摇了摇头，“ Y 头显然有意避开咱们，她清楚杭州城内探子的落脚处，一定是刻意避开了。” 穆剑秋叹了口气，悔不当初。

此时绿聆端了茶进来，重重的往桌上一摆，茶水溅出来，差点弄湿他的外衫，他的浓眉皱了起来，而绿聆只是低着头喃喃敷衍的说了声 “ 抱歉 ”，随即走出去，消逝得无影无踪。

杜仲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嗯！好茶。” 穆剑秋也喝了一口，却差点全喷出来，“ 冷茶！” 他瞠目而视，“ 这 Y 头吃错药了？ ” 杜仲秋偷偷的笑了。

※※※

语凝举目无亲，正不知何去何从时正巧走到了红花楼，她就先去找争珂，暂时找到了落脚处。

“语凝妹子，你知道所有雪月岛的人都在找你吗？ ” 争珂见到语凝有些意外。

语凝落寞的点点头，“ 你可不可以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儿？我很快就会走了。”“ 你千万别这么傻，你的事我听四当家说了，你真是了不起，仅管住下一，外头我帮你罩着！” 争珂很够义气的说，从好见到语凝的那一刻起就决定 “ 弃暗投明 ”，帮助语凝了。

“谢谢你，争珂姊姊。” 语凝感激的说。

“傻蛋！谢什么谢！”

※※※

穆剑秋坐在绿竹轩内，不动也不言的坐了一个晚上，每每夜深人静，他的思绪便不再受意志控制，会不断的想起语凝，想起他们共同拥有的一切。冷静的想过以后，他不得不承认她的指控有绝大部分是有现的。

“凝儿、凝儿，你究竟去了哪里？ ” 他对着月色喃喃自语，心中一直害怕的明白一件事，依语凝的骄傲，依她那日遭受的凌辱，她是不可能会再回到他身边的。

“公子，夜深了，你还是去歇着吧！” 红梅不忍心的走过来劝他，她本来和绿聆、蓝苓、紫鸢一样，觉得语凝很可怜，毕竟是她们公子先欺瞒在先的，可是她本来心肠就软，见他痛苦她也不忍。

“我想再坐会儿。” 穆剑秋动也不动的说，过了半晌，红梅以为他不再说话，正待离开时他却开口了，“ 我是不是个自私的男人？ ” 他语带苦涩。

“公子…… ” 红梅迟疑了一会儿，“ 我想如果穆剑秋不是够好，小姐怎会

决心托付终生？慕容涤尘如果不够好，小姐怎会深觉痛苦挣扎？你要有信心，否则小姐又要凭什么重拾感情呢？”穆剑秋闻言愣了一愣，“是的，没错！总之翻遍天下每个角落，我一定要把她找出来。”

※※※

虽然争天一再挽留，语凝还是坚持离开，她不想再为他人增添麻烦；争珂无法说服她留下，只好帮她准备了些干粮和盘缠，千叮咛万交代的要她小心。

语凝本打算用过午膳后就出杭州城，怎料一走进客栈就遇到了莫守秦。

“我道是谁呢！”莫守秦左右张望，确定她是独自一人后就忍不住露出那张嚣张的嘴脸，“原来是我那个吃里扒外的好妹子呀！”语凝冷眼一瞄，和莫守秦同桌的还有一个洒嘴猴腮的老头，另外两个大汉则一脸凶神恶煞样，看来并非中原人氏。

语凝连眼皮都不屑再掀一下，简单点了两样菜便吃了起来。

莫守秦被她的态度激怒了，想起自己一身的财富尽数断送在她手中，他就愤恨难消，贼眼一转，一个坏主意马上成形，“赵老板，你上个月的货是不是也教慕容涤尘给劫了？”他一肚子坏水。

“还提那事做啥？徒惹我生气！”赵老板一张脸气呼呼。

“报仇的机会来了，那丫头……和莫容涤尘是一伙的。”莫守秦往语凝的方向一指，想当初他命“长江三怪”去取他妹子的命时，就是那该死的慕容涤尘救了她。

赵老板皱了皱眉。

“不如这样……”莫守秦献起诡计来了。

语凝很快的吃饱了，这些天她一直没什么食欲，再加上隔壁坐了她讨厌的人，三两下她就结了帐离开。

出了城没多久她便发现有人跟着她，她住旁边树上一跃，那四人也跟了上来。

“莫语凝，你不用躲了，出来受死吧！”是莫守秦那痞子的声音。

语凝一估量，那两人身上都佩大刀，而她身上除了一堆暗器外别无其他武器，应该出其不意的先发暗器。她掏出袖箭，一扣机托，其中一个大汉便中了一箭，她乘面施展轻功奋力往前奔，但不一会儿，“噗”的一声，肩头中了一枚暗器，她忍痛一边奔驰，一边再发出数枚梅花针。

“哪里逃！暗器有毒，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那大汉穷追不舍。

语凝低头一看，肩头流出的血都变黑了，果然有毒，但是不逃才怪。

她肩上的毒随着奔驰，血路走得更快，没半晌整个左手都麻掉了，很快的她腰间又中了一刀，负伤的她逃到了无路可退之地。

“你还是乖乖和我回去吧！”他得意的说。

“呸！”语凝啐了一口，知道背后就是个土坡，一跌下去可能会遍体鳞伤，依她的伤势下去无非是自掘坟墓，不过她如果束手就缚，她就不叫莫语凝，右手将多种暗器一起发出，人却纵身往下跳，她宁可摔死也不愿死在那些人手中……

※※※

穆剑秋一接到争珂的通知便急急赶住红花楼，一刻也没停歇。

“语凝呢？”他抓住争珂急急的问。

“她大概出城了。”争珂是考虑了很久才决定要通知他们的。

“有没有说去哪里？”他一张憔悴的脸写满了紧张与思念，霎时争珂真希望自己有早一点通知他。

“她没说，不过有说要离开杭州城。”穆剑秋放开她，转身对大家说：“派人侦查每个出城的要道、水路、陆路都在查。”他快速的下达命令。

然后在他跨出去之前，他又回过头来，“谢谢你，争珂，我欠你一份情。”“我不是因为你是大当家才通知你，我是看在语凝的幸福上，你……人若不爱她，请你别去找她，她禁不起的。”争珂半威胁半劝告的说。

“不爱她？！”穆剑秋笑得十分艰涩，“不爱她我会日夜不能成眠？她禁不起再来一次，你以为我就禁得起再失去她一回吗？”说完他大跨步的走了出去，留下怔仲的争珂。

※※※

是不是人要死时都特别的软弱？语凝躺在山坡上，浑身上下除了刀伤、毒伤，还有一路跌下来的大大小小擦伤。

她的意识却飘回了她和穆剑秋共度无数时光的岛上，与世隔绝般的碧绿水池，上面飘着细白饴的小花，飞瀑如细雨滋润她无助的灵魂，那一夜他中毒了，她害怕他会死去；而今她躺在这儿，想着她那绝决的爱人会不会为她掉下一滴眼泪。

语凝可以感觉毒素已渐渐的蔓延至四肢百骸，但她却又有清楚的记得穆剑秋从背后拥住她的那双手，用他坚定又令人心碎的温柔口吻说：我要你把下辈子都欠给了我……泪水无力的滑下她的面颊，此时她多么渴盼再见他一面，她不要这样死去，她不再想着尊严、不再想着骄傲积想再见他一面，想得沉寂的心又揪痛起来。

然后语凝想到了穆剑秋给的信号弹，记得他说过的：哪天你需要我时，我会赶去……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发出信号弹。

“你……要赶来……”语凝呢喃着坠入无边的黑暗……

※※※

穆剑秋看到信号弹的时候人正往渡口走去，他的心中一凛，赶紧调转马头，往信号发出的方向驰去。

他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才找到语凝，但这之间的每一刻无疑是种难熬的等待，他知道语凝的性子强，不到十分危急她又怎会发出信号弹？“公子，莫姑娘在下面。”紫鸢喊着。

穆剑蟋闻言纵身跃下，双足只沾地两三下便飘然落地。

语凝蜷曲在地上，衣衫已被树枝、石头勾破多处，上面沾着泥土，还有怵目惊心的血，她奄奄一息的躺着，脸上尽是泪痕。

穆剑秋的霎时像是狠狠被拧碎了一般，眼中蓄满了痛苦又不忍的泪，他如同捧着易碎玻璃娃娃般抱起她，懊悔和难忍的心痛随泪水溃决而去。

“你……你真的赶……来了……”语凝奋力的将眼睛睁开一条缝，泪水

如泉般涌了出来，她颤抖的伸出右手拭去他颊上的泪，“我一直在……在想，你会不会……为我掉一滴……眼泪……”“不要说了，我会治好你。”穆剑秋温柔的为她拭去泪痕，极轻柔的说。

她恍惚的一笑，“没关系……我只是好想……好想见你一面……好想……想得心都碎了……”说完便失去了意识，昏厥在他怀里。

穆剑秋深呼吸，拭去了泪水，先拿出解毒丹让她服下，然后将她身上的大伤口扎起来，极尽温柔的将她横抱起来。

“公子，小姐没事吧？”每个人鼻头都红红的，关心的看着他手上伤痕累累的语凝，有人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不会有事的。”穆剑秋哽咽着，却十分坚定的说，“她不能有事……”

※※※

语凝身上的刀伤救了她一命，刀伤让她沾染了毒的血液排除一些至体外，否则大罗天仙也无法救得了它，她中的可是西域一带的毒，极易致命。

穆剑秋为解她身上的毒可费尽了千辛万苦，他用药材蒸煮，让她泡在木桶中吸收药气，又怕热水会让她的刀伤溃烂，每半时辰就要抱出木桶，保持皮肤干燥，再一面辅以内力运功疗伤，如此重复一整日，语凝身上的毒气才尽数排除。

“公子，还是我来吧！”绿聆见穆剑秋一脸疲惫，一副心力交瘁的模样，忍不住要帮忙。

“没关系，我自己来就行了。”他婉转却坚定的拒绝了。

“可是……”穆剑秋仍一迳盯着语凝苍白的容颜，一瞬也不瞬的看着她，“帮我熬碗汤吧！差不多再一个时辰凝儿便会醒来。”绿聆不忍见他憔悴，转身便往厨房去，怕自己又会哭出来，最近她已成了爱哭鬼了。

※※※语凝醒来时天色已暗，只有一盏烛火和穆剑秋那张憔悴的脸，她眨了眨眼，不确定自己还活着。

“你醒了？！”穆剑秋的语气中充满了感动。

“我……还活着？！”语凝的意识不见得清楚。

“是的！是的！”他握住她的手贴在脸颊上，暗哑的说，“再没人能从我手中夺去你，再也没有……”他低垂着头，低喃着。

“剑秋——”她唤着作势要起身。

穆剑秋急急的抬头并阻止道：“不行，你的身体……”“你……哭了？”语凝惊诧的说。

他腼腆了起来，“我……很怕会失去你！”那双湿润的黑眸深情的望着她。

她呻吟一声，投入他的怀中。

“你的伤……”穆剑秋抱着她，仿佛她是易碎的玻璃娃娃。

“抱着我。”语凝要求道。

他将她抱到腿上坐着，小心的不弄到她的伤口。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语凝在他怀中轻颤着。

“我说过无论你在哪里，我一定会赶去的，只怕我对你这么不好，你早不想要我了。”穆剑秋的语气中有隐藏不住的恐惧。

她也听出来了，于是抬起头，望着他充满感情和恐惧的眼，这是才知，

会不安的不只她一人，她微微牵动嘴角，露出一声虚弱的笑颜，“ 你不是说连下辈子都欠给了你，怎会不要你呢？ ”“ 语凝…… ” 他的眼又湿了，紧紧、紧紧的抱住了她，仿佛一辈子也不打算放开似的。

过了良久，语凝在他怀中哼着什么话，穆剑秋放松怀抱，紧张的低下头问 :“ 你说什么？ ” 只见语凝顽皮的一笑，勾住他的脖子，嘴巴凑近他的耳朵，神秘的说 :“ 你哭起来的样子好丑。” 霎时穆剑秋震耳的笑声回荡在夜空中，惊动了其他人，董彩云、杜仲秋和红梅、蓝苓、绿聆、紫鸢全跑到他们房外，紧张的面面相觑。

“公子会不会担心得发疯了？ ” 蓝苓担心的问。

杜仲秋示意大家小声点，“ 我去看看。” 他贴着门缝看了好一会儿。

“仲秋，他们到底怎么了？ ” 董彩云担心的问。

杜仲秋坏坏的笑了，“ 没事！没事！您等着娶媳妇吧！” 然后就笑盈盈的走了。

董彩云随即会意过来，她满意的笑了，“ 我们走吧！” 她对他们说。

蓝苓、红梅、紫鸢随仍一头雾水，但仍跟着穆夫人走了，只有绿聆实在好奇得紧，偷偷的凑近杜仲秋看的小缝中，过没一会儿，她红着一张脸追上其他人，而屋内正在上演一幕缠绵悱恻的情爱大戏呢……

（全书完）